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经典文图寓言故事

俄罗斯卷

BOOK
内部资料 非商品

编者的话

十二月，大雪纷飞，俄罗斯原野上一片银白。三套马车带着串串铃声和人们的欢笑在松林大道上奔驰，辽阔的天穹上回响着神圣的节日钟声……这就是神奇的俄罗斯之冬！

在这十分庄重又欢快的季节，我们为广大读者献上《世界经典文图寓言故事》中的《俄罗斯寓言故事》！

俄罗斯寓言的历史不长，但，它发展迅猛，并涌现出克雷洛夫、谢德林等一代大师，为世界寓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大文豪，如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阿·托尔斯泰，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许多作家都为孩子们编写过美丽的寓言。可以大胆他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大作家倾注心血专门为孩子们编写寓言！这种对孩子的爱心和对寓言的喜爱，不能不令人感动。因此，在《世界经典文图寓言故事》的最后一卷《俄罗斯寓言故事》中，内容十分丰富多采，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最丰富、最精采的！我们把《俄罗斯寓言故事》放在最后，也有“压轴戏”的意思。我们深信，广大读者一定会喜欢这一卷。俄罗斯美丽的寓言故事一定会给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欢乐！

世界经典文图寓言故事

火与蜡像

康捷米尔

技艺不同凡响，
蜡匠浇塑忙。
塑成了一尊蜡像，
四肢俱备，
五官端详，
眉清发亮。
人人见了，
都说它活灵活现，
和真人一模一样。
万事大吉，
只是一时疏忽，
忘却了要事一桩：
没把蜡像放到
远离烟火的地方。
热烘烘的火焰
使蜡融化，
人像变成蜡一滩。
可怜此蜡匠，
白辛苦一场！

意欲创伟业，切需避凶邪。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白日的喧嚣刚一停息……

罗蒙诺索夫

白日的喧嚣刚一停息，
恶狼披上了牧人的外衣，
　　牧人的手杖爪中提，
　　腰上挂着一根牧笛，
　　　宽大的帽子压得低。
　它悄悄地穿过了森林，
　　为进晚餐走近羊群，
　它瞅见，
　　　看家狗茹契克已入梦境，
　它听见，
　　　沉睡的牧人菲尔斯鼾声均匀，
　　　羊儿们紧挨着身子，
　　　一只只排得齐齐整整。
　它本来可以爪到擒来，
　　　　攫取随心，
　　　但乔装打扮
　　　　还算不得手段高明，
　　恶狼还想要显示一下
　　　会说人话的本领，
　　　它呼唤起羊的姓名。
　正当它要
　　　张开血盆大口，
　　从林中传来了一声狼吼，
牧羊人从梦中惊醒，
　牧羊狗立即投入战斗
　　　扑向它的死对头，
　一个挥起棍棒，
　一个咬住狼的咽喉。
　恶狼追悔莫及，
　　太聪明只是枉费心机，
　　　乔装的外衣，
　　　　如今成了绊羁，
　　　　只落得
　　　声声狼嗥，
　　　　把原形暴露无遗。
菲尔斯并未多加犹豫，
　他一把撕下了伪装的外衣，
接着，剥下了一张狼皮。

　呈君一寓言，
　言简含深意：

生来是只狼，
切莫装狐狸。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请听我把一位老人的事对你言讲……

罗蒙诺索夫

请听我
　把一位老人的遭遇对你言讲，
　说的是，
　人们对他的行为举止
　责备求全。
他骑着毛驴赶路向前，
　一位少年紧跟在毛驴后边。
他刚从山上走进山谷，
　一位行人把他规劝：
　“呵，山高路远，
　　你怎能
　让一个孩子这样跑跑颠颠？”
老头儿赶紧跳下驴背，
　　换上儿子，
　　自己跟在驴后边。
　还没走上十步远，
　就听见人们议论纷纷
　　话语声喧：
　“瞧，这样的傻瓜，
　　世上真少见！
　两人同骑岂不更方便？”
　一听此言，
老头儿立即跳上驴
　　骑在儿子的身前。
　行一程，过小镇，
　整个市场人声一片：
　“一只毛驴驮两人，
　　小小牲口真可怜！”

老头儿只得赶着毛驴往家跑，
　满肚子委屈
　嘴里唠唠叨叨：
“人多口杂。
　教我听谁的话才好？
为满众人意，
　得把毛驴抬上轿。”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公鸡和珍珠

特列基阿科夫斯基

公鸡登上一堆粪土，
　　在上面刨个不亦乐乎，
　　最后翻出了一颗珍珠。
“我眼前的这个‘宝物’
　　对我有何用处？
倒不如
　找到一颗麦粒——
　　我们这些庭院里的鸡鸭羊猪，
　　都用它来饱肚。
更何况，
　我也不用佩带这个‘宝物’，
　　它又不能使我容貌突出，
　让人们去把它当作宝贝吧，
　　尽管它光彩夺目，
　　对我却毫无用处。”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狮子郎君

特列基阿科夫斯基

兽中王爱上了
　　人间的一位小娇娃。
　它可是真心实意，
　　一点儿也不假。
狮子特意来找她爸，
　　让老人把女儿嫁给它。
父亲向狮子回答：
　“我怎能把娇滴滴的女儿嫁给你呀？
　　你长长的爪，
　　尖尖的牙，
　　这事未免太可怕！
　　如果你能
　　除去尖牙和利爪，
　　说句实在话，
　你作我的女婿倒也不差，
　　我可以
　　把女儿送到你的家。”
狮于被爱情
　　冲昏了脑袋瓜，
　　一心听从她父亲的话，
　　是死是活也由他。
　它把脚趾上的利爪连根拔，
　用锤子敲掉了满嘴的牙。
　哈哈！
那老人轻而易举制服了它。
　最后，朝着狮子的脑袋瓜，
　　狠很地
　　来了一下，
　　终于把兽中王
昏昏沉沉送回了老家。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鼠与象

苏马罗科夫

牵来了一头大象。
人们为了观光，
　　闹闹嚷嚷，
　　来自四面八方。
小老鼠笑道：
“个个都跑来欣赏，
就像是来看什么稀世宝藏。
有啥好看，
　　这样一副丑模样！
别以为
　　我也会少见多怪，
　　前去捧场！
看它那样趾高气扬，
　　俨然一副老爷模样，
难道它迈步走向前方
　　就不能
　　向大家俯首问安？
我的派头也不小，
如果要和它较量一番，
　　也决不会比它
　　差多大分量。”
此时，
一只猫突然出现，
　　不知来自何方。
嘴巴一张，
尾巴一扬，
小老鼠早已进了它的肚肠。
　　如果不是猫儿来得鲁莽，
那只鼠想必还在说短道长。
　　虽然猫儿一声不响，
　　根本没和老鼠抬杠，
　　却用实际行动
把自己的看法叙说端详：
老鼠不是大象。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狼与仙鹤

苏马罗科夫

狼吞食张开大口
——不知在把什么美味享受，
突然间骨骾在喉。
它备受折磨，
吃尽了苦头，
一命悠悠。
看见了仙鹤，
它眼泪汪汪来请求。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是死是活，
全在仙鹤是否把它搭救。
仙鹤把长喙伸进了狼口，
取出了那根要命的骨头，
事后，
为给狼解除了性命之忧，
仙鹤要索取点报酬。
“你应该知足，
感到心情欢畅，”
狼大声喊，
“只因我保证你安然无恙，
才使你有幸为我效劳一番。
你应该感到高兴——
你的嘴脸未受到丝毫损伤。”
谁要想让正当的权益得到保证，
谁就千万别去帮助那些坏人。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庄稼人与猴子

苏马罗科夫

庄稼汉生在世上自食其力，
庄稼汉辛勤劳动汗水淋漓，
庄稼汉日复一日耕作不息，
　　在劳动中成果可期。
一位行人路过此地，
　　对庄稼汉夸赞不已。

听见了这番夸奖，
一只猴子也想
　靠“劳动”来攫取荣光。
它虚荣好强，
　妒火满腔，
　　开始东奔西忙。

它抱起一块大石头，
来回搬动不停。
　　石头
　　可不是馅饼，
　搬动它
　　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得出点汗才行。
这猴子忙个不停，
　累得汗水淋淋。
一位过路的行人见此情景，
不由得把话讲明：
“你干吗白费这么大的劲？
疯子原是从来不得安宁！”

“往后我说啥也不干了！”
猴子把石头扔掉，
停止了“劳动”，
　　大发牢骚：
“为劳动，
　　人类彼此间评功摆好，
　　我，却为此受尽嘲笑！”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棒小伙子和马

马依科夫

翩翩美少年骑在马上，
　　趾高气扬，
　　幼稚轻狂，
　整天价纵马飞驰，
　　把它的精力统统耗光。
夜幕临降，
　马儿精疲力尽，
　　越走越慢，
　　摇摇晃晃。
突然间，
　几个强盗出现在路旁。
少年心慌，
　　不敢和他们较量，
　　马鞭高扬，
雨点般落在马儿身上。
　马儿却一步不挪，
　　立定在原来的地方。
　　它对少年讲：
“我只把全身的气力使光，
你拼命打吧，
　哪怕你打得我遍体鳞伤。
若是在平常
　　你能把我放在心上，
　　不让我受尽创伤，
我此刻也不至于
　把你送进强人的手掌。”
请君记取，
这番话里有深意：
　　少时去恶习，
　　晚年得安逸。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山羊和贝壳

马依科夫

蹓蹓腿，散散步，
山羊在途中看见了
珍珠之母——
大家都把贝壳这样来称呼。
山羊对贝壳看不上眼，
口吐讥诮之言：
“你成年累月呆在那儿真清闲，
请说一说，
你活在世间
有过什么贡献？
而我每天黎明即起，
所有的牧场足迹踏遍，
终日奔波在山巅。

贝壳回答山羊理直气壮：
“山羊，你真是一副傻相！
我不妨老实对你讲：
当你在山上到处闲逛，
吊儿郎当，
我正在把珍珠宝贝
精心育养。”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喜鹊、寒鸦和松鸦

马依科夫

喜鹊和寒鸦
找到了一袋银币
它俩喳喳叽叽
互不相让，
各说各的理。
一只松鸦正好飞过此地，
迅速地落在它俩身旁
提出问题：
“两位姊妹，
你们姐妹俩怎么这样大伤和气？”
喜鹊和寒鸦，
向它说明底细：
“好姐姐，亲人呵，
我们俩找到了一袋银币，
它本是属于我俩的东西，
可是我们难以把它
分得公平合理，
因此有了争议。”
松鸦开口出主意：
“亲爱的姊妹，
你俩都一样聪明伶俐，
我和你俩
有着同样的情谊。
让我来替你们共解难题。
只是别向我说假话，
要把真情叙说仔细。
你们俩
究竟是谁第一个
发现了这袋银币？”
两只鸟异口同声：
“是我第一！”
“这倒是个难题！
姊妹们，
我看是否可以这样来处理：
你们俩从这儿飞起，
落到树上歇息歇息，
当着我的面再飞回此地，
谁先抓着袋子，
谁就该得银币。”
两只鸟立即同意，
满怀希望

各自飞起。

松鸦对银币

早已馋涎欲滴，
它一把抓起袋子，
突然飞走，
转眼间杳无踪迹，
把两位姊妹遗弃。
待它哪天乐意，
再去解决她俩的难题。
从这时起，
人们纷纷评议：
关于银钱的事，
对这些鸟儿
可得多加注意。
如今它们绕着所有的人家
飞来飞去。
如果它们在哪家窗口
找到了银币，
它们就会拿去
收归自己。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迷 信

马依科夫

每当布谷鸟咕咕啼叫，
人们就议论
　　这是喜报，
　　还是恶兆。
老婆子们唠唠叨叨：
“它要是向谁叫上一百遍，
这人就能活一百年，
　　它要是对谁只叫一遍，
这个短命鬼就活不过今年。”

关于这，
我想起了一则寓言，
我把它献在你们面前：
一位小姑娘走进森林，
听见布谷鸟正在啼鸣，
她想要问一问自己的命运，
“告诉我，布谷鸟，
　　我在世上有多长的寿命？
　　今年里是不是没灾没病，
　　太太平平？”
布谷鸟声声啼叫，
我们的小姑娘张开嘴
　　一心一意听它呼号，
　　把世上的一切
　　统统忘掉。
　　就在此时。
　　一条毒蛇悄悄爬到，
一口把她咬。
　　她就像，
夏季盛开的花一朵，
　　突然挨了一镰刀。
尽管布谷鸟对她不断鸣叫。
　　空许她百年活到老，
　　可是由于被蛇咬，
　　可怜她
　　一年都没能活到！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良　机

马依科夫

一位旅行者走在半道上，
　他在小小的旅行袋里
岂能把一日三餐带在身旁？
　全程的食粮
　　难以保障，
　钱尽粮绝，
　　落得和乞丐并无两样。
　囊袋儿空空荡荡，
一位行人走过一片片荒凉的地方，
　粮食问题
　　他事先可没考虑周详。
他饿得肚皮贴着脊梁，
　　行动艰难，
最后，把袋底的残渣碎片
　　也吃得精光，
　　只好躺下一枕黄粱。
梦中他看见一盆豆汤，
　　豌豆躺在盆底，
　遗憾的是
他竟把勺子忘在旅行袋里。
　没有勺子
　　怎能把盆底的豌豆捞起？
他不得不依旧饿着肚皮，
老大不愿意
　　勉强从地上爬起，
从袋里取出勺子揣在怀里，
　　躺倒在地
再去把那场美梦寻觅：
“可能我还会
　　进入那个美妙的梦乡，
　　这一次我不会再像傻瓜一样，
　　由于缺把勺子
　　还得折腾起床。
　　我可要
　　用勺子把盆里的豌豆
　　吃个净光！”
傻瓜蛋！
如今即使你有了一百把勺子，
　也休想再有那样的好梦一场！

这篇寓言的意思很明白：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父 与 子

马依科夫

人命危浅，
　气息奄奄，
父亲临终时对儿子们
　　留下肺腑之言：
“我的阳寿有限，
　死期就在眼前，
你们，我遗下的爱子，
　若是不愿贪图安闲，
听从我的嘱咐，
　把事情办得完善周全：
我曾把一堆宝物埋进了土，
究竟埋在何处，
　我已记不清楚。
　去寻觅吧，靠你们自己的辛苦，
　找到了你们就能享福。”
嘱咐完毕，
老人就把双眼紧闭。
儿子们尽孝道，
　埋葬了父亲的遗体，
立即……
　刨刨，挖挖，
　寻寻，觅觅，
可惜，
　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
他们把土地翻了又翻，
土地被翻得松又软，
　可是宝物在何处，
　　仍然是个疑团。
　傻孩子们，
　安知地里真有宝藏！
　还是趁这土地松又软，
　快把那谷种来撒上。
人们播下种，
　土地就把庄稼长，
辛勤的劳动得到了报偿：
他们把庄稼收割完，
　　卖到市场，
　价钱倒也可观。
真个是；
一粒下土，
　万粒归仓，

就这样，在地里觅取宝藏，
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强。

谁要熟悉庄稼活。
谁在田中就有收获。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喜鹊披上了美禽的羽毛

赫拉斯科夫

喜鹊用美禽的羽毛，
　　把自己乔装打扮，
　就像是脱胎换骨，
　　父母重生再养，
　　大大改变了模样。
　　但，如此花容月貌，
　　岂能孤芳自赏？
　得向众姐妹显示一番。

它面目一新，
　　出现在群鸟之间，
　用美禽的羽毛装璜门面。
　　它招摇过市，
　摆弄得羽衣翩翩，
　为的是，
　　更好地把鸟儿们哄瞒欺骗，
　它一会儿高高翘起鼻尖，
　　一会儿把胸脯挺起阔步向前……

　但好景不常，
　　荣华短暂：
乔装打扮，
　　掩盖不了天生的容颜，
众飞禽很快就把假戏看穿。
　为了惩罚这个“假凤虚凰”，
　　大伙儿把它围在中央，
　揪的揪，拔的拔，
　　顿时把它身上的毛拔得精光，
　可怜的喜鹊原形毕露。
　　赤身裸体无处躲藏！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一 棵 树

赫姆尼采尔

有棵树
　长在山谷里，
它对自己的命运
　　很不满意
　它埋怨天公为何不让它
　　在山顶上高高挺立，
　那该有多神气！
声声埋怨使造物主感到烦腻，
　这位主宰世界的神灵对它示意：
“好吧，就按照你的心意，
　　改变一下你的境地。”
它向火神指示一番，
让它把峡谷变成高山，
　转眼之间，
有棵树一步登天直上云端，

　它脚底下起伏的是
　　一片山峦。
　这棵树心满意足，
如今耸立在高山之巅。
　突然间，
不知是何原因，
造物主突然对森林大发雷霆。
它命令风神
　扑向森林。
　让狂风对草木任意蹂躏。
　森林动荡，
　　一片落叶纷纷。
树倾木摧，
都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

我们的那棵树呵
　　立在山顶，
胆战心惊，
　埋怨着自己的厄运：
　“山谷里的树木呵，
　　你们多么幸运！
　　任凭风狂雨暴，
　　也不能伤害你们……”
话音未了，
这棵树被连根拔起，

一头栽倒在地
**　永远不能再起身。**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椋鸟和杜鹃

赫姆尼采尔

椋（liáng）鸟飞出了鸟笼，
　笼中鸟获得了自由
　　张开了翅膀，
　离开了城市
　　任意飞翔。
杜鹃把它来拜访
　有不少问题要向它
　　问问端详。
“请你对我讲一讲，
　关于我们鸟儿的事
　　你听到过什么言谈？
　城里的人们
　对我们鸟儿的歌喉
　　评价怎么样？
　我想，
　这方面的议论，
　　一定很寻常。
　人们对夜莺的评价怎么样？”
“对夜莺的歌声
　　一片颂扬！”
　“对云雀的评价又怎么样？”
“全城男女老少
　　对云雀也大肆夸奖。”
　“对■鸟
　他们怎么讲？”
　“对■鸟虽不是人人满意，
　　但也有人喜欢听他歌唱。”
　　“请允许我再向你提个问题，
　　再给你添点麻烦。
　　我很想知道，
　　人们对我的歌喉评价怎样？
　　老实对你讲，
　　我也曾
　　经常在他们的耳边歌唱。”
　　“关于你，
　　我把实话讲，
　　我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听到过只言片语
　　把你的歌声评量。”
“好吧，”社鹃讲，
“对这样的冷遇

我将尽力‘报偿”，
为了把我自己的美名传扬，
我将不停地歌唱。”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侏儒与巨人

赫姆尼采尔

矮人们在河里洗澡，
一位巨人过来了，
他也想在河里泡一泡。
他看见，这地方的水浅不及腰，
就向矮人问道：
“哪儿水深？我也想洗个澡。”
“就在那儿，
那儿的河水可深哪！”
矮人们回答，
把那深处指给了他。
但在巨人眼下，
那儿只不过是个浅水洼。
他又去向矮人们问深浅。
“喏，”他们异口同声指点，
“就在那边，
真是无底深渊。
我们游了大半天，
好容易才来到这边。”

遗憾的是：
矮人所谓的深渊，
巨人仍嫌它太浅。
对于某些人来讲，
一片小水洼就是海洋。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夜莺与黄雀

赫姆尼采尔

有家窗前挂起两只鸟，
　一只夜莺，
　　一只黄雀，
　它俩双双开始啼叫。

鸟儿一啼鸣，
　孩子就和父亲纠缠不清，
　　一定要他爸爸指明，
　是哪只鸟儿唱得这么动听。

父亲取下两只鸟，
　放在儿子面前
　　让他辨认：
　　“我的小宝宝，
　你自己好好看清，
　　动动脑筋：
究竟是哪只鸟儿唱得那样动听？”

孩子立即把黄雀指给他爸，
　　“爸爸，我看哪，
　　会唱歌的准是它！”
　　孩子不住口地把黄雀夸，
　　“你看它，
　　浑身羽毛黄花花，
　　简直太美啦！
　　只有它，才配当歌唱家！”

请看，
　孩子就是这样来判断事情，
其实，
　世上往往就是这样看人：
谁的外表阔气、漂亮，
　谁就有才能。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马与驴

赫姆尼采尔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困难中理应互相支援。

马和驴走在一起，
马背上没驮任何东西。
驴背上可是包袱沉重，
压得它上气不接下气。
“我已经使尽了浑身力气，”
毛驴声声叹息，
“说实在的，
我怕到不了目的地
就要累倒在地。”

它求马帮它一把。
哪怕是替它
分担一点儿负荷，
“对你来说，
算不了什么。
而我，
却由此轻松了许多。”
——毛驴对马说。
“休要罗嗦，
我是一匹马，
哪能驮毛驴背上的货！”
毛驴终于累倒趴下，
这一下，
马才明白过来啦。
悔不该
当初没给毛驴帮上一把。
到如今
驴背上的沉重包袱，
全都归了它。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傻瓜和影子

赫姆尼采夫

我见过这样一个大傻瓜，
　一心想把自己的影子抓。
　　影子，
　　　怎能抓住它？
　他一个劲儿跑步往前跨，
　　他追影子，
　　　影子也追他。
　　有人见他白费劲，
　　出于怜悯规劝他，
　　　不要再跑，快停下：
　“你想要把影子抓，
　　　它在哪？
　　就在你脚下，
　　　只需你停步，
　　一弯腰就能抓住它。”

　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到处去把幸福找。
　　　曾记得
　　某人说得好：
“你到处去把幸福找，
　　哪知道，
　正是为此迷心窍，
　　恰好把幸福失掉。”

且听我好言规劝，
　　准能把幸福找见：
　不要贪得无厌，
　不要东跑西颠，
　知足者常乐，
　幸福就在你身边。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楼　梯

赫姆尼采尔

想要把事情办好，
　必须按规律，循正道，
　　否则一切都会乱糟糟。

有位当家的把楼梯打扫。
　他动手不动脑——
　　不知其中有奥妙。
　他从下往上，
　　一层、一层接着扫，
　　刚把下层扫净了，
　　上一层的垃圾
　　又纷纷往下掉。

“你这岂不是乱了套？”
　　在场的人对他言道，
“你见过谁扫楼梯
　　从下往上扫？
　　真是瞎胡闹！”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猫

赫姆尼采尔

为抓耗子，
这家弄来了一只猫，
它倒也常把耗子咬。
说的是，
这家的主妇喜欢鸟。
各种各样的鸟儿
她养了可不少。
有一朝，
这只猫，
准是鬼迷心窍，
突然去追捕那些
主人的宝。
就像去把耗子咬，
它把鸟儿们的小命
一个、一个都送掉。
只为它技艺高超，
主人把它的脖子拧断了，
对它言道：
“养你在我家，
是要你把耗子消灭掉，
岂容你向我的宝贝张牙舞爪！”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黄雀与碛鹞

德米特里耶夫

黄雀给自己造完了窝，
　蹲在窝里唱起了歌：
“啊，日头就要升起了么？
　它将要照见我，
　　照见我的新住所。
啊，它露出脸来了么？
　看，它已经升起罗！
　它多么文静，
　多么红火！
大气里洋溢着欢乐，
　呼吸之间充满了欢乐，
　生活里处处甜蜜多！
啊，这样的美好时刻，
　我已好久没见过。”
欢庆喜事，离不开亲密的伙伴，
　分享幸福，方能乐趣多。
“亲爱的碛鹞（qìruò）！”
黄雀对它的邻居说，
　（这位邻居整日依偎在树上，
　　安份守己把日子过）
“你想些什么？
　快把这明朗的日子来讴歌！
看哪，太阳多么……”

　太阳
突然消失在云间，
　乌云布满天。
转眼之间
　鸟儿都不见，
有的飞回了鸟巢，
　有的钻进河里边。
　只有寒鸦
　成群地在沙滩上乱成一片，
　呱呱叫喊，
　　发出风暴降临的预言；
燕子紧贴着湖面盘旋，
公牛伸着脖子背着犁；
　　喊声震天；
马儿尾巴高翘，
　鬃毛纷乱，
　　嘶叫声喧，

浑身热汗腾腾，
飞驰过田间。
突然之间，
狂风大作，
雷鸣闪电，
冰雹夹着雨点，
铺天盖地，
撒向高山、平原。
牧人和羊群
惶惶如丧家之犬。

雷雨转瞬间收场。
太阳又闪出金光，
一切变得更加光辉明亮，
树木更加葱郁，
花儿更加芳香，
只是黄雀的新房
早已不知去向。
呵，我可怜的黄雀，
羽毛尽湿，
一副落汤模样。

勉勉强强，
它蹭到邻居身旁，
声声叹息，
眼泪汪汪，
垂头丧气把话讲：
“吃一次亏，
开一次窍。
今后，
早上若要夸天气好，
夜晚天气如何，
可得事先预料预料。”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夜莺的沉默

德米特里耶夫

夜莺不再吐佳音，
　　想必是
　　可怜的鸟儿得了病，
　　或者是
　　对它的女友不顺心，
　　也可能
　　是失去了爱情。
“对它的不幸，
　　我深表同情！”
　　麻雀发出恻隐之声。
“它不幸？”
　　燕雀急切鸣不平，
“心底的事，
　　你真是一点儿
　　也看不清。
　　我可比你能识真情！
　　想当初，
　　夜莺终日唱个不停，
　　那是由于它心中充满了爱情。
　　如今，
　　它已获得幸福，
　　因此不再吐佳音。”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驴、猴子和鼹鼠

德米特里耶夫

此事蹊跷不蹊跷？
毛驴突然得了一病叫“多恼。”
它自寻烦恼，
又啼又叫：
为什么天公这样不公道？
赐给了公牛两只角，
而它——毛驴，
却生来没长角，
到死也仍然缺少
这顶骨头帽。
瞧，傻瓜就会这样瞎胡闹！
看来，它准是认为，
在世间，
只有长角
才算最时髦。
猴子事事喜欢模仿别人，
关于这
我们暂且不去评论。
这儿要说的是
它也得了毛驴一样的病，
对着老天爷“怨天尤人”：
“真是把脸丢尽，
真是伤心透顶！
老天爷为啥只给了我
短短的尾巴一根？”

“可我生来就双眼瞎！
你俩还是住口吧！”
可怜的鼹鼠也打开了话匣，
从地洞里
探出了浑圆的脑袋瓜。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过路人

德米特里耶夫

途经一座寺庙，
一位行人向僧团提出请求，
让他登上钟楼。

高高的钟楼
使他能够目穷千里，
他登高远望，
赞叹不已：
“这儿真是一块宝地，
美得出奇！
山峰、
森林、
湖泊、
盆地、
一览无遗！
这真是一幅幅
绝妙的图画！
你说是吗？”
他诗兴大发。
向站在身边的一位僧人
发出问话。
“是呵！”
苦僧叹息着回答，
“对你们过路人来说，
这话
可一点儿也不假。”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衰　老

德米特里耶夫

“莫非在这三十年里，
　　一切都变了？
我敢对着上帝发这样的牢骚：
　如今这世道，
　　一切都变得乱糟糟！”
　坐在沙发上，
　　守着自己的一双脚，
一位风湿病人暗自思考：
“想当年
　　这种寻常事到处可见到——
　　吃喝玩乐，
　　求仙访道，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如今呵……
如今有些什么？
　到处是一片寂寞，
　到处忙忙碌碌
　　烦心的事可真多！
　人们不跳舞，
　　不唱歌，
　　对一切都态度冷漠。
想当年，
　春天难道是这般光景？
　　如今春天不见踪影，
　　哪见鸟儿在啼鸣？
　我真不幸！
　　我知道
　　我的末日已临近，
　造物主呵，我已经预见到，
　你即将摧毁我的生命！”
病人正在自怨自艾，
　小侄女儿进屋向他跑来，
　　喜笑颜开：
“姑父，再见，
　我妈让老师带我去夏花园玩儿去！
　　大家都已经在阳台上等待。
　今天的天气多可爱！”
　　转眼之间小姑娘已经不在。
“多么轻率！
　　赶时髦倒是赶得快！”

老人心里不痛快，
“在过去的年代，
难道是这样来培养下一代？
苍天呵，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只狐狸

德米特里耶夫

昨天，我悄悄地听到，
　　有两只狐狸对话，
　它们秉性各异，
　　　各有各的想法：
“是你吗？亲家！
　你早从京城回来啦？”
　“你问我是否早就从宫廷返回家？
　呵，也不过一周上下。”
“你这可是吃胖啦，
　　长得油光水滑。
　　看来呀，
　你在狮王的宫廷里
　　日子过得不算差。”
　“这可是真的！
　我确实吃饱喝足
　　十分称心如意！”
“你在宫廷里
　主要干的哪门手艺？”
　　“不值一提！
　从早到晚闲游戏：
　　点头称是，
　　拍拍马屁，
　　　权势面前把头低，
　　如此而已。”
“这算得什么手艺！”
　这可使我大大受益：
　“有官有禄，
　　地位不低。”
“这是苦果呵，兄弟！
　如果谋官的手段卑鄙，
　　官职
　并不能把你的身价往上提。”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猞猁和鼹鼠

德米特里耶夫

一天，
猞猁碰见躺着的鼹鼠，
出于对它的怜悯，
猞猁随便说上几句：
“哎，可怜的鼹鼠，
你什么也看不见，
真是太可怜！
花儿在林中和草地上开遍，
可是这些地方在你眼前，
都是阴暗的坟墓一片！
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呵，
这样一天又一天，
从早到晚，
你不是睡眠，
就是打哈欠，
什么都不能分辨。
而我
对周围的一切了如指掌，
目光所及
环顾四面八方，
愿将所见所闻
给你讲一讲：
此刻，
鹞子高飞在云端，
正在把老鹰追赶。
此处，
燕子在用蜘蛛捕获的苍蝇
把雏燕喂养，
在那厢，
有只狡猾的狐狸，
为捕食小鸡
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那儿雷鸣声响，
一只兔子突然中了枪弹。
这儿有一只老鼠
在猫爪下把命丧；
在那个地方，
一只母牛被蛇咬伤。
在远处
一只狗熊张开血盆大口，
在山岩上追赶一只羚羊，

在这里
一只恶狼
正在把一只羊羔当作美餐……”
“呵，够了，
请你别再往下讲！”
鼹鼠忙把猞猁的话打断，
“若是我的双眼明亮，
眼看这些可怕的事
一桩又一桩，
心地岂能安详？
刚才听你叙说一番，
早已感到心烦意乱。”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蜂与蝇

德米特里耶夫

“你好哇，我的宝贝心肝！”
蜜蜂飞进窗
　　对苍蝇讲，
“给你说点儿新闻怎么样？
　我酿出了多好的甜浆！
　　我的蜜比玻璃还要清亮，
　　　多甜，多美，多香！”
　“你说的不假，”
　　苍蝇回答，
　“你们这个种族
　　天生此道是行家。
　　但我还想知道一下，
　今年的秋果结得怎样，
　炎热的日子还长不长？”
“是呵，气候对蜂蜜是否有影响？”
　　“咦，总是蜜糖呵蜜糖，
　　三句话不离本行！”
　“是的，为了使蜜……”
　　“咦，又是蜜！
　　　简直教人忍无可忍，
　　　　灰心丧气！
　　　说实在的，
　　　　听你的话真憋气！”
　“憋气？没关系！
　吃点儿蜂蜜，
　　发点儿汗
　　就能霍然而愈，
　我的蜜……”
　“你这断刺绝种的家伙！”
　　苍蝇十分恼火，
　　　对它吆喝，
　　“赶紧滚回你的蜂窝，
　　　你这个赖货！
　要么，
　　就闭住你的嘴
　　　别再罗嗦！”

　蹩脚又自私的诗人，
我不想说出您的尊姓大名，
且把这篇寓言奉献给您，
出自一片诚心。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毛驴和野猪

德米特里耶夫

不知为啥，
得志的毛驴硬充好汉
自抬身价，
说它和野猪结下了冤家。
“对我来说，
野猪算个啥！”
毛驴吼叫声音大，
“我这就去和他干一架，
心中一点儿也不害怕。”

“要和我较量较量？”
野猪嗤之以鼻，
声音洪亮，
“看你那副倒霉相！
不过
你倒是可以把心放。
英勇战死的荣光，
你休想借我野猪的大名来攀上！”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狮子和蚊子

德米特里耶夫

“你给我滚，
　　恶毒虫！”
　高傲的狮子对蚊子吼叫，
　　怒气冲冲。

“别嚷嚷！”
　蚊子开了腔，
“我虽然个子不大，
　却自有尊严，
岂容你把我小看！
　我承认
你是兽中王，
　可我并不买你的帐，
　连公牛
我也能把它弄得晕头转向，
　它可是比你更强壮。”

　说罢，
蚊子吹响了号角——
　　鸣起了战斗的信号，
　接着，
　　摆出一副英雄的面貌，
　　大大咧咧地
　　挺起胸脯直起腰，
　　往空中一跃，
　　直刺向狮子的脖子，
　　狠狠地把它叮咬。
狮子眼睛都红了，
　口里唾沫直冒，
它咬牙切齿，
　大声吼叫，
　　绕来绕去，
　浑身颤抖头发烧。
　　处处都怕蚊子咬，
　可偏偏到处都咬到，
　　一会儿是脖子，
　　一会儿是腰，
　　一会儿在肚子上叮一口，
　　甚至钻进了呼吸道！
可怜的狮子
　无可奈何太苦恼，

发疯似的
用尾巴猛敲自己的腰，
甚至把它自己咬，
终于精疲力竭倒在地，
把威严的双眼永远闭牢。

飞腾的勇士
鸣声愈来愈响，
任意飞翔，
把自己的功绩
到处传扬。
为时不长，
却猛不防
闯进了蜘蛛布下的罗网。

唉，在这苦难的生活里
处处都不可掉以轻心，
由于仇恨，
由于灾祸，
何时何地得安宁？
强大的敌人固然可怕，
对弱小的冤家对头，
更要加倍小心。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秃老之争

茹可夫斯基

两位老秃——
　　老亲家一起赶路，
　看见有个东西
　　在草丛里闪闪忽忽。
“呶，”他们想，
“我们可发现了宝物。”
“该归我！”
“你胡说！”
两位亲家
　争得面红脖子粗，
　　推背搡腰动起了武。
呜呼，
　拔掉了头上仅有的毛一束，
　　只剩下一片光秃秃。
　他们这是何苦，
　　为何争个你死我活
　　　互不让步？
　　为的只是
　　一把羊角梳。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老美人

瓦·普希金

六十岁的老孤孀——
——当年十六岁的小姑娘
曾经年轻又漂亮。
如今“人老珠黄”，
她却依旧梦想，
仍像当年一样
能使人为她神魂飘荡。
她胡思乱想，
以为她浑身上下，
仍然充满迷人的力量，
爱慕之情
终日围绕在她身旁。
事出偶然，
有一天，
她在镜子里
忽然看出了自己的真相。
她喃喃自语，
眼泪汪汪：
“永别了，青春的欢畅，
美好的时光，
这些镜子呵，
如今全都变了样！”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狮王和它的宠信

瓦·普希金

狮王宠爱一只狗，
　　大家都把它捧上头：
狐狸请官去作客
　狗熊向它频点头，
　　老虎对它颇恭敬，
大象目中无走兽，
　　居然也来和它交朋友，
　　有时让它骑上背，
　　用鼻尖把它轻轻抚摩
　　真温柔。

命运无常，
幸运不可久期，
兽中王把自己的宠臣遗弃，
翻脸视之若仇敌。
大伙儿对这只可怜的狗
　　也群起而攻击，
都说它满脑袋馊主意，
　　不是好东西。
狐狸说，
这只狗，真阴险，
　它曾经撰文讽刺，
　　对狮大王放暗箭。
狗熊作证忙上前，
说狐狸的话，
　　句句是实言，
　这样的文章，
　　它已见过两篇。
兔子还没听完这些流言，
就捷足飞跑——快如闪电，
把这消息
家家户户都传遍，
何事，何时，何地
　　说得周全，
　　活灵活现。
　就像是，
事事它都亲眼见。

人们也像野兽的心术，
喜欢给倒霉鬼的丑闻
　　添油加醋。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猫与哈巴狗

瓦·普希金

猫，心血来潮，
　想和哈巴狗玩玩闹闹。
狗，生来心肠好，
　翘鼻子莫西卡
　　一会儿把鼻子喷，
　　一会儿把尾巴摇，
　　它使尽力气
　为的是让猫儿心情舒畅兴致高。
　　但和坏心肠结交，
　　友谊不可靠！
猫，竟对莫西卡张牙舞爪，
　甚至当真把它咬。
“你为啥紧皱眉毛？”
　　猫向可怜的小狗问道，
“你别看我把你咬，
　　我是和你开玩笑，
　　这是我的爱好。
　如果你因此恼怒，
　　不仅十分可笑，
　　而且——简直是莫明其妙！”

　“你尽管可以把我嘲笑，”
　　莫西卡回答道，
　“但我再也不想
　　和你打交道。
　我一点儿也不恼怒，
　　我就怕你‘开玩笑’！
和有害的朋友
　　要永远绝交。
　过去错了，可以不必计较，
　及时悔悟，应在今朝！”

暗中使坏的朋友，
　　十分阴险。
明处的敌人，
　　也不如他们危险。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只老母猫

瓦·普希金

两只老母猫
　在一起谈论是非，
　　语调低沉，
　　　态度谦卑。
　　谈到往日的欢乐，
　　　谈到大伙儿当年
　　　　怎样为她们心儿醉！
“如今这世道，
　　风气太糟糕，”
　　　一只猫对另一只说道，
“猫与猫之间毫无礼貌，
　　一个个都变得
　　　虎头虎脑。
　信不信由你——
我整天呆在这里，
　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谁也不对我表示亲密，
　　就像是我得了鼠疫。”
“呵，好姐姐，
　　你这话可真公道！”
　　白毛老猫喵喵叫，
“如今一切都变了，
　　礼貌、忠贞，
　　上哪儿去找？
　　曾经是，我眼一瞄，
　　几只公猫
　　　就在我身前绕，
　　一会儿蹦，
　　　一会儿跳，
　只为搏我一笑。
我发誓说，
他们之中哪一只，
　也随时准备
　　为我来效劳。
如今哪，
　如今他们把旧情抛。
　　这些忘恩负义的猫，
　我曾经对他们百般关照，
　　他们却恩将仇报！
让我们把这些虚情假意的家伙
　　统统忘掉，

忘掉！
就像他们把我们
忘到后脑勺。”
“我的亲爱的，”
一只留着小胡须的公猫说道，
“世间自有花开花落、
秋去冬到。
你们曾经年轻美貌，
当年大家都曾在你们脚下拜倒。
如今你们都已衰老，
毛发斑白，
齿牙动摇，
怎能让我们
再把你们当作‘心上猫’？”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狼与狐狸

瓦·普希金

恶狼病缠身。
凶兽得了病，
也常发善心。
“不啦，”
病狼对自己的亲友
款诉衷情，
“我跑过了多少牧场和森林，
感到腻烦透顶；
我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感到无比痛心！
今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情。
和和平平地生活
岂不更加高兴？
素素净净的草料，
岂不更加称心？
我的好亲家，
让我们把过去的罪行
忘它个一干二净。
请向有罪者规劝一声：
贪得无厌必遭报应。
悔悟的日子
已经来临！
奉劝你
今后别再去把鸡打搅，
仁慈厚道——美德至高。
你将要看到，
我的一举一动
都要像只小羊羔，
即使容貌不太像，
至少，
我的生活习惯
要和它们一样好。”

听罢狼的一番训导，
亲家狐狸感到莫明其妙。
“狼，”它想道，
“轻易不把泪来抛，
如今自我忏悔有蹊跷，
想必是
它的死期已经来到。”
它毕恭毕敬

屏息领教，
对狼点头又哈腰。

幸运的是
狼患病，历来不用请大夫，
病狼的健康又恢复。
吃鸡兽——老狐，
众所周知：
巧于应变，
老于世故，
精于权术。
赶忙跑来，
向狼祝福。
需知向这位暴君讨好
不无好处！
于是乎
这位狡猾之徒，
又来到山洞石府，
朝拜这位
改恶从善的“活佛”。
它看见了一幅
什么样的图画？

狼，坐在那儿
大模大样，
正在吞食一只公羊。
母羊半死半活躺在一旁，
等待那同样的命运
降临到自己身上。
“真棒，亲家，”
狐狸讲，
“你曾经声声忏悔，
眼泪汪汪，
就像那初生的婴儿一样。
但看来，
如今你又不再讲
什么道德、天良！”
“那又怎样？”
恶棍直嚷嚷，
“病中我是一只小羊，
当我恢复了健康，
我还是一只狼。”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土拨鼠与小金翅雀

瓦·普希金

小金雀
　对土拨鼠说道：
“这怎么受得了，
　老是睡大觉，
　　真是太无聊！
　难道就这样
　　一辈子守着老巢？
　这样活着
　　未免太苦恼！

睡梦就是死亡，
　难道我能和你一样，
　　浑身无力懒洋洋，
　　老在窝里躺？
不，我要在森林的上空飞翔，
　　飞过牧场，
　　飞过城市，
　　飞过村庄，
　　把该听的、
　　该看的都欣赏欣赏，
　我要把美好的自由
　　尽情欢享。
　　可怜的小鼹鼠呵，
　　我对你的厄运同情满腔，
　　你知道
　　我天生一副热心肠。”
　　“你快把你的所见所闻
　　对我讲一讲！”
“在都市里，
　男女老少，
　人人忙得不可开交，
　　有的任意挥霍
　　随手把钱抛。
　　有的苦苦积攒
　　不拔一毛。
　　有的不择手段
　　发家成富豪。
　　有的在赌博场上把钱捞。
　　为了加官进爵，
　　终日勾心斗角。
亲友间情如纸薄，

夫妻相互假作戏，
亲兄弟也不是心一条。”
“真是世道沉沦，
真是手辣心狠，”
鼹鼠冷笑声声，
“请别再向我继续谈论
这些人间丑闻。
对这万恶的社会，
我不想过问。
还是让我整天躺在地洞里
闭目养神！”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河与镜子

达维多夫

为杜绝直言敢谏，
为禁止苦口良言，
为把沙皇的对头惩办从严，
暴君宣判：
把大臣问斩，
送上断头台，
砍下他那
白发苍苍的脑袋。
大臣来到暴君面前，
不流泪，
不哀怨，
他临危不惧，
执理直言，
把一则寓言斗胆奉献。
沙皇怒火满腔，
可这位大臣毫不慌张，
他振振有辞，
嗓音洪亮：
“有一天，
有个孩子在镜子里，
看见了自己的丑模样。
他恼羞成怒，
把镜子猛打一番。
他心中暗喜：
他能把镜子砸烂。
第二天一早，
他在田野里玩，
又在河水里，
照见了自己的丑脸蛋。
怎能把河来砸烂？
这下可没法办！
他只得自惭形秽，
一筹莫展。

君王呵，
你不知羞惭，
这故事和你的作为，
何其相象！
那面镜子就是我，
请把它砸烂，
但那条河呵，

却世代相传，长流不断，
**　你在河水里，**
可以照见你的尊颜。”

**　这篇寓言，**
**　使君王信服。**
他吩咐：
**　给大臣一条生路。**
**　　且慢，**
**　倒不如，**
**　　把他往西伯利亚去放逐。**
**　如果不是这样**
**　　从宽判处，**
就会和那个寓言毫无出入。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挨打的狗

维亚泽姆斯基

黑夜里
狗冲着小偷汪汪叫。
第二天一大早，
一顿鞭子把它狠狠抽，
为的是
它闹得老爷一宿没睡好。
另一夜
狗儿静悄悄，
小偷进屋走一遭。
第二天
一顿鞭子又把狗来抽，
为的是
它夜里不曾汪汪叫。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个画匠

维亚泽姆斯基

两个画匠
　同到京城落户。
彼得的手艺，
　　马马虎虎，
　日子却过得很富足；
他的同行冤家伊凡
　颇有技术，
　　腰中却连一个戈比也无。
从早到晚，
彼得的画笔挥舞，
　　或画男，
　　　或画女，
忙得不亦乐乎。
伊凡却生意清淡，
一周也难得来一位主顾。
两人的命运
为何这般悬殊？
只因为：
彼得画的人人都漂亮，
伊凡画的个个不走样。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 只 狗

维亚泽姆斯基

“你凭啥睡在卧室里
高枕无忧，
而我却缩在草堆里
一冻一宿。”
卷毛狗问
哈巴狗。
“凭的什么？”
哈巴狗回答说，
“其中的奥妙，
可以一语道破：
主人要你，
为的是添把‘看家锁’，
主人要我，
为的是玩乐。”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只黄雀

维亚泽姆斯基

“你为何这样拼死拼活？”
一只黄雀
对另一只说，
“在笼子里
可比在田野里快活得多。”
“是呵，”
那一个说，
“你生来就是笼中雀，
而我，
却深知自由的快乐，
因此我决不罢休，
要把这牢笼摆脱！”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墨水壶和羽笔

维亚泽姆斯基

羽笔和墨水壶
　　争论不休：
　它们俩
究竟是谁把新的诗篇写就？
　这时候，
诗人正往屋里走——
　难题自解，
高傲的争辩这才罢休。
　这样的墨水壶和羽笔
　　处处都有！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湍流与河水

维亚泽姆斯基

急冲冲往下奔腾，
湍流
向河水
发出责怪之声，
怨它在盆地、平原
流得那样慢慢吞吞。
“请等一等，”
河水说，
“我确实有点儿过于斯文，
而你也未免匆忙过分，
需知到头来
大海都是我们的归程。”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牧人和绵羊

维亚泽姆斯基

牧人从绵羊身上剪羊毛，
　　刀口紧贴着羊皮，
　他口口声声甜如蜜：
“就是父亲对待亲生女，
　　也不如我对你亲密。
　　整天里，
　我和你寸步不离。
　　你得承认，
　从你第一天咩咩坠地，
是我喂养你，
　　给你哼歌、唱曲；
是我保护你，
　　提防恶狼来袭击。
　你的毛一长，
我就来为你梳理。”
“我该怎样来报答您的恩情？
　　好心的牧羊人！”
　　绵羊在刀口下回答，
　　语调格外温存，
“为了您的一片苦心，
　　我理应贡献出我的一切，
奉送给您这位仁慈之神。
但请允许我问您一声：
您身上的皮袄
　是用什么材料制成？”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驴与公牛

维亚泽姆斯基

见主人牵牛饮水河旁，
毛驴心不服
拉开嗓门直嚷嚷：
“我哪点不比它们强？
主人只知道向我挥舞棍棒，
对公牛却百般爱护
温柔慈祥。”
“驴兄长，”
公牛打断它的话头开了腔，
“主人这点儿情份，
可要巨大的报偿。
他对我们温柔慈祥，
只因他们有利可享。
今天他把我们精心饲养，
为的是来日
好把我们送进屠宰场。”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鹅

维亚泽姆斯基

栗子美味堆满家，
肥鹅养在朱门下。
　它对着野鸭，
　　把自己的命运夸。
肥鹅把主人的喂养，
　看作是自己的功劳大，
　　论功行赏。
　美食美味理应属于它。

“我看你可怜又可笑、
　　如此狂妄自大，”
野鸭回答，
“你的看法有偏差。
　　我们野鸭
　　　飞遍天涯，
　　无牵无挂，
　　四海为家。
　　而你却寄人篱下；
　我们自食其力，
　　你却乞食在人家。”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幸运的毛驴

那希莫夫

“你还记得毛驴吧？”
　犍牛和马说话，
“它曾给我们的老爷把粪车拉。
　奇怪的是，
　它官运亨通，
　　吉星高照，
　　青云直上高升啦！
它原来只是把粪肥拉，
　如今却拉上了教皇他老人家。
　　溜舔教皇的人们
　　也纷纷前来溜舔它。
　　你瞧它，
　　金银珠宝满身挂。
　过去这家伙脾气好着哪，
　　如今却高傲得不象话。”
“它华服满身，
　　披金戴银，
　　颇有名声，
　是否变得比过去聪明？”
　　马对犍牛发问。
　　犍牛的答话
　　哲理深沉：
“荣华富贵，
　　岂能改变毛驴的本性，
　官运亨通，
　　并不能使毛驴变得聪明。”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大老鼠和秘书夫人

那希莫夫

妇女们往往喜欢小动物。
　　爱小狗。
　　爱小猫，
　　爱小松鼠，
　　爱土拨鼠……
　有位秘书夫人
　　最爱大老鼠
　　这家伙可真教人心里发怵，
　　可偏偏成了她的“掌上明珠”。
　她的丈夫——
　　一名忠实的奴仆，
　　末级秘书，
　　对妻子的爱物
　　岂敢不大加关注？
　每日里
得给这位大老鼠
　　特殊照顾，
　柜橱和仓库——
　　那上面的钥匙
　　干脆交给了这只硕鼠。
　　即使是这位钥匙保管
　　咬断了他的鼻梁骨，
　　这位软耳朵丈夫，
　　为了他妻子
　　也能忍受得住！
　　一切特权，
　　都归这只硕鼠，
　　想玩就玩，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养得胖乎乎。
　但秘书夫人
　　对此并不满足，
她想法让老鼠
　当上了司法稽查官的职务。
　　谁要想在衙门里打赢官司，
　　就得去央求
　这位秘书夫人的心腹。
好打官司的女人，
　都纷纷前来
　　巴结这位硕鼠，

口袋里给它带来了
甜美的礼物。
她们一伙的官司
倒是不曾打输，
只是所有的法律
都被这位鼠官
破坏得一塌糊涂！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只虾

伊兹马依洛夫

“总是往后划！
　　真是个大傻瓜！”
　　老虾这样骂小虾，
向前吧，
　向前吧，
　　否则我可要揍你啦！”
　　“我的好爸爸，
　　究竟怎样往前划，
　给我作个样子吧，
　　哪怕一次也行呵！
　　我一定，亦步亦趋往前划，
　　您在前，
　　我在后，
　　保证一步也不落下。”

只因仆人饮酒，
老爷把他揍，
　但仆人的恶习照旧，
　　究其根由，
原来主人也是酒友。

（陈际衡　赵世英译）

抱蛋鸡

伊兹马依洛夫

“你看我瘦成这般模样！”
　　抱蛋鸡在它姐姐面前
　　　把自己夸奖，
“你只要想一想，
　　在蛋上坐了二十天时光，
　　一点儿也不挪动地方，
　　事情一桩又一桩，
　　忙得连饭也吃不上。”

“告诉我，你抱出了多少小鸡？”
“没弄好，出了点儿小问题，
　　一只小鸡也没出，
　　蛋都被我压破了皮。”

和这只抱蛋鸡一模一样，
　　有人讲：
“我坐在这里整天忙！”
他确是死坐在椅子上，
　　不挪动一点儿地方，
　　整天写来写去，
　　废纸空文一张又一张……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天鹅、灰鹅、鸭子和鹤

伊兹马依洛夫

两只飞禽在湖中游荡：
一只是天鹅，
纯净、洁白又漂亮；
一只是灰鹅，
灰不溜秋，其貌不扬。
皎洁的月亮
在透明如镜的湖水里
欣赏着自己的影相。
湖面上闪动着一缕缕银光，
微风吹拂。
树叶轻轻摇晃。
白天鹅
把夜的赞歌高唱，
声声祈祷上苍。
对此良辰美景，
灰鹅无动于衷，
冷眼观看，
它突然大煞风景
拉开嗓门大声叫嚷：
“嘎嘎嘎嘎！”
一会儿又伸长脖子
唑唑作响，
像条蛇一样。
这时，
突然来了一只鸭
呷呷喊叫：
“呱呱叫！你们俩都值得称道。
但灰鹅唱得更好，
嗓音更妙！
游水的姿态
也更显得孤傲清高。”
“你这饭桶干吗明说八道？”
仙鹤截住它说道，
“趁你还没挨刀，
快把鸭嘴闭牢！
也难怪你
把灰鹅捧得老高：
进食时，
它曾让你
把鸭嘴塞进它的食槽。”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秃 尾 狐

伊兹马依洛夫

有只狐狸
　　特别机警，
　　特别狡猾，
偷鸡摸蛋是个大行家。
　　由于年岁已大，
　　难免出点错差：
　　落入了陷阱难自拔。
　　它拼命挣扎，
　　猛一下，
　　挣断了尾巴。
哎呀呀！
　丢了尾巴，
　　哪有脸回老家？

　不愧是个老骗子手，
它眉头一皱，
　　计上心头。
它摆出一副
　庄严稳重的派头，
　　回到窝里头。
　　这儿会集着它的亲朋好友。
　“众位姐妹们哪，”
　老狐狸开始说话，
　“有句实话，我得说一下：
　　时至今日，
　　我们还在把
　　肮脏、沉重的包袱挂，
　　这事实在不象话，
　　真使我们羞答答。
　　我指的是我们的尾巴，
　　它拖拖沓沓，
　　不是藏污纳垢，
　　就是沾上尘土和泥巴。
　　要它干啥？你们说吧，
　　我能向你们证明，
　　这东西只有害处，
　　别无其它。
　　你们自己想必也能证实，
　　我说的不是假话。
　　没有尾巴，
　　跑起路来无牵挂，

何况狗来把我们抓，
总是先咬咱尾巴。
如果咱们把尾巴割下……”
“甭说啦，甭说啦，”
有位狐大姐把话插。
“怎么啦？”
“请你把屁股转过来，
让我们看一下。”
缺尾的狐狸
顿时成了大哑巴，
它慢慢往后蹭，
悄悄溜走啦！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两只猫

伊兹马依洛夫

万卡和瓦西卡
　两只猫是一对亲兄弟，
　　它们俩生在一屋，
　　　住在一起。

万卡瘦成了骨头架，
　看它一眼都可怕。
瓦西卡
　却胖得像管家，
　　肥肉满身挂，
　　　难把步来跨，
　　身上的毛
　　　像缎子一样又亮又光滑。

“虽然我俩是一母所生，
　　　却不是同等的福份，”
　　干骨头架对兄弟吐诉悲声，
“你从来不知愁闷，
　　一年到头，
　　　肉食不缺一顿。
　　　　我完全吃素，
　　　　你常年吃荤。
你百事不问，就知道打盹，
　　而我却日夜睡不成，
　　　提防大小老鼠进家门。
　　尽管我忙得筋疲力尽，
　　　却总是饥肠辘辘，
　　　　饿得昏昏沉沉。”

“事情十分简单，”
　　胖子把瘦子的话头打断，
　“兄弟啊，”
　　你得多动脑子多思量。
　如果你想要发胖，
　　就得拿我作榜样。”
　“那我该怎么办？
　　请你给我讲一讲。”

　“要想逗得主人心欢喜，
　　在他面前
　　　两只后脚要立起，

卖弄舞姿显技艺。
他把手儿放得低，
你扑地一下蹦过去。
学会吧，
学会我的一套好把戏。
相信吧，
这样就不仅能够饱肚皮，
还能使主人喜欢你。
要知道，
谁要是善于事事向人们去讨好，
那就什么也能捞得着；
谁要是废寝忘食为他们去操劳，
那就经常吃不饱。”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牡蛎和两个行人

伊兹马依洛夫

两位行人路过海边，
　　忽然看见
一只牡蛎躺在沙滩上面。

“瞧，牡蛎！”
　　一位行人把腰弯下，
　　伸手正要把那牡蛎拿。
　　那一位一把推开了他，
　　开口说话：
“不用劳您的驾，
我自己的牡蛎
　　我自己来拣吧！”
“呵哈，怎么成了你的啦？”
“是我把它……”
“什么话！
　　你胆敢划个十字架。”
“当然啦，
　　是我首先看见它……”
“得了吧！
　　老兄，我的眼力
　　不比你的差。”
“就算是你眼睛看得见，
我的鼻子早就闻见了它。”

如果不是法官及时前来调解，
　　他俩还要继续争吵不息。
法官威严高傲，
　　按程序开庭审理，
　　他抓起牡蛎，
　　把壳打开，
　　一口气把肉吸进肚里。

吃罢牡蛎
法官开口言道：
“好，你们听着，
现在我把判决宣告：
　　牡蛎壳
　　你们理应一人一半都分到。
　　二人言归于好，
　　各自回家莫懊恼。”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熊

苏哈诺夫

狮王让狗熊当法官，
　　过了五、六天时光，
　狼凭老交情
　　把新官拜访。
“怎么样？老兄长，”
　　狼对狗熊讲，
“如果有谁相求兄长，
　　登门府上，
　给您把蜂蜜送上，
　　您能否笑纳赏光？”

　　狗熊这样回答：
“那还象话！
　　狮王铁面无私，
　　我公正执法，
　　如果要送蜂蜜，
　请他去找我的浑家，
　　她可以接纳。
至于咱们俩，
　都清白无瑕，
　奉公守法。”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乌 龟

苏哈诺夫

乌龟给狮王递上呈文，
要求委以重任。
“你想要高攀什么职称？”
狗问它。
“我，”马龟回答，
“想当跟车的仆人。”
“那哪成？”
狗纳闷，
“你不妨扪心自问，
这职务你怎能胜任？
你爬一步才能进一寸，
而跟车人，
要的是飞毛快腿往前奔！
你这是枉费心机
向狮王胡乱递呈文，
看来，
你从来也不曾
侍候过富家豪门。”

乌龟回答：
“如今这世道，
不看你是否有真才，
老天爷自有巧安排。
我的效劳之心
定中他们的下怀。”
结果呢？
通过三亲六友拉“裙带”，
果然让乌龟当上了这官差。
赞颂之词不断传来，
都说乌龟跑得快，
有奇才。

（陈际衡 赵世英译）

火焰与桦树皮

苏哈诺夫

捕罢鱼，收起网，
渔夫在岸边把篝火生上，
劈劈啪啪，
火焰烧得旺。
桦树皮躺在一旁，
它刚诞生时间不长。
火焰向它张望，
对它言讲：
“嗬！你这小家伙
来到这纷乱的世上，
一切都不知其详。
如今世道艰难，
但，如果你能拿定主意，
你倒是可以把我依仗，
我将保护你，
像保护亲妹妹一样。”
谁不乐意
让强者多加照应？
桦树皮欣然从命。
几分钟后，
狂风大作，
火焰向桦树皮贴近
以示关心，
刚一触到，
桦树皮就冒出火星，
转眼之间
只剩下一片灰烬。

无知年幼，
要提防甜言蜜语的朋友

（陈际衡 赵世英译）

薄 荷

苏哈诺夫

在一座花园里，
丁香花影，摇摇翳翳，
百合花、矢车菊
盛开满畦，
其间有一株薄荷，
平淡无奇，
谁都没注意。

园丁潘菲尔
浇浇百合花，
摸摸矢车菊，
啧啧连声吐赞语。
薄荷看在眼里：
园丁从来不曾对它夸半句。
薄荷好心伤，
它暗自思量：
“薄荷呵薄荷，
你的命运好凄凉！
你虽然给人们带来益处，
惟独你得不到夸奖。
如今你该明白了！
只因你‘其貌不扬’，
在这些花里，
你既不美，又不香。”

不管我们心中怎样委曲，
世道就是这样不公平：
有人得宠，
有人不幸，
谁要是毫无本领，
谁的外表反倒格外迷人。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农夫和干酪

苏哈诺夫

从前有位农夫，
把干酪装进瓦罐，
放进害里存贮。
他打算把干酪卖去，
好增加点收入。
一只小老鼠，
闻到了干酪的味道香仆扑，
它瞅了个空子就钻入，
躲在瓦罐里
吃了个心满意足。

这位农夫反复思量，
今后如何把耗子提防，
他决定把猫儿饲养，
（一只西伯利亚猫，品种优良）
“从今以后，亲爱的，”
农夫心中暗想，
“我再也不能菩萨心肠。
小老鼠呵，
你休想再把我的干酪尝！”
黑夜过去，
天已大亮，
我们这位农夫
到地窖里去看看情况。
他东张西望，
不见老鼠再跳梁，
只是
干酪也不知去向，
就像是
他从来也不曾在这里
把干酪存放！
这回可不是耗子，
而是描
把干酪一扫而光。

由于考虑不周，
防了家贼，
又遇惯偷。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鞋 匠

亚·普希金

一个鞋匠
　把一张画反复琢磨，
　　指出画上的靴子有差错。
画家赶紧拿起笔，
　把错处重新画过。

鞋匠双手叉腰，
　　继续评头品足，
　　　滔滔不绝：
“我看哪，
　　这脸画得有点斜，
　　这胸部的肉
　　　是不是露出多了些……”
　画家阿别列斯
　　忍不住把他的话头截：
“朋友，你的评论
　请不要超越这双靴。”

我见过这样一位朋友，
　他哪方面也不在行，
　　可是嘴尖皮厚，
　　　腹中空荡荡，
　　遇事就爱信口雌黄。
他的水平，
　还不如那个靴匠！
不妨让他
　去把靴子品评衡量！

（陈际衡　赵世英译）

乌鸦与狐狸

克雷洛夫[①]

曾经三番五次警告世人，
阿谀奉承卑鄙害人；但一切都归徒劳，
马屁精总能在人们心里找到一个空档。
上帝忽然赏给乌鸦一小块乳酪；
乌鸦高高躲到机树树梢，
摆好架势准备享用这顿早餐。
但是嘴里衔着乳酪，还得思量一番。
可倒霉得很，有只狐狸路过近旁。
乳酪的香味突然让狐狸停止奔跑：
狐狸看到乳酪，乳酪把狐狸迷上，
狡猾的骗子踮起脚尖走近枞树。
摇晃尾巴，一眼不眨盯着乌鸦瞧，
轻声细气甜言蜜语说道：
“心肝宝贝，你长得多么美妙！
多美的脖子，多美的眼睛！
简直就像童话梦境！
多好的羽毛，多好的鸟嘴巴！
“一定还有天使般的声调！
唱吧，可爱的乌鸦，别害臊，小妹妹，
你长得这样美丽，如果还是歌唱的行家，
那你就是我们的鸟中之王！”
乌鸦被赞美得晕头转向，
嗉囊里高兴得透不过气来，
它听从这狐狸讨好奉承的话，
张开喉咙大声哑哑地喊叫：
乳酪落到地上，骗子手衔起它就跑。

（辛 未 艾 译）·

[①] 克雷洛夫（1769—1844）俄罗斯寓言大师。

橡树与芦苇

克雷洛夫

有一回一棵橡树同芦苇交谈。
橡树说，“老实讲，你的确有权埋怨老天，
就是一只麻雀，你也会觉得沉重不堪。
即使引起涟漪的微风，
　　你也会摇摇摆摆，弱不禁风，
　　你是这样孤苦伶仃，弯腰曲背，
　　看着你都叫人悲哀心痛。
但是我却像高加索山脉一样自豪，
不但挡住强烈的太阳光，
还敢嘲笑雷电和风暴。
　　我站得笔挺又坚定，
这牢不可破的世界仿佛就是我的屏障，
对我总是阵阵和风，对你却总是风暴，
　　只要你生长在我的周围，
我那枝叶的浓荫就可以为你遮挡，
碰到坏天气我也可以给你当保镖。
　　可是上天注定把你安排在
暴躁的风神统治的河岸：
当然，上天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的心肠真好，”芦苇回答道，
“可是你别操心：我不会怎么倒霉，
　　我并不为自己对暴风雨害怕；
　　尽管我要弯倒，但是不会折断：
　　暴风雨对我的损伤并不大，
可是它对你的威胁却是厉害得多！
不错，它们的凶暴至今还不能
　　摧垮你的坚强，
你也不会在暴风雨的打击下俯首贴耳；
　　但是咱们且来等着看结局！”
　　芦苇刚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间呼啸的北风挟带冰雹，
又是暴雨，从北方冲来。
橡树挺立不动，芦苇扑倒在地，
　　狂风暴跳如雷，它的力量增加一倍，
　　那棵树冠高耸入云，
树根深入浓荫下土壤里的橡树，
终于被咆哮的狂风连根拔了出来。

（辛 未 艾 译）

合 唱 队

克雷洛夫

左邻请右邻到家吃顿饭，
他还有另外一种打算：
因为这位主人喜欢唱歌，
要吸引邻居来听听合唱。
小伙子们开口唱：各奏各的乐，各唱各的调，
每个人都用足力气，于是
客人的耳朵里一片乱哄哄的声音，
把客人直弄得头昏脑晕。
“你就饶了我吧，”客人吃惊地叫道：
“这有什么好欣赏的？你的合唱队
简直是乱叫乱喊！”
“的确不错，”主人感动地回答。
他们唱得虽然有点走调。
可是他们一滴酒都不尝，
他们个个都品行端正。

但是我说：酒倒不妨一尝，
只要认真演唱。

（辛 未 艾 译）

乌鸦与母鸡

克雷洛夫

当年斯摩棱斯克公爵
为了抗击敌寇设下奇谋，
给新的汪达尔人布下罗网，
撤出莫斯科让他们走向灭亡，
于是所有居民，不分年幼年老，
集中起来，不失分秒，
一齐涌出莫斯科城门，
好像蜂群涌出蜂房。
乌鸦在屋顶上看到这一片惊慌，
擦擦鸟嘴，心平气和地看热闹。
“你怎么啦，大嫂，你怎么还不走？”
一只母鸡从大车上对它说，
“你难道没听到，咱们的仇敌
已经到了家门口。”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女预言家回答道，“我要大胆留在这里，
你们姐妹们，悉听尊便；
他们可不会把乌鸦烧煎蒸烤，
我跟客人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说不定还能弄到一小片乳酪，
或者一小块骨头，或者别的什么，
再见，长冠毛的鸡，祝你一路平安！”
乌鸦果真留了下来；
但是它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当斯摩棱斯克公爵用饥饿来折磨客人的时候，
乌鸦自己却做了客人汤里的食料。
一个人在盘算的时候常常愚蠢而又盲目。
他表面上好像在追踪幸福：
可是结果却和乌鸦同样的命运
做了落到汤里的乌鸦。

（辛未艾译）

青蛙和牯牛

克雷洛夫

青蛙看见牯牛走近来吃草，它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力量来赛过牯牛的庞大，我想它是一只嫉妒的青蛙。你瞧，它是怎样地用足狠劲鼓着气，胀起肚子。

“喂，亲爱的青蛙，告诉我，我跟牯牛一般儿大吗？”它问它的同伴道。

“不，亲爱的，差得远哩。”

“你再瞧瞧，现在我可胀大了。瞧得仔细点儿，说得明白点儿。呶，你瞧，怎么样？我正鼓出来吧？”

“我看差不了多少。”

“那么——现在呢？”

“跟先前一模一样啊。”

它始终赶不上牯牛的庞大，它的狂妄的企图超过了天赋的限度，它用力大猛，啪的胀破了肚子。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小市民想跟大富翁比豪华，农夫的儿子花钱像一个王侯：不足为奇。

（吴岩译）

小树林和火

克雷洛夫

选择朋友应该谨慎。凡是用友谊来掩饰私利的人，他只会给你设下陷阶。为了使人们更懂得这个道理，我讲一则寓言给你听听。

冬天，一点星火在小树林边微微地燃烧着。很显然，这点儿火苗已经被过路人忘了，它渐渐地微弱下来。旁边没有新的柴薪，火苗快要烧不成了，它看见自己快要完了，就对小树林说道：

“请问，亲爱的小树林！命运之神怎么对你这样残酷哇，你身上已经一叶不留，光着身子不会冻死吗？”

“因为我完全埋在雪里，冬天我不能透青发绿，也不能开花。”小树林回答火说。

“小事情，”火对小树林继续说，“只要你跟我交上朋友，我会帮助你的。我是太阳的弟弟，在冬天，我的神通并不小于它呀，你到暖房里去问问看，我火是怎样的。冬天周围盖满白雪，外面刮着暴风雪，暖房里照样一片青翠，开着花儿，大家老是在感谢着我。

“虽说，自吹自擂是不适宜的，况且我向来就不喜欢夸口吹大牛，可对于太阳，我的力量决不会小于它，尽管它在这儿傲慢地发着光，可是等到下山，它对雪还是一无损害。但是你瞧，雪只要一靠近我，它马上就会融化，所以如果你希望在冬天，也像在春天、夏天一样透青发绿，那末，请你给我一块小小的地方！”

事情就这样谈妥了，星星的火苗延伸到小树林，就成了团火，这团火立刻蔓延开来，迅速蹿上大小桠枝，一团团乌黑的浓烟冲上云霄，猛烈的火一下把小树林团团围住，最后把小树林烧个精光。从前过路人歇凉的地方，只剩下烧焦的树桩。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树木怎么可以跟火交朋友呢？

（梦海译）

狼与小羊

克雷洛夫

在强者的眼里弱者总是罪恶滔滔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我们听到不知多少，
　　但是我们现在不来写历史；
且听寓言里对此事怎么交代。

大热天一只小羊来到河边把水饮，
　　它偏偏碰到了灾星，
一只饿狼正在这一带东找西寻，
饿狼见到小羊，一心想把猎物抓住。
可是事情最好做得合法又得体，
它吆喝道：“死不要脸的东西，
　　你怎么胆敢拿肮脏的鬼脸
　　把我的饮水
　　同沙子泥浆搅在一起？
　　我要摘下你的脑袋，
　　为了你这样放肆无札。”
“如果狼大王允准，
敢斗胆向您报告，我就在离开
大王您一百步，河的下游把水饮；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绝对不会把大王的饮水弄脏搅浑。”
　　“这么说倒是我撒了谎！
恶棍！世界上还没听说过像你这样大胆狂妄！
我记起来啦，前年夏天你在这儿
　　还对我说过许多粗话，
　　朋友，这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请原谅，我出生到如今还不满一岁，”——
小羊说。“那么是你的哥哥！”
“我没有哥哥。”“那么是你的干亲和姻亲，
总之，是你们家族里的一个什么东西。
你们的牧人，牧狗，还有你们自己。
　　大家都对我抱着敌意，
只要一有机会，你们总想把我谋害；
为了它们的罪过我要找你来顶帐。”——
“啊呀，我有什么罪？”“闭嘴！我听腻啦，我没有时间细细分析你的罪。你所以有罪，就是因为我要吃你。”狼说完话，就把小羊拖进密林里。

（辛未艾译）

山　雀

[1]克雷洛夫

一只山雀飞临大海之上：
　　它夸口说，
　　要把整个大海烧光。
这番话立刻在全世界传开。
恐惧笼罩着涅普土诺斯[2]京城的居民；
　　鸟儿一群一群飞走，
许多走兽从森林里跑出来想看热闹，
看那海洋将是怎样炽烈燃烧，
据说，那些吃惯白食的猎人们，
　　听了这不胫而走的传闻，
第一批人甚至带了大汤勺来到海滨，
　　准备尝尝这美味的鱼汤，
这种鱼汤就连包税商和最慷慨的人
　　都从来没有请秘书老爷品尝。
人们挤在一起；奇迹还没来，他们就已惊奇万分，
他们不言不语，眼睛盯住大海，迫切等待；
　　只是偶然才有人低声说话：
“水马上就要开了，马上就要燃烧起来了！”
　然而并没有这样：大海没有燃烧。
那么至少是海水沸腾吧？——也没有沸腾。
那么这个伟大的妙想究竟怎样来收场？
山雀满怀着羞惭飞回家去；
　　山雀竭力要把荣誉创造
　　可是大海并没有燃烧。

　　在这儿我还得再说一句，
然而一点都不想得罪任何人，
　　凡事还没有结果，
　　切不要自吹自擂。

（辛未艾译）

---

[1] 最初发表在《俄国文学爱好者读物》，1811 年卷四中。

[2] 涅普土诺斯（一译尼布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伸话中的波塞冬；此处涅普土诺斯京城，系指彼得堡。

猴子小姐和她的眼镜

克雷洛夫

猴子小姐觉得，随着年华老大，目力逐渐衰退了。然而她的人类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是立刻就可以解决的困难，只要配一副眼镜就成了。她到城里去买了好几副眼镜。

猴子小姐把眼镜这样那样地摆弄：她一忽儿把眼镜顶在头上，一忽儿把眼镜套在尾巴上；一忽儿把眼镜舔舔，一忽儿又把眼镜闻闻。可是全不中用。无论怎样摆弄，——眼镜总是不管用。

“该死！”它嚷道，“我可上了当了！下一回人还有什么可胡扯的呢？关于眼镜的事，全盘是撒谎；我觉得眼镜根本没有用处。”猴子小姐又急又气，抓起眼镜向墙上摔去，碎玻璃片儿四处飞溅。

你哪一天也能看见，人类就跟猴子一样：无知的人拥有顶好的宝贝，不知道它的价值，却百般地挑剔非议；假使无知的人有钱有势，他就把宝贝扔掉了。

（吴　岩译）

鹰 与 鸡

克雷洛夫

为了充分享受灿烂的白天风光，
　　一只鹰飞向高空云端，
　　　一直过游到
　　发生闪电雷鸣的地方，
最后，鸟王从云层高处下降，休息在烘谷房上。
尽管这个地方对鹰王来说太不相称，
　但是鸟王自有它自己的脾气：
也许，它要使烘谷房远近闻名，
　　或者因为附近并没有合身边的栖息地方。
　　既没有橡树，也没有花岗石岩壁；
我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这只鹰
　　　刚刚在这烘谷房上
稍稍栖息一会，马上又飞到另一个烘谷房。
　　一只抱窝的凤头母鸡看到了这光景，
　　就跟它的亲家这样嘀咕：
　　“鹰凭什么得到如此的荣光？
难道是凭它的飞行本领？亲爱的邻居？
　　　得了吧，老实讲，如果我高兴，
　　我也会从一个烘房顶飞到另一个烘房顶。
　　我们从此再不要这样愚蠢，
　　再去把鹰吹捧得比我们还高明。
不论鹰的腿还是眼睛都不比我们更厉害。
　　你马上就可以亲眼看清，
它们也在低处飞，同鸡一般高。”
被这种胡说八道弄得心烦，鹰回答道：
　　“你说得不错，可是并不全面。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要低，
然而鸡永远也飞不到九天云霄！”

　　当你评论有才能人物的时候，
可不要自费心机计较他们的弱点；
而是要看到他们的强处和优点，
善于发现他们所达到的高度。

（辛未艾译）

狮 与 豹

克雷洛夫

为了争夺林中的地盘，
狮子与豹子持续交战。
依法解决争执的办法，
不是他们的本性所愿。
他们的信条，胜利即公理，
强暴之徒没有法的观念。
然而仗却不能老打下去。
爪子会变钝，身体会疲倦。
于是，斗士们想起了搞和缓。
停止战争，酝酿谈判条款，
将要签订持久和平协定，
直到下一次再度翻脸。
有关谈判代表的人选，
豹子与狮子磋商了意见。
豹说：“我将派猫作为代表，
猫的外貌不扬，心却和善。
劝你派出尊贵的驴子，
驴子，应该说，最为干练。
你的所有侍从和谋士，
抵不上驴蹄儿的一半。
驴子和猫定能协商妥当，
我们只管信赖协议的条件。”
狮子接受了谈判建议，
派出了代表，授以权力。
那可不是驴子，而是狐狸。
狮子自有他自己的逻辑：
“凡是敌人称赞的人物，
绝不能靠他去办事。”

（何世英译）

名流与哲学家

克雷洛夫

一位名流和一位智者
一起闲聊，东拉又西扯。
名流说：
“ 君能洞悉人们的心底，
恰似熟知一本成册书籍。
以君之博学又多识，
愿君教我一条道理。
我们每创办一项事业
（无论是法庭，还是学术组织），
不学无术之辈马上往里挤，
我们连察觉都来不及。
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我们无法把他们抵制？ ”
智者回答：
“ 确实无法抵制。
一个组织犹如一所木房子！ ”
“ 木房子？这是什么意思？ ”
“ 日前我修造了一所木房子，
我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
蟑螂却早已在里边繁殖生息！ ”

（何世英辛未艾译）

狗 的 友 谊

克雷洛夫

黄狗和黑狗躺在厨房外的墙脚边晒太阳，虽然在院子门口守卫要威风得多，然而它们已经吃得饱饱的，——彬彬有礼的狗，白天也不冲着路人吠叫，——彼此就攀谈起来了，谈到人世间的各种问题——它们心须做的工作，恶与善，最后也谈到了友谊问题。

黑狗说，“终生跟忠诚可靠的朋友在一起生活，有什么患难就互相帮助，睡呀吃呀都在一块儿，互相保卫像个英雄好汉，彼此柏亲相爱，抓紧机会使你的朋友高兴，让它的日子过得更加快乐，在朋友的幸福里找到你自己的欢乐，——天下还能有比这个更加快乐的幸福吗？譬如说，假如你和我，结成这样亲密的朋友，日子就会好过得多，我们就会连日子的飞逝都不觉得了。”

“行，我的乖乖，这可挺好！”黄狗热情他说道，”亲爱的黑狗，我们两个，两只狗，白天黑夜都在一块，简直没有一天不打架，我好几回都觉得非常痛心！真是何苦来呢？主人是挺好的，我们吃得又多，住得又宽敞。而且，打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类把我们当做友谊的典范，然而请你告诉我，为什么狗与狗之间的友谊，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一样，并不是你听说过的那么回事儿！让我们给人类证明：要结成友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来吧，握握爪吧！”黑狗嚷道。

“赞成，赞成！”

于是两个新要好起来的朋友立刻互相拥抱，互相舔着脸孔，那么兴高采烈，不晓得拿谁来比拟它们的情况。

“奥菜斯特斯！”“庇拉德斯！”“吵架，妒忌，怨毒，都滚开吧！”

就在这时候，天哪］厨子扔出来一根好骨头。瞧！两个新朋友像闪电似的向骨头直扑过去。友好和睦像蜡一样地融掉了。

奥莱斯特斯和庇拉德斯，相咬相撕，咬牙切齿，搞得一蓬一蓬的狗毛满天乱飞。

归根结底是什么东西把这一对宝贝拆开的？浇到它们背上的冷水！

人世间就充满了这样的友谊；实际上，似乎朋友之间难得不是这样的，刻画这一对儿，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听他们的讲话，你以为他们是同心同德；丢给他们一根骨头，这就全成了狗了。

（吴岩译）

分　财

克雷洛夫

共有房产，共开店铺，
几位商人合伙共事，
果然赚得了可观的盈余。
他们把业歇了，开始分利。
谁见过分财不发生争执？
为钱为货他们吵得一塌糊涂。
忽然屋外有人喊起来了：
“着火了！快！救火！救店铺！”
第一个说：
“你们先去救火，以后再说。”
第二个吵：
“先给我一千钞票，这是至少。”
第三个喊：
“给我少算了两千，这很显然。”
第四个嚷。
“我绝不退让，得把理讲！”
他们吵得忘乎所以，
火已燃眉，他们犹在争利。
烈火攫住了他们和财物，
连人带物化成了灰烬瓦砾。
在比这个重大得多的事情上，
往往与此同样，大家共同灭亡。
人们不忘为自己的私利争执，
却不在共同的灾祸中同舟共济。

（何世英译）

木　桶

克雷洛夫

有一个人把木桶借给朋友使用，
这事不容推辞，友情为重。
一只木桶实在值不得什么，
要是借钱，自然又当别论。
三天以后木桶如期归还，
主人用它运水，一如从前。
可是，糟糕，怎么会想到，
木桶里烧酒气味冲天。
原来借桶的朋友是位酒商，
他曾用这桶把烧酒装。
三天，烧酒已把木桶浸透。
主人却还拿它把水桶当。
于是，啤沃、格瓦斯、一切食品
都统统把烧酒气味染上。
主人把木桶整治了一年，
用汽蒸，用风吹，都是枉然。
无论用它装上什么东西，
总有烧酒的气味发散。
最后，主人实在无可奈何，
便把木桶丢弃到一边。

（何世英译）

狼落狗舍[①]

克雷洛夫

狼在黑夜里来打劫羊棚，却落入了狗舍；狗舍立刻像白天一样地骚动起来；猎狗嗅到敌人老灰狼就在近旁，涌到狗舍门口，逼上前去迎战。

“喂，伙计们，有贼！有贼！”管狗的人喊道。院子的门关上了，立刻都上了门闩；这块地方顿时乱得像个地狱。这一个拿着硬木棍儿来了，那一个提着枪来了。

“拿火来，”他们嚷道。“拿人来！”于是有人跑去拿了火把。狼在角落里坐着，它的硬硬的灰色背脊躲在那儿正合适，它露出可怕的牙齿，竖起硬毛，瞪着眼睛，好像当场就能把大家吃掉似的。然而，跟猎狗们打交道，可得放聪明点儿，可不能来这么一手。总而言之，这是十分明白的，今儿个夜里可没有不花钱的羊肉好吃。狡猾的老狼觉得应该进行谈判，它油嘴滑舌地开口说道：

“我的朋友们，何必这样吵吵闹闹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长久失掉联络的同胞兄弟！我是来签订和约的，你们何必这样气势汹汹呢？让我们大家把往事一笔勾销吧，我们来订个同盟，我不光是不再来惊动你们的羊群，而且情愿替羊群打抱不平，我们狼有的是信用，我发誓……”

“对不起，可没有那样便宜的事儿。”管理猎狗的头儿打断它的话，说道，“如果你是灰色的，我可是白发苍苍了。我老早有根有据地看透了狼的本性，我对付狼的办法已经屡试不爽：绝对不跟狼讲和，除非把它的皮撕掉！”

于是他立刻放出一群猎狗，向狼直扑上去。

（吴岩译）

[①] 这篇寓言嘲笑了侵略俄国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不得不乞和的拿破仑。俄国统帅库图佐夫曾向军官们读过这篇东西，当他读到“如果你是灰色的，我可是白发苍苍了”，他就脱下军帽，把白发苍苍的头晃了一晃，他认为这篇寓言是他的思想和战略的最好的表现。

溪　水

克雷洛夫

溪水边一个牧童唱歌，
他的歌声悱恻哀怨多。
不久前发生的不幸无法挽回，
心爱的羊羔落水淹没在大河。
哀歌激起了溪水的同情，
它气愤他说，“ 河啊，你忒凶狠！
河底若像溪底如许清浅，
每个行人都会在水草中
看见被你吞噬的生灵。
我想你该羞得钻入地缝，
匿迹黄泉从此不再见人。
命运如果赐我大的水量，
我的表现一定会是别样。
但愿装点大自然的容颜，
滋润那山谷、草原和平川。
轻轻地流过，环村又绕舍，
不损伤一鸡，不冲走一叶。
我全然要做好事，不染邪恶。
沿途两岸定会对我感谢。
逶迤蜿蜒向大海流去，
我净洁得像银一般颜色。 ”
溪水也这样想，也这样说。
然而一星期后，景像如何？
山洪暴发，小溪成了大河。
浊流横溢堤岸破，
咆哮翻滚把田园淹没。
百年的古橡树被摧折，
远远地便听到它在断裂。
溪水深表同情的那个牧童，
也被暴涨的溪水所吞。
此外还加上牧童的羊群，
他的茅屋更是无影无踪。

平常溪水平静而又潺潺动听，
只因他的水少，无法施展威风。

（何世英译）

狐狸和旱獭

克雷洛夫

“狐君今去何方，如此匆忙？”
“我被遣发出境，实在冤枉。
你知道，我原担任鸡舍法官，
力忙公事已把健康损伤。
废寝忘食操劳反受诽谤，
落了个贪污罪犯的下场。
如果听信诽谤，世上好人哪有？
我何须贪污，难道我存心自找？
请你说句话儿为我作证，
你可曾见我参与了罪恶勾当？”
“我倒来见你干过什么别的，
只是鸡毛经常粘在你的嘴上。”

有人常为经济拮据叹息，
说靠最后的一个卢布维持。
全城的人们也都很清楚，
他和他的老婆都没有家私。
然而你再仔细瞧瞧，
这人又造房屋，又买地皮。
到底他怎样平衡出入收支？
由他在法庭上百般辩解，
也无法使别人口服心服。
难怪大家对他议论纷纷，
说他的狐狸嘴边有鸡毛痕迹。

（何世英译）

行人与狗

克雷洛夫

两个行人夜间走路，
一边走着，一边闲谈吐。
忽然一只狗叫起来了，
接着便是第二、第三、第四只。
以后各院儿的都跑了出来，
总数目不下三十、五十。
一个人拣起了石块欲掷，
另一个急忙把他劝阻：
“狗生来要叫，你何必多此一举？
你一打，反会激起众怒。
狗的脾气我十分熟悉，
我们只管走我们的路，”
果然不出五十步，狗吠渐息。
最后听不见了，寂静如初。

好忌妒者有个癖好，
他见什么都爱喊叫。
你自不搭理他，
叫上一阵，也就算了。

（何世英译）

蜻蜓和蚂蚁

克雷洛夫

蜻蜓姑娘能歌善舞，
唱过了一夏，跳完了三伏。
日子过得流水般速，
转眼寒冷的冬天已至。
田野里荒凉调敝，
美好的时光已逝去，
哪能再绿叶为家，无忧无虑，
饥寒交迫，蜻蜓不再唱歌，
肚里空空，唱歌又有何乐？
她满脸愁容，来向蚂蚁说：
“ 收留我吧！收留我！
愿借你窝里把冬过。
让我吃饱，让我暖和，
春天一到我就好活。 ”
蚂蚁听后冷冷地说：
“ 怎么，夏天你没有劳作？ ”
“ 夏天哪里顾上这些！
我们日日寻欢作乐，
鲜草丛里，歌声响彻， ”
“ 哦，事情原来是这样！
既然你已经唱够了歌，
现在该去跳舞娱乐！ ”

（何世英译）

鹰和蜜蜂

克雷洛夫

有人在众目所瞩的舞台上活动，
他很幸福，他有力量和信心。
全世界都看到他的伟大功勋。
有人默默无闻，但也同样光荣。
他不求荣誉，愿献劳动与安宁，
为大众而劳动的念头足慰生平。

鹰看到花丛里忙碌的蜜蜂，
他带着不屑的神情发表言论：
“蜂儿啊，我对你深表怜悯，
你白花了力气，辜负了技能。
你们几千只共同酿蜜一夏，
到头来准能把你的份儿证明了
这实在无法理解你这样的人，
终生劳碌无追求，死后无显名。
我们之间的确大不相同。
你看，我振翅作响冲云天，
百鸟不敢起飞，胆战心惊。
敏捷的山鹿见我不敢露面，
牧童紧张地盯视着牧群。”
蜂儿答：“无尚光荣归于你，
愿宙斯永远对你仁慈！
我生来就是为了大众利益，
显赫地出人头地我所不欲。
看到蜂房里的蜜箱我心喜，
因为其中也有我的一滴。”

（何世英译）

猎场上的兔子

克雷洛夫

齐心协力便能成功，
众兽合伙捉了一头熊。
猎场上分熊肉正在进行，
每个伙伴都将得到一份。
兔子跑来要熊的耳朵，
在场者向他提出了质问：
“ 你这个兔子打从哪里来？
谁曾见了你的打熊行动？ ”
“ 弟兄们，弟兄们，那熊正是我
把他赶出了林中熊洞，
你们打熊的机会是我提供！ ”
于是免子便得到了熊耳一份。
这牛皮吹得的确荒诞不经，
然而听起来却逗人十分。
牛皮大王虽然也遭到嘲弄，
分利时总少不了他的一份。

（何世英译）

梭子鱼和猫儿

克雷洛夫

靴匠烙不好馅饼。
厨师也难缝好皮靴。
隔行办事困难多。
我们多次见过，
有人干着不是自个儿的行业，
刚愎自用而且脾气倔。
他不惜把事情搞糟，
不借自己成为笑料，
不肯向内行人认真请教，
也不听别人有益的劝告。

梭子鱼仗着自己的锋利牙齿，
竟想干干猫类的那行活计。
也许猫的职业使他眼红，
也许他已把鱼肉吃腻。
梭子鱼求猫带他去粮仓捕鼠，
猫儿好心把他劝阻：
“ 何必呢，梭子鱼！
这种事情对你并不适宜。
如果弄得不好，
可要惹人耻笑。
俗话说得不差，
事情只怕行家。 ”
“ 老鼠算什么稀奇！
我还逮过棘鲈。 ”
“ 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正好是良辰吉时。 ”
他们去到粮仓，
各自在那里伺伏。
猫儿干得可真得意。
肚子吃得饱饱的，
前去看望他的朋友梭子鱼。
啊，那可怜的梭子鱼！
躺在那里只剩了一口气，
尾巴已叫群鼠咬去。
猫儿见他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把他拖回水池。
真有意思，梭子鱼，
你可要接受真理，
以后放聪明点儿，
不要再去捕鼠。

（何世英译）

狼和杜鹃鸟

克雷洛夫

狼向杜鹃鸟儿招呼。
“再见了，我的好邻居！
我原贪图这里安静，
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这里无论是人，是狗，
一个更比一个恶毒。
你无法不与他们厮斗，
即使你善良得好像天使。”
“但不知你向哪里去？
那里的居民真的那么和善，
竟使你愿和他们相处？”
“那里真算得上世上的福地，
据说那儿从未有过争执，
居民个个温顺，彬彬有礼。
牛奶多得像河水一样，
大伙儿相亲得如同兄弟。
那里的狗根本不会吠叫，
更不用说它们会随便乱咬。
总之，那里实在十分美妙。
你倒是说说，我的杜鹃鸟，
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可多好！
即使在梦境里也会微笑。
过去多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务请多多原谅，我的邻居！
我的新生活即将开始，
那一定会美满、富足、甜蜜。
从今再也下会像在这里：
白天我总得躲躲闪闪，
夜里也未曾睡得安逸。”
杜鹃鸟说：“祝你一路顺风，
但我还有句话儿想问问。
你的牙齿和你的德性，
丢在这里还是携带前行？”
“什么话？难道这能丢下？”
“那么，请你记住我的话：
你的皮在那儿终会被剥下。”

不说自己性格乖张，
倒把别人责怪诽谤。
自己和谁都无法相亲，
怎能说世上没有好人？

（何世英译）

公鸡和珍珠

克雷洛夫

公鸡在粪土堆上觅食，
忽然捡到了一颗珍珠。
他说：“ 这能派什么用场，
完全是无用之物。
人们把它看得那么珍贵，
岂不是糊涂又愚昧！
我倒想得到一粒大麦，
不图好看，倒也实惠。 ”

无知者的逻辑就是如此：
自己不懂的东西便无价值。

（何世英译）

东家和长工

克雷洛夫

人们对于救命恩人，
只在危难时万分感激。
一旦时过境迁，
恩人反落不是。
如若不是这样，
那倒是咄咄怪事。

东家带着长工去割草，
回村时天色已迟。
途中经过树林，
碰上了大熊一只。
东家刚刚一声哎哟，
已被大熊压倒在地。
大熊压住东家，
把他翻转来，扭过去，
待挑个好地方下口。
眼看老头儿一命休矣。
“救命啊，斯捷潘，我的好人，”
不幸的人在熊掌下哀呼。
大力士长工抡起了大斧，
奋力砍下了熊的半个头颅。
他又用锋利的钢叉，
刺穿了那熊的肚。
熊嚎叫着倒下了，
顷刻间一命呜呼。
灾祸过去了，东家霍地起身，
他的叱骂声突然响起，
我们可怜的斯捷潘，
被弄得呆若木鸡。
“你为什么要骂我呢？
请你说出个道理！”
“为什么？你这个笨驴，
你还高兴，那样傻里傻气！
谁叫你胡戳乱捅，
竟弄坏了我的熊皮！”

（何世英译）

运货车队

克雷洛夫

一列拉着陶瓷罐儿的货车
到达山顶，面临着下陡坡。
管事人吩咐其余车辆待命，
他驾驭着第一辆车儿先行。
驾辕的那匹大马着实干练，
骶骨顶着车辆，步稳行慢。
山顶上有匹马儿年纪轻轻，
它一边观望，一边不住批评：
“哎呀！这事实在太稀奇。
它是素负盛誉的马匹，
拉车却慢得与虾子无异！
你看，几乎碰上石头，
走得简直歪歪扭扭。
喂，喂，朋友！加油，加油！
啊！又一次撞进了坑里。
他为什么不向左避避？
这笨货实在太没有本事。
既不是上坡，既不是黑天，
又是下坡，又是大天白日。
没有本事，哪里配拉陶瓷器！
这种事叫人看着干着急。
呆一会儿，且看看我们的，
我们绝不浪费分秒，
车儿将全速飞驶。”
过了一会儿，该着那马起步，
它挺胸昂首，背也老直。
但是，一个小丘刚刚过去，
重载下压，车儿已刹不住，
把马儿往下直推，往旁直挤，
他的四只蹄儿已不由自主。
妙极了！
车儿颠簸跳动，撞撞跌跌，
管什么路上的石块、深辙！
车儿越来越左，越来越左。
忽听得轰地一声，
连车带马掉进了沟壑。
报销了，
主人的一车陶瓷货！

世上许多人都犯这个毛病，
别人干事，我们全盘否定。

一旦该着我们自己干起，
却弄出加倍糟糕的结局。

（何世英译）

年轻的大乌鸦

克雷洛夫

鹰俯冲而下掠过羊群，
叼了一只羊羔，又复腾空。
年轻的大乌鸦看在眼里，
便在心底里暗自思忖：
“血污反正一样玷着爪子，
要抢劫，就要抢劫得凶。
鹰中自有一些软松包，
难道羊群里只有小羊羔？
要是我，就抓最好的目标。”
那鸟儿腾空而起俯视羊群，
它用贪婪的眼光细细儿挑。
公羊、母羊、羊羔全都看遍，
挑中了一只，又肥又大又高。
这只公羊除非恶狼才敢叼。
年轻的大乌鸦使足了力气，
对准那公羊俯冲下去，
把双爪插进羊背上的毛里。
它明白了，这猎物它抓不起。
糟了，它竟拔不出它的爪子，
那羊的毛太厚、太稠、太密。
自作聪明的鸟儿反而被俘，
牧童从那羊身上把它逮住。鸦儿被剪秃了双翅以免飞去，
它成了孩子们的玩物。

人间也有不少这类事，
小骗子总想效法大骗子。
大贼大盗往往逍遥法外，
小偷小摸总是被捉把苦吃。

（何世英译）

象 总 管

克雷洛夫

如果有权有势而无才智，
纵有好心，也会办出坏事。

老好的象连苍蝇也不敢得罪，
却当上了总管，统治林区。
虽说象族是聪明的动物，
但是家家户户都有丑儿。
这象体格强壮酷似亲族，
憨头憨脑却在族中出奇。
一天，象看到了呈文一纸，
那是羊族把狼族控诉：
“ 狼族要把我们全部剥皮。 ”
“ 谁允许他们如此横行无忌？
这样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
众狼忙跑上前来诉苦：
“ 请听我们禀告，我们的慈父！
你不是批准我们制作冬衣？
小小的赋税，羊族总得交付。
每只羊身上我们只取一张薄皮。
羊族十分吝啬，连这也不愿给，
因而他们连声叫苦不迭。 ”
总管对他们说：“ 原来如此！强暴行为我这里绝不允许，
取张薄皮我想倒还可以，
一根毫毛都不得再多取。 ”

（何世英译）

驴子和夜莺

克雷洛夫

驴子碰见了夜莺，
发表了一番言论：
“你这个歌手鼎鼎大名，
我想听听以后，再作评论，
看你的技艺到底是否高明，
看人们的意见是否公允。”
夜莺立即把全副本领施展，
你听它啾啾呖呖，百回千啭，
时而表现得轻柔又娇嫩，
宛如芦笛声在远方飘散，
时而旋律急速在林间巍巍颤。
这位司晨女神钟爱的歌星，
吸引得大家都聚拢来听，
微风停息，牧群侧耳，百雀无声。
牧童屏住呼吸，听得忘神，
和牧女时而相顾，微笑会心。
歌曲终了，驴子点头频频：
“不错！实在不错！值得一听。
可惜你未曾听过公鸡的啼声，
如果你有机会稍稍向他学习，
你对唱歌艺术会更为精通。”
可怜的夜莺得了个如此评价，
它倏地飞去，无影无踪。

求求老天，
让我们免于类似的评判。

（何世英译）

患难中的农夫

克雷洛夫

在一个秋天的夜晚，
贼钻进了农夫的宅院。
他悄悄弄开了贮藏仓库，
地板、天棚、墙壁任意掘翻。
这没良心的偷儿囊括席卷，
本来贼还有什么良心可言！
我们的农夫好可怜，
由富变穷只在一夜间。
他几乎得去行乞讨饭。
天保佑吧，我们可别有这样的夜晚！
农夫十分烦恼、忧愁，
请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请帮帮我吧！”他提出了请求。
于是议论纷纷，划策又出谋。
加尔倍奇干爹说：
“你不该让人知道你富有。”
克里梅奇亲家说：
“贮藏仓库要在住房近处修。”
富马邻居说：“不，不！
问题不在贮藏室的远近，
院里要养一条厉害的狗。
我有小狗一窝任凭你挑，
对于邻居你，我愿分我所有。
也省得去溺毙那只小狗。”
至亲厚友的建议实在很多。
但，实际的帮助一点也没有。

如果一旦你遭到了不幸，
你就会尝到世人的薄幸。
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实情，
虽然建议总是万紫千红，
一旦提到实际的帮助，
最好的朋友也会又哑又聋。

（何世英译）

当家的与老鼠

克雷洛夫

当你家里失窃又未抓住凭据，
千万不能乱说，不能随便处置。
否则盗窃事件不但不会免除，
反会逼得好人从你家里离去。
小小的不幸会酿出大祸事！

商人修造了一间仓库。
里面放的尽是食物。
为了不让鼠类偷吃，
商人派了猫队巡视。
日日夜夜猫队在值班，
果然商人免掉了鼠患。
一个小偷混在猫队里边，
忽然发生了意外事件。
猫类、人类相似（谁人不知！），
监工里也少不了有奸细。
主人本该采取防贼措施，
逮住偷儿，然后给以惩治，
对于无辜者，却要好好保护，
但他命令：将全部猫儿鞭笞。
这一命令实在莫名其妙，
无辜、有罪，不分青红皂白，
于是众猫儿一个不剩跑掉，
仓库主人从此不再有猫。
众鼠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
猫儿离开仓库，鼠辈大闹，
两三星期内食物全部报销。

（何世英译）

大象和哈巴狗

克雷洛夫

大街上牵过一头大象，看来是让大伙儿观赏的，谁都知道，大象在我们这儿是很少见到的，所以，看热闹的人都赶来围观大象。

不知道从哪里，迎面钻出来一只哈巴狗。它一看到大象，就向它直扑过去，汪汪地大声吠叫，拼命想冲上去，好像要跟大象打一架似的。

旁边一只小狗对它说：

“邻居，别出丑吧，象这么大，你怎么斗得过它，瞧吧，你叫哑了嗓子，大象还是自管自地向前走，它根本不来理睬你的吠叫。”

哈巴狗连忙回答说：

“嘿，嘿！正是这样，可以壮大我的声势，根本不用打一架，我就成了一名善战的勇士。以后别的狗夸起我来，都会说：

“‘哎呀，这哈巴狗!真是力气大，连大象都不害怕，竟对它汪汪叫呐！’”

（梦 海译）

老狼与小狼

克雷洛夫

老狼派遣小狼出洞，到林边散步，兼带巡风。
看看有无运气吃顿午饭，
要讨得便宜，要由牧人作东。
小狼已该学会以父业谋生。
小狼跑回来说，“ 快，跟我走，
我的情报准确，午饭已现成。
山脚下有一个大羊群。
羊儿一只比一只肥美，
随便拖只来吃都很称心。 ”
老狼说：“ 且慢，我先要弄清，
牧羊的是个怎样的人。 ”
“ 听说牧人不错十分精，
我已从四周把牧群查清，
那些猎狗都很差劲、消瘦，
看上去并不那么太凶。 ”
老狼摇头说：“ 这样说，不会成功。
弄不好我们会把性命断送，
牧人精干，猎狗哪会稀松？
走吧！我引你去找别个去处，
我们的安全将会大有保证。
那里的牧人实在大大糊涂，
牧人糊涂，猎狗再多也无用。 ”

（何世英译）

猴　儿

克雷洛夫

不管你怎样拼命出力，
你得不着感谢和荣誉，
除非你给别人带来快乐，
特别是要带来实利。

清晨，农夫出门把地犁，
他辛勤操作，挥汗如雨。
无论谁人经过田边，
向他致谢，把他称许。
夸奖之声果然诱人，
猴儿听了，分外眼红。
找了根圆木开始舞弄，
猴儿决意仿效老农。
猴儿拿着圆才干得欢，
一会儿抱在怀，一会儿扛上肩。
又是滚着拿，又是拖着走，
汗水流得像河水一般。
然而谁都没有夸他一句，
猴儿白喘着气，疲惫不堪。
朋友，一点儿也不稀奇，
你费了力，然而没有实利。

（何世英译）

麻　袋

克雷洛夫

一条麻袋丢在走廊的墙角里，
被用来蹭掉人们脚上的泥。
连那些卑贱奴仆也把它来回踢，
谁想它忽然被用来装满了金币。
这真是交了天大的好运气，
从此它被安置在铁皮箱里。
风吹不透，苍蝇不得来侵袭，
主人对待它，真是万般亲昵。
于是，麻袋的名声全城皆知，
朋友来了，乐于把它当话题，
望着开口的麻袋人人心喜。
谁若有机会坐在它的身旁，
便把它轻轻抚拍，爱惜无比。
麻袋赢得了如此的荣耀，
它便变得自大、逞能、骄傲。
它的话开始多了，胡说八道。
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好，
对这也议论，对那也管教。
别人张着嘴聆听它的训导，
尽管它说得简直莫名其妙。
不幸啊！人类的这个弱点，
不管钱袋说啥，他们都叫好！
麻袋的荣耀和聪明能几何时？
难道人们真的永远把它爱抚？
不不，当袋里的金钱拿光时，
它被丢弃，无声无息如初。

我们的寓言并不专门把谁说，
这样的麻袋，世上何其多！
包税商们曾是可怜小贩，
狂热赌客一文大钱未曾见过。
他们骤然间成了百万巨富，
相好至交中不乏公爵、伯爵。
豪饮狂赌朱门随意出入，
以前哪敢在门前坐坐！
朋友们啊，不要骄傲自诩，
我愿把真理悄悄告诉给你：
愿老天保佑，可不要破产，
否则，你将和那被弃的麻袋无异。

（何世英译）

猫和厨师

克雷洛夫

从前有一位厨师，
他颇有点儿学识。
有一天他去酒馆，
安排超度故亲的筵席：
他是个虔诚的教徒。
当他离开自己的厨房时，
给猫托付了所有食物，
以免被老鼠偷吃。
厨师事毕返回厨房，
情况意外，谁能料想！
地面上糕饼狼藉，
猫儿蹲在墙角的醋罐旁，
它正撕啃着一只烤雏鸡，
嚼得有声，吃得正香。
“你这个馋鬼，你这个坏蛋！”
厨师开始了对猫的训言，
“不说你没有脸儿把我见，
你看着墙壁也该红脸。”
（猫儿只管把鸡嚼咽）
“以前你的确还很老实，
人们都夸你规矩，
如今成了小偷，成了骗子！
哎呀！多么可耻！多么可耻！
今后绝不让你进厨房，
连进院子你都别想。
人们对你将备加防范，
正像防范一只饿狼。
你成了瘟疫，成了祸殃。”
猫儿一边听，一边吃得忙。
我们的厨师口若悬河，
他的教诲滔滔不绝。
你说，结果到底如何？
猫儿已吃完了烤鸡，
他的言论尚未完毕。

我想奉劝这位厨师，
把如下的话儿写上墙壁：
该用权力的场合，
万勿妄谈空议。

（何世英译）

狮子和蚊子

克雷洛夫

狮子对蚊子非常冷酷，而且十分轻视。蚊子对狮子愤恨已极，它再也忍受不住狮子的欺侮。蚊子准备着，要和狮子来一场决战！蚊子既是战士，又是号手，它们拉开嗓子嗡嗡叫喊，挑动狮子出来作一次决死的战斗。

狮子觉得好笑，可蚊子并不含糊。蚊子一会儿从后面，一会儿对准狮子的眼睛和耳朵嗡嗡地叮咬。蚊子看准地方，不失时机，像老鹰似地猛扑下来，在狮子的背上用尖针猛刺猛扎。狮子抖动身体，用尾巴打跑这些号手。蚊子却非常灵活，它可不是胆小鬼！它躲在狮子的额头上吮吸鲜血。狮子晃着脑袋，抖着鬣毛，可我们这位英雄承受得住，死命不放。一下钻进狮子的鼻孔，一下咬狮子的耳朵，狮子狂怒起来，发出非常可怕的吼声，忿怒得牙齿咯咯作响，爪子在地上乱抓乱爬。可怕的怒吼声震动了周围的森林。所有的野兽陷入了恐怖，躲的躲，逃的逃，争先恐后地飞奔快跑，好像发生了洪水和火灾！是谁呀？原来是蚊子，使大家这样惊惶失措！

狮子拼命挣扎，不住地猛扑，终于筋疲力尽，咕咚一下倒在地上，向蚊子求和了。蚊子泄忿已经泄够，跟狮子讲和了。于是，英雄一下成了大诗人，飞到森林中去宣扬自己的胜利了。

（梦海译）

农夫与狐狸

克雷洛夫

农夫碰上了狐狸把意见提：
“亲家狐狸，为何你偏爱偷鸡？
现在让我俩推心置腹谈谈，
你干这行事，我满心怜惜。
你干这营生沾不着半点便宜，
且不说偷东西罪过可耻，
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在骂你，
你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
生怕为一餐饭在鸡舍舍掉皮，
就算你把鸡全部吃掉也不值。”
狐狸听了以后委屈地说：
“这样的日子谁又爱过，
我的遭遇辛酸苦楚多。
每吃顿饭我恰似把蜡嚼，
我原是正派人，望你能理解。
要养育孩子，生活无情逼迫，
真叫我十分为难，无可奈何。
有时我也还有过一种想法：
难道世上的盗窃者只我一个？
当然，干这种事叫我心如刀割。”
农夫说：“那好，你若没说谎话，
我帮你摆脱那罪恶的生涯，
老老实实，自食其力最堪夸。
你看守鸡舍，莫使别的狐狸骚扰，
谁能比狐更懂狐的狡猾！
我保障你什么都不短缺，
你会生活得富裕乐无涯。”
完全谈好了，狐狸即刻任职，
给农夫干活，狐狸十分惬意。
农夫富有，狐狸足食亦丰衣，
她的模样儿开始变得丰腴。
然而她并没有改邪归正意，
非抢劫之食很快把她吃腻，
在一个月黑的夜晚里，
她咬死了农夫所有的鸡。
狐狸的劳动生活就此结束。

如果你的良心未泯，
如果你有准则可循，
纵然你十分潦倒穷困，
也不会做出偷窃诈骗行径。

贼人改不了盗窃本性，
即使他已成了百万富翁。

（何世英译）

鹅　群

克雷洛夫

一位农夫赶着他的鹅群到镇上去卖。他用一根长竿毫不客气地催赶他们快走，因为他要去赚钱，所以急于赶上白天的集市。既然这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不仅是鹅，即使是人，有时候也会心急火燎的。人们可以理解农夫的急躁——可是鹅却没有感到这样的对待有什么乐趣，因此，遇到一个过路的人，他们便拼命诉说苦处：“你到哪儿能找到比我们鹅更加不幸的动物？这个农夫催着我们，赶着我们，就像我们是些普通的鹅那样。这个笨蛋不知道，他应该对我们尊重些，因为我们是拯救了罗马的鹅的后代。是的，人类甚至为他们举行了庆祝呢！”

“那你们凭着什么要求特殊对待呢？”过路人问他们。

“什么，凭我们的祖先呗！”

“是的，我知道，我读到过——但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祖先拯救了罗马！”

“不错，不过你们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怎么了，什么也没有干。”

“那么你们有什么用呢？别去打搅你们的祖先吧！他们得到的光荣是他们所应得的。但是你们，我的朋友们，只能用来烤着吃。”

（吴　冀风译）

猪

克雷洛夫

猪跑进大户人家院儿里混事，
马圈旁，厨房后，它逛来逛去。
垃圾里拱食，马粪里憩息，
难免污水浇头犹如淋雨。
她转了一圈回家，自是依然如故。
碰上了牧人，牧人搭话相叙：
“这次你可开了眼界，老猪？”
据说阔人家里珍珠如土，
而且一家更比一家富足。”
猪哼哼着说：“那是胡言乱语，
除了垃圾马粪，哪有什么财富？
可惜白白劳累了我的嘴巴，
在整个后院里拱来拱去。”

我的比喻可别惹人生气：
有些批评家和这老猪酷似。
不管提起一个什么问题，
他们所见，只是一片漆黑。

（何世英译）

偏角鹿与托钵僧

克雷洛夫

年轻的母鹿失去了心爱的孩子，
却在林中找到了两头狼仔。
她用她那含奶的乳头
哺育狼仔，履行慈母之职。
一个托钵僧就住在林中近处，
他对此鹿的行为感到十分惊异：
“ 啊！你在爱谁，蠢东西？
你在为谁消耗你的乳汁？
莫非你想他们报答你的恩义？
莫非狼的凶狠本性你竟不知？
有朝一日，他们会把你弄死！”
母鹿回答说：“ 也许如此！
我现在根本没有考虑此事，
惟有母爱是我所眷恋珍惜。
如果我不把他们哺育，
乳房将胀得使我痛死。 ”

真正的善行绝不期望报恩。
世上有真正的好人，
他们把财产分给亲近，
否则就会难受万分。

（何世英译）

狗

克雷洛夫

从前有过一条小狗，
主人待它很优厚。
它本该知足，吃喝不愁，
但它有偷嘴毛病，实在糟透。
只要家里藏着一块肉，
它立即把它悄悄衔走。
主人对这狗用尽了办法，
改掉它的毛病竟不能够。
最后来了一位朋友，
他给主人出了一条计谋：
“ 朋友，表面上你很严厉，
实际上却怂恿它偷，
因为偷得之物你让它享受。
以后，你倒不必打它，
所偷之物却定要拿走。 ”
这一方法竟然十分有效，
偷嘴的小狗果真不再偷。

（何世英译）

鹰与田鼠

克雷洛夫

对于任何人的建议
都不要忙于鄙弃。
要考虑它是否合理。

一只雄鹰偕同他的妻子
从远方来到密林定居。
他们打算筑巢迎接幼子，
选定了高大橡树一株。
田鼠大着胆向鹰建议，
这棵橡树上安家不合适，
它的根部几乎已经腐朽，
也许很快会折断倒地，
因而筑巢工作要停止。
我们的雄鹰十分爱面子，
接受田鼠的意见太不得体，
谁人不夸雄鹰的眼力疾！
田鼠怎能把鸟王的事干预！
鹰对田鼠的建议未置一词，
奋力加快了筑巢的进度。
新巢落成了，接着雏鹰出世，
它们幸福快乐，真惬意！
有一次，可出了意外之事。
矫健的雄鹰从天际飞回，
给妻儿们带着丰富的食物，
但他看到橡树已经倒地，
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摔死。
鸟王伤心得头晕眼发花，
他说：“这是对骄傲的惩罚，
谁能想到小小的田鼠，
竟能预料得一点不差，
悔不该没有听从他的话。”
田鼠跑出洞来向他回答：
“只怨你当初骄傲自大，
听不进去我说的话，
树根的情况我很清楚，
因为我在地下打洞熟悉它。”

（何世英译）

四 重 奏

克雷洛夫

淘气的小猴子，毛儿纠缠不清的山羊，驴子和笨手笨脚的熊，准备来一个伟大的四重奏。它们搞到了乐谱，中提琴，小提琴和两只大提琴，它们就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的草地上，想用它们的艺术来风靡全世界。它们咿咿哑哑的拉着弓弦；乱糟糟的一阵吵闹，天哪，不晓得是什么名堂！

“停奏吧，兄弟们，”小猴子说道，“等一下，像这样是奏不好的，你们连位子也没有坐对！大熊，你奏的是大提琴，该坐在中提琴的对面，第一把提琴呢，该坐在第二把提琴的对面；这样一来，你瞧着吧，我们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叫山岭和树林都喜欢得跳起舞来。”

它们调动了位置，重新演奏起来，然而怎么也演奏不好。

“嗨，停一停，”驴子说道，“我可找到窍门了！我相信坐成一排就好了。”

它们按照驴子的办法，坐成一排，可是管用吗？不管用。不但不管用，而且杂乱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它们对怎样坐法以及为什么这样坐法，争吵得更加厉害。

吵闹的声音，招来了一只夜莺。大家就向它请教演奏的窍门。

“请你耐心教导我们，”它们说，“我们正在搞一个四重奏，一点儿也搞不出名堂，我们有乐谱，我们有乐器，我们只要你告诉我们怎样坐法！”

“要把四重奏搞得得心应手，你们必须懂得演奏的技术，”夜莺答道，“光知道怎样坐法是不够的。再说呢，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听觉也太不高明了。换个坐法也罢，换个提琴也罢：你们总是不配搞室内音乐的。”

（吴　岩译）

狼与狐狸

克雷洛夫

已所不需，适才赠人，
这句话儿我们遵循。
朦胧的真理才易为人所容，
我用首寓言诗给你阐明。

狐狸吃饱了鸡肉，时已黄昏。
还吃剩了好多，她小心藏存。
草垛旁，她躺下来休息养神，
忽然，狼饿着肚皮前来投奔。
狼说：“ 今天我的运气真坏，
连骨头都没有捞到一块。
亲家，我肚子空空实在难挨，
牧童巡得紧，猎狗又厉害，
看来要逼得我上吊自裁。 ”
“ 真的？我的亲家！ ”“ 实话不差。 ”
“ 任何时候我愿为你想办法，
我这里自有干草一大垛，
你不要客气，请吧！请吧！ ”
亲家想要的不是干草，而是肉食，
关于藏起的鸡肉，狐狸只字不提。
听够了狐狸的无限安慰，
灰狼回家，还是空着肚皮。

（何世英译）

纸 鹞

克雷洛夫

纸鹞升到云霄，它高高地向下面瞧去，发现山谷里有只小蝴蝶。

“你相信不相信！”它对蝴蝶叫道，“我在上面差点看不见你了，你看到我飞得这样高，说真的，你在忌妒我了吧。”

“忌妒你？说买在话，我才不呢！你这样过于自命得意，是没有意思的！尽管你飞得高高的，可这是人家用线牵着你在飞呀，像你这样的生活，亲爱的朋友，离开幸福差得远哩。不错，我飞得虽然低，可我爱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我哪里像你只是做人家手里消遣取乐的玩物呢？”

（梦　海译）

天鹅、梭子鱼和虾

克雷洛夫

合伙的人不一致，事业就要搞得糟糕；虽然自始至终担心着急，还是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一天，梭子鱼，虾和天鹅，出去把一辆小车丛大路上拖下来，三个家伙一齐负起沉重的担子。它们用足狠劲，身上青筋根根暴露；无论它们怎样地拖呀，拉呀，推呀，小车还是在老地方，一码也没有移动。倒不是小车重得动不了，而是另有缘故：天鹅使劲儿往上向天空直提，虾一步步向后倒拖，梭子鱼又朝着池塘拉去。究竟哪个对，哪个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寻根究底；我只知道小车还是停在老地方。

（吴岩译）

椋　鸟

克雷洛夫

尽管每人都有自己的才能，
有人却对别个的成就眼红。
明明自己不懂那行业务，
却还海阔天空，乱吹一通。
我这里有个建议诸君请听：
各人该做自己懂得的事情，
如果你们想把事儿搞得成功。

椋鸟从小学会了金翅雀的啼声，
它学得惟妙惟肖好像天生。
林子里都喜欢这调皮的声音，
椋鸟受到了大伙儿的欢迎。
要是别人本该心满意足，
可叹这只椋鸟贪慕虚荣。
听人夸奖夜莺唱得好听，
它暗自思忖要学那夜莺。
果然它唱起了夜莺曲，天哪！
它唱得吱吱喳喳，干涩喑哑，
又像猫儿咪咪，又像山羊咩咩，
它的夜莺曲儿，唱得实在太差。
众鸟儿们都四散飞走了，
亲爱的椋鸟，你得到了些什么？
宁可唱出金翅雀歌自然动听，
也别学那夜莺腔调叫人肉麻。

（何世英译）

池塘与河

克雷洛夫

池塘向邻近的大河交心：
“我总看到你在滚滚流动，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倦困？
我也总看到货船与大筏，
压在你的身上那么沉重，
无数舢板小船还不算在其中。
何日你才能摆脱这一困境？
我要是你，我该愁苦得丧生。
我的生活可算幸福十分，
虽然和你相比，我不出名，
地图册上绝没有我的名称，
也没有歌颂我的古斯力琴，
然而，这些对我不过是浮云。
我像一位坐在羽褥上的姑娘，
懒洋洋地躺在细软的淤泥上，
没有纷扰，宁静而又安详。
别说船与筏不把我惊扰，
连小舢板的重量我也不承当。
只有微风送来的片片落叶，
在我的水面上轻轻飘荡。
生活如此安逸，还要怎么样？
静静地望着尘世上的纷攘，
我回味着人生哲理的遐想。”
“人生哲理，你知不知道规律？
水在流动中才把净洁保持。
我所以成了大河，流程万里，
就只因遵循规律，不图安逸。
我有充沛的流量，净洁的质地，
给人们带来利益，我享荣誉。
我会一代代地奔腾不息，
而你恐怕不久便会消失。
那时谁也不会把你记起。”
果真如此，大河一直奔腾滚翻，
池塘的光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可怜啊，沼苔丛生，水草塞满，
最后池塘终于完全枯干。

如果天赋不为社会尽责，
天赋便会慢慢枯萎衰竭。
一个人一旦沉溺于懒惰，
他便不会有振兴的事业。

（何世英译）

特里什金的外套

克雷洛夫

外套肘上破了个窟窿，
特里什金连忙拿起了针。
他把袖子裁短四分之一，
窟窿补上了，外套穿上身。
虽说袖子短了一大截，
那有什么值得伤心！
然而朋友们见了都取笑，
特里什金说：“什么要紧！
我要让袖子比以前还长，
代会把这个毛病改正。”
好小子，特里什金可不笨，
拿起剪刀剪短了前后襟。
袖子接长了，主人十分称心，
然而他的外套短于背心。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先生，
事情出了毛病便忙着改正。
但是你瞧他们的狼狈相。
恰似特里什金穿着外套的仪容。

（何世英译）

机械师

克雷洛夫

有一个人购置了房产，
房子虽老，修得却很讲究齐全。
坚固、舒适，样样叫人心欢，
惟有一点买主感到不满，
就是房子离水源有点远。
这人是位机械师，颇为能干。
他想，“房子已是我的，
该由我来把它改建，
用机械当可把它迁到河边。
只要屋基下安上轮子，
便可用机械把它拖牵。
只要这一设计能够实现，
房子就像握在我的手心一般，
房子到处可去，随我所愿。
我还要一边请客，一边搬迁。”
乐队吹吹打打，热闹一番，
这可是桩奇事，人所未见。
房主人的想法稀奇荒诞，
主意定了，便要付诸实现。
雇了工人从房前门口挖起，
要在屋基下面把轮子安。
挖呀！挖呀！不惜金钱时间。
房主人得到了结果：
房子没能搬成，倒塌完蛋。

人们常常想出一些新主意，
比这更愚蠢，比这更危险。

（何世英译）

灾火与钻石

克雷洛夫

深夜，火苗儿酿成了灾火，
从一所房屋蔓延到另一所。
一颗钻石在荒乱中被失落，
她在路旁的尘埃中闪光微弱。
灾火对他说：
“与我相比你的光焰多么逊色！
水滴和玻璃经过我的照射，
远远看去便和你差不多。
我倒不是故意把你奚落，
一块小布头，一丝毛发，
便可把你的光彩全遮。
我的烈焰端的非同小可，
我一起劲儿，整幢房屋被笼攫。
我全然不放在眼里，
那些人们的忙乱奔波。
我劈啪作响吞没一切，
左邻右舍见我，便要变色。”
钻石回答说。
“比起你来，我的光泽很弱，
但我从不给人们带来灾祸。
谁也不会因我受害，把我斥责，
我只会引起人们羡慕的神色。
而你却以从事破坏为业，
人们通力合作，只为把你扑灭。
你即刻会完蛋，尽管一时猖厥。”
人们前来救人齐心合力，
临晨，灾人成了一股臭气。
钻石不久被找回来了，
嵌上了王冠，光彩熠熠。

（何世英译）

隐士和熊

克雷洛夫

紧急的时候得到帮助是宝贵的，然而并不是人人都会给予及时的帮助；但愿老天爷让我们别交上愚蠢的朋友，因为殷勤过分的蠢才比任何敌人还要危险。

有一个没有亲属的孑然一身的人，他住在远离城市的荒僻的森林里。虽然隐士的生活在故事里描摹得天花乱坠，适宜于离群索居的，可决不是寻常的人们。无论是处在安乐或是忧患之中，人类的同情总是甜蜜的。

穿过美丽的草原和茂盛的树林，越过山冈和溪流，躺在软绵绵的青草上，——的确是赏心悦目！我完全同意。然而，如果没有人共同享受这些快乐，也还是十分寂寞无聊的。我们的隐士，不久也承认离群索居是并不愉快的。他到森林中的草地上去散步，到熟悉的邻居去走动，要想找个人谈谈话儿。然而，除了也许有一只狼或熊以外，谁还到这种地方去溜达呢？

他看见几尺以外有一只壮健的大熊，他脱下帽子（现在他只好这样客气了），向他漂亮的新朋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的漂亮的新朋友伸出一只毛脚爪来，他们就稍为攀谈一下，谈到了天气如何如何。他们不久就友好起来了，谁都觉得不能分离，所以整天耽在一起。两个朋友怎样谈话，他们谈些什么，说些什么笑话，玩些什么把戏，以及怎样的互相取乐助兴，总而言之，我直到现在还下知道，隐士守口如瓶，米舒卡天性不爱说话，所以局外人一点儿风声也听不到。不论他们谈的是什么吧，隐上找到这样一个宝贝做他的伴儿，心里十分高兴。他整天和米舒卡形影不离，没有了它心里就要不痛快；他对米舒卡的称赞，接连几个钟头也说不完。

有一次，在一个明朗的夏天，他们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要到森林里草原上去溜达，还要翻山越岭的去远足。可是，因为人的力气总比不上熊，我们的隐士在正午的炎热下跑得累了，米舒卡回头看到它的朋友远远地落在后面。心里充满了关切，它停下步来喊道：

“躺下来歇一歇吧，老朋友，如果你想睡，何不打个瞌睡呢！我坐下来给你看守，以防有什么意外。”

隐士感到有睡觉的必要，他躺下来，深深地打了个呵欠，很快就睡熟了，米舒卡就来守望，这一点，不久就有事实证明。一只苍蝇歇在隐士的鼻子上，米舒卡就把苍蝇赶掉，不，不，苍蝇歇到面颊上去了！“滚开，坏东西！”真荒唐！苍蝇又歇到鼻子上去了，而且越发坚持要留在鼻子上了。你瞧米舒卡！它一声不响，捧起一块笨重的石头，屏住气蹲在那儿。

“别吭气儿，别吭气儿！”它心里想道，“你这淘气的畜牲，我这回可要收拾你！”它等着苍蝇歇在隐士的额角上，就使劲儿哗啦一声把石头向隐士的脑袋摔过去，这一下摔得好准，把脑袋砸成两个半爿，米舒卡的朋友就永远长眠不醒了。

（吴　岩译）

真花与假花

克雷洛夫

豪华屋宇窗洞开，
彩瓷盆内把花栽。
真花中间混假花，
临风摇曳显风采。
假花凭靠铁丝支，
姿色不比真花坏。
忽然一阵风雨来。
假花求天声声哀：
“老天快把雨停住，
这雨该死带灾来，
片片水洼路泥泞，
雨冷路滑苦行人。”
老天不听闲言语，
细雨兀自落纷纷。
驱除酷暑轻尘挹，
染就新绿景色新。
雨后真花色更妍，
花苞怒放香袭人，
可怜假花遭雨淋，
弃作垃圾谁问津？

真正天才，何惧批评。
惟有纸花，
最怕雨淋。

（何世英译）

农夫和蛇

克雷洛夫

蛇想住进农夫家里，
便跑来向农夫游说，
她说她会替农夫照料孩子，
她说劳动所得的面包才有味。
她还说：
“ 人类自古对蛇的看法我自知，
似乎蛇类具有最坏的品质：
无亲、无友、食子，还忘恩负义，
这一切足使他们声名狼藉。
也许世人们所说都是实情，
我的蛇品可与此截然不同。
我生平把谁都未咬过，
我最最忿恨各种恶行。
我愿拔去我的牙齿，
如果没有牙齿也能生存。
我是蛇中最善良者，
你的孩子我将钟爱万分。 ”
农夫说：
“ 即使你所说的句句实在，
我也不能把你往家里接待，
因为人们会照着我的样子，
把百条毒蛇放进家里来，
那时，我们的孩子们将遭灾。
不不，我们绝不能住在一块。 ”

我的寓言中的含意，
父老们，你们可能领会？

（何世英译）

农夫与打劫者

克雷洛夫

农夫上市买了头乳牛，
安家立业是他所追求。
另外还买了只挤奶桶，
提桶牵牛往家里走。
穿过树林，还是小路，
路边忽然闪出了歹徒，
他把农夫抢了个精光，
农夫无可奈何地痛哭：
“一年来我盼着买牛，
而今却遭了你的毒手！
天哪！我算完了，
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
打动者的心到底软了，
他安慰农夫说：“不要诉苦，
反正我也不挤牛奶，
这只奶桶我该奉还原主。”

（何世英译）

好奇者

克雷洛夫

“你好，亲爱的！你打从哪里来？”
“我的朋友，我参观了博物园。
三小时内，奇珍异宝我全看遍，
我找不到向你表述的语言。
那里是人间珍宝的宫殿，
是自然造化创造的奇观。
小蝴蝶、小甲虫、小蝇儿、小螳螂，
珍禽异兽使我眼花综乱。
它们精微小巧得像针尖，
有的珊瑚般红，有的宝石般蓝。”
“你看见大象了吗？它一定很壮观！
我猜你一定喜欢那大象如山。”
“大象？有大象吗？”“当然，当然！”
“大象我可没看见，实在抱歉。”

（何世英译）

狮子分肉

克雷洛夫

犬、狮、狼、狐比邻居住，
四者结了盟，设了誓：
自从盟誓之日起，
四者共享所得猎物。
首先狐狸捕了一头鹿，
这可是个不小的收获，
到底怎么抓的，无人清楚。
狐狸通知大伙来分鹿。
犬与狼来了，也来了狮子，
狮子张牙舞爪，眈眈而视。
他说，“我们兄弟四个，
现在要听我来吩咐。”
他把鹿肉一下子撕成四份，
“第一份归我，这是条约所定，
第二份归我，该向狮王进贡，
第三份归我，因我最为勇猛，
还剩一份，谁都不得妄动，
谁不听话，谁会就地毙命。”

（何世英译）

骑手与坐骑

克雷洛夫

一骑手驯马术甚高，
马解人意，几乎不用鞭招。
主人随心所欲驰骋，
坐骑俯首贴耳效劳。
这骑手得意且自豪，
他说：“ 对于这样的马儿
笼头、嚼铁全不需要，
我的看法自是错不了。 ”
于是他摘去了辔头，
跨上马儿去把风兜。
马儿即刻感到了自由，
步子稍稍加快了，一路小走，
接着振鬣昂首步子不按规矩，
似乎在和骑手戏逗。
最后马儿已不顾任何拘禁，
勃然性起，向前飞奔，
血液沸腾，眼进火星，
骑手的话，它已不再听。
广阔原野任它驰骋，
可怜的骑手胆战心惊。
他颤抖着想把嚼铁给马戴上，
那马拼命挣扎，怒向前冲。
骑手终于被摔了下来，
马儿一溜烟去了，疾如旋风。
它冲闯飞奔，不择道路，
冲到崖边，四蹄己刹不住，
它坠下崖去了，一命呜呼，
我们的骑手只有伤心痛苦：
“ 我的马呀，可怜你死得真惨，
辔头不该摘掉，肚带不该松散。
是我害死了你呀！
我也不该被摔下来；
你也不该如此命短。 ”

自由是个诱人的名词，
然而自由该有合理的限制，
如果人们不能把这点认识，
自由会把莫大的灾祸招致。

（何世英译）

农民和河

克雷洛夫

小溪和小河泛滥成灾所引起的破产，使农民们实在忍受不了。他们就去向大河提出申诉，因为小溪和小河的水，都是流入这条大河的。

要告发它们的事可多呢！冬麦地给冲毁了，磨坊给冲倒漂走了，牲口都被淹死了，损失简直数也数不清！

大河那样静静地流着，那样庄严地流着，大城市巍然矗立在它的两岸，从来没有听说过，它会这样的恶作剧。因此，大河一定会去收拾这些小溪小河的。农民们互相在这样议论着。

结果怎样呢？大家走近大河边上一看，哪里知道半数财产都在这条大河上漂浮着。这就别去白费劲儿找麻烦吧，农民们只是目送着它，接着大家面面相觑，摇摇头回家去了。

他们离开大河的时候说：

“咱们何必去白白浪费掉时问，大河小河彼此都吞掉我们的财物，我们却去向大河控诉小河，是得不到什么公正裁判的。”

（梦　海译）

好心的狐狸

克雷洛夫

春天，不幸的欧鸽鸟被人打死，
这鸟儿的不幸还没有就此结束。
三个可怜的小鸟成了孤儿，
它们眼看着要跟了妈妈去。
三个雏鸟又饥又寒，
哀声空把妈妈啼唤，
谁人见了不难过心酸！
狐狸面对雏鸟坐在石上，
对林间众鸟儿娓娓开言：
“乡亲们啊，可别丢下孤儿不管！
哪怕一粒谷、一根草都是救援。
这可是天大的功德，
你们要活人性命救灾救难。
杜鹃鸟儿，看你的羽毛多丰满！
拔下一些来给孤儿们把巢垫，
不然，你也白白地让毛儿失散。
云雀儿啊！不要在林梢来回飞翻，
你快去庄稼地或谷场，
弄点谷粒来，孤儿们要吃饭。
母鸽啊！你的孩子们羽翼已丰满，
它们自会觅食，有神照管。
你搬到孤儿们那里去吧，
给它们一点母爱的温暖。
燕子啊！捉几条虫子去吧！
好给孤儿们加加餐。
夜莺啊！你是歌星，誉满林间，
你看，风吹得那巢摇摇晃晃，
你去唱支歌儿为它们催眠。
你的温情一定会把
它们痛苦的心儿温暖。
我完全不怀疑这一点。
听我的话吧！让我们证明
我们有着善良的心田……”
三个饥饿的小鸟听得太感动了，
从巢里冲下扑在狐狸面前，
狐狸一下子捉住它们吃了，
她的劝善歌儿还未唱完。

亲爱的读者们，不必惊讶。
真正的好心人，从不多话，
他们只办好事，不矜不夸。

可有人的好心只在嘴上挂。
他们的好心只是别人的劳动。
他们自己却一毛不拔。
事实上，这样的一些人物，
都是这只狐狸的亲家。

（何世英译）

米尔大会①

克雷洛夫

无论规章制度订得多完美，
　如果由无耻之徒去处理是非，
　　他们总会处处捣鬼，
　　　胡作非为。

狼请求狮王派它作羊的村长，
　亲家狐狸替它张罗奔忙，
在母狮面前好话可没少讲，
　但狼在世上原是臭名远扬，
为了避免人家说短道长，
　狮王下令召集兽民大会，
　　要和大伙儿商量商量，
　　　了解一下狼的品质究竟怎样。
　　命令立即照办，
　　众兽都来到了会场，
　会上按品位高低依次发言。
　　反对狼的话，一句也没讲，
　　　于是顺理成章，
　狼，最终被定为羊的村长。
　　可是
　　羊说了些什么呢？
　　　按理讲，
　　羊也应该在场。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它们竟把羊给遗忘。
　　虽说是，首先就应当
把羊的意见问问端详。

（陈际衡　赵世英译）

小老鼠和大老鼠

克雷洛夫

“亲家，你可曾听见个好消息？”
小老鼠跑来向大老鼠报喜，
“听说，猫儿落到了狮子的掌心里，
如今也该让咱们松口气！”
“亲爱的，你切莫太高兴，
你切莫空欢喜，
要是猫和狮子干起来，
狮子准要头落地。
要说谁的本领大，
哪个能和猫儿比？”

这样的人，屡见不鲜，没啥希奇，
他要是怕谁，
谁就是天下无敌。

（陈际衡　赵世英译）

金翅雀和鸽子

克雷洛夫

金翅雀陷进了樊笼，
扑打撞跌痛苦欲绝。
旁边有一位看笑话的，
是一只不懂事的小白鸽。
“丢人哪！丢人哪！
大天白日的，竟能被捉！
我可不会这样被人骗过，
我敢说，我完全有把握。”
鸽子正说得扬扬自得，
忽然他自己落入了网罗。
真有这样的绝妙巧合！
小白鸽呀，小白鸽，
幸灾乐祸的话儿可说不得。

（何世英译）

石头与虫子

克雷洛夫

一块石头躺在地里，
他针对时雨发出了非议：
“嘿！它算出足了风头，
它有什么了不起！
你瞧，人们像恭候贵宾似的，
对它欢迎备至。
它到底作出了什么功绩？
只不过飘洒了两三小时！
人们何不打问打问我的身世：
我长期住在这里，文静、谦虚，
随遇而安，彬彬有礼。
但我从未听到过感谢之词。
怨不得人们咒骂这个世界，
的确一点也不公平合理。”
“住嘴吧！”发话的是只虫子，
“雨下得虽短，但滋润了苦旱土地，
它将农夫的期望变为现实。
你在地里完全无用，而且多余。”

有人夸耀自己四十年的服役期，
他和这块石头十分相似。
人们从未得到他的丁点儿好处。

（何世英译）

熊管蜂房

克雷洛夫

春天，蜂箱须人照管，
众兽齐把大熊推选。
本来该挑个可靠些的，
也免得后来失悔遗憾。
好多人自告奋勇都不挑，
偏偏要把米什卡作候选，
谁人不知它爱吃蜜，嘴特馋？
米什卡管事秽闻传遍，
它把蜂蜜往自个家里搬。
走漏了风声，事情被揭穿，
依法起了诉，舆论哗然，
大熊被迫辞职，回家赋闲，
然而蜂蜜却未被追还。
熊满不在乎地躺在洞里，
把蘸着蜂蜜的爪儿舐，
它逍遥过冬，等待时来运转。

（何世英译）

猴子照镜

克雷洛夫

猴子在镜中看到了一副面孔，
它用脚轻轻地碰了碰大熊：
“你看，老兄，这是一副怎样的尊容！
又丑又怪，实在太不平顺。
要是我的模样稍稍和他相近，
我可要难过万分寻自尽。
不过我也还有一些至亲，
他们丑陋得实在惊人。
晤，大概总有五六个吧！
我可以道出他们的姓名。”
“亲朋何劳你细论，
最好关心关心你自身。”
可惜米什卡的建议，
只被当成了耳边风。

在这世上岂乏这样的事例，
谁会承认漫画里画的是自己？
昨天我就见过克雷梅奇，
他的手脚不净，尽人皆知，
大家当着他面说起贪污秽事，
他却把眼睛瞟着彼得做暗示。

（何世英译）

蚊子与牧人

克雷洛夫

牧入仗着牧犬在旁守卫，
在树荫下面安然大睡。
毒蛇从草丛中亮着毒牙爬来，
眼看这牧人便要受害。
好心的蚊子连忙前来营救，
它狠狠地叮了牧人一口。
牧人被叮醒了过来，
打死了毒蛇免了灾。
朦胧中他还拍了蚊子一掌，
可怜的蚊子丧命身亡。

弱者对强者可别去刺伤
否则难免这蚊子般的下场。
这样的事情世上多有，
休说什么你是好心帮忙。

（何世英译）

农夫与斧子

克雷洛夫

一个农夫伐木造屋，
他对自己的斧子总过不去。
斧子变钝了，他越发恼怒，
自己胡砍一气，却怪罪于斧。
他的严厉的责骂声不住，
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
有一次他骂道：“ 不中用的东西，
今后砍树我不再用你，
你只配用来削削细枝。
别人非用斧不可的场合，
我用刀完全能够对付，
你不看我有的是力气和技术。 ”
斧子回答得谦恭又和气：
“ 我的主人，请你三思，
免得将来追悔莫及。
我愿服从你的意志，
我愿为你服务不拘方式。
我之变钝乃因你不够爱护，
靠刀你不会造出木屋。 ”

（何世英译）

狮与狼

克雷洛夫

狮子吃着早饭，佳肴是羊羔一只。
一只小狗在狮子面前走来走去。
它从狮子爪下取了一块羊肉，
狮子毫不动气、任凭它去，
因为小狗实在年幼不懂事。
狼看在眼里，便暗下自思：
狮子一定不是那么有力气，
既然他对小狗如此姑息。
于是狼也伸出爪子把羊肉去取。
狼可倒霉了，它成了狮子之食。
狮子一边撕掳，一边发话：
“ 朋友，你白学了小狗的样子，
以为我对你也会姑息。
它还无知，你却大了，应该懂事。 ”

（何世英译）

四位朋友

克雷洛夫

从前有一个人，结识了几位弟兄，
那是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鹰。
他们的交谊亲密永恒，真挚单纯，
几乎同桌共餐，不用说同室共寝。
他们的誓言很是动人：
互相帮助支持，祸福与共，
如果临到关键时刻，
为朋友不辞万死，不惜一命。
有一天，他们同去打猎游玩，
都疲倦了，路走得的确很远。
于是停了下来在河边休息，
有的躺，有的蹲，都眯着倦眼。
忽然从林中跑出了一只狗熊，
那熊张着大嘴，灾难突然来临。
猫窜进了林子，鹰冲上天空，
可怜的人啊，眼看一命归阴。
多亏那犬忠贞又勇敢，
扑上前去，扭住，咬住，竭力奋战，
忍住巨大的疼痛，甘受熬煎，
最后，它把生命为友谊贡献。
那人呢？可耻啊，人类！
他无法与那个忠犬相媲美。
乘着犬熊相搏的机会，
他提着猎枪，悄悄把家回。

口头上的应承自然甜蜜轻松，
患难之中才能看到真心。
世上的真朋友也真难寻！
我还不少见过另一样友情：
一个人在灾难中营救了别个，
正像这则寓言中忠诚的犬兄，
他却在灾难中被朋友遗弃，
到头来还遭到咒骂声声。

（何世英译）

狮和狐

克雷洛夫

某狐狸碰上了狮子，
她吓坏了，简直魂不附体，
狮子可是从未见过之物。
过了几天，狐与狮又一次相遇，
这一回，狐已不像上次那么恐惧。
第三次，他们又碰上了，
狐狸还过去和狮子交谈了几句。

有时我们害怕某个人士，
正因为我们和他没有过接触。

（何世英译）

啤酒花藤

克雷洛夫

园里长出一枝啤酒花藤，
它缠绕在直竿上，爬高上伸。
藤儿对着直竿嘀嘀咕咕，
把园外的一株小橡树讥讽：
“你瞧那小橡树的德性，
它怎能与你相提并论？
你那亭亭玉立的身段，
怎不使它自惭形秽万分！
橡树妄自几片叶子，
花不成花，粗鄙得叫人恶心，
大地哺育着它，可真不公平。”
过了一个星期，
园主人把竿儿拿去当柴烧了，
却把小橡树移植到园中。
他的劳动没有白费，
橡树很快扎了根，
枝儿、叶儿都欣欣向荣。
你看，啤酒花藤那家伙，
又缠到了橡树身上，
对它千般夸奖，万般奉承。

这就是谄媚者的品行，
他会说得天花乱坠，荒诞不经，
你想要些什么，他便曲意奉承。
但你且莫把他当做好人，
一旦你遭到什么不幸，
他是离开你的第一个人。

（何世英译）

大象得宠

克雷洛夫

有一次，大象获得狮王的宠信。森林里一下传开这个消息，跟平常一样，大家纷纷猜测起来。大象既不漂亮，又不讨人喜欢，谈得上什么风度仪态！大象凭什么钻营到这份恩宠？众兽之间在互相谈论。

“要是它有条蓬松轻软的尾巴，那我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狐狸转动自己的尾巴说道，“或是嘛，小妹妹，它靠了它的脚爪才一时得宠。这样就没人会觉得什么特别了。可它并没有这样的脚爪，这是谁都知道的呀。”

“可能是为了它的一对长牙而得宠的吧？恐怕是人家把它的牙当成角啦！”一头公牛出来插嘴说。

“这不是挺明白的事，它用什么来得到人家的青睐，用什么来达到它的显贵的地位，我一眼就猜得出来，没有那时长耳朵，它就无法获得狮王的恩宠！”驴子扑扇着长耳朵说道。

尽管我们不注意，我们往往用赞美别人来抬高自己。

（何世英译）

诽谤者和毒蛇

克雷洛夫

荒谬的是硬说魔鬼们不讲究公道，魔鬼们时常显出他们是喜欢公平办事的。我愿意举一个最近发生的实例来加以证明。

当地狱的全体“大亨”们堂而皇之地游行的时候，诽谤者和毒蛇，为了在这庆祝胜利的典礼中谁该排在前头的事，争吵起来了，两个魔鬼都觉得自己是被轻视了，弄得十分愤激。

那末，在争名位的高下方面，谁显得条件强些呢？在魔鬼的王国里，当然是对人世间作恶最多的那一个。所以在长长的激烈的争吵之中，诽谤者为了说服他的敌人，就伸出他的毒舌头来，毒蛇就露出它十分自负的毒牙来，它嘶嘶地叫着，它不甘心受人冒犯，它尽力挤到前面去。

的确，看上去诽谤者要失败了；但是魔王忍耐不住了，他仁爱地屈尊帮助诽谤者，他亲自干涉这场纠纷，命令毒蛇排在后面。“虽然我完全承认你的价值，”魔王说道，“但我觉得他所要求的优先权比你更有道理。你是恶毒的，你的毒牙可以致人死命，谁要跑得太近了，你咬起来就百发百中；当谁也对你没有恶意的时候，你咬人（这也非同小可），可是，你倒说说看，有谁离你远远的而被你中伤过，就像被诽谤者恶毒的舌头所中伤一样？人们尽管越过山跨过海，再远也逃不掉诽谤者的中伤。你应该同意，和你比起来，诽谤者能够作更大的恶；所以，正是你该排到后面去，而且请你以后要更加谦卑一点！”

从这一天以后，毒蛇在地狱里就对诽谤者退让了。

（吴岩译）

青蛙与朱庇特

克雷洛夫

世居山下的泽国之蛙，
春来往山上搬了家。
她挑了个荫凉的低洼，
树荫下，草丛中，其乐无涯。
怎耐好景并不常在，
春去夏来，炎热难耐。
实在干涸啊，青蛙栖居之地！
苍蝇走动都不会把脚沾湿。
青蛙在洞中乞求上大：
“上天啊，你可不要让我受灾受难。
你该让那大水漫到山巅，
宅中永远润湿我才喜欢。”
青蛙无休无止地乞求，
最后竟把朱庇特诅咒。
她说朱庇特枉为神灵，
不懂事理，也无同情之心。
朱庇特听了并未生气，
他却把青蛙厉声申斥，
“蠢东西，你休再聒聒絮絮。
我怎能随着你的意
把人们尽数淹毙？
你最好滚回你的泽地。”
这样的人们我们可不少知，
他们只顾自己，哪管其余？
只要我能过得安逸、舒适，
随便它整个世界付之一炬。

（何世英译）

狐建筑师

克雷洛夫

狮子十分喜欢养鸡，
他的养鸡业却不景气。
原因倒也十分简单，
鸡室四通八达出入容易。
有的鸡被人偷走，
有的鸡却自己走失。
为了扭亏，免于忧心事，
狮子决意把新鸡舍建筑。
设施要严密，房子要坚固，
既防小偷，又要住得舒服。
有人给狮子推荐，
狐狸是最好的建筑师，
于是，工程便委托给了狐狸。
狐狸十分能干而且卖力，
工程胜利开始，如期结束。
大家纷纷来参观鸡的新居，
建造得果然十分令人满意，
真是应有尽有设备齐。
栖架、食槽，生蛋的地方幽静，
有地方取暖，也有地方把暑避。
狐狸得到了优厚的酬谢，
大家都夸奖它的建筑技艺。
于是鸡群立即迁入了新居。
情况好转了吗？绝非如此！
鸡数日益减少，尽管墙高宅固，
事情真是令人难以解释。
狮子下令埋伏起来捉贼，
果然捉到了一个无耻之徒。
谁呢？原来是狐建筑师。
它修的房子别人无缝可入，
它却给自己留了一条通路。

（何世英译）

狼与牧人们

克雷洛夫

狼溜近牧人们的住房，
隔着篱笆偷偷地张望：
牧人们正在开剥一只最肥的羊，
几只猎犬静静地卧在一旁。
狼忿忿离去，心中暗伤，
他懊恼地自己对自己把心思讲：
“朋友们，假如是我干这勾当，
你们岂不要大肆声张？”

（何世英译）

杜鹃鸟和斑鸠

克雷洛夫

杜鹃鸟在枝头啼鸣甚哀，
母鸽隔着枝儿热情关怀。
“你的鸣声为何这样哀怨，
莫非伤感春之将去冬将来？
随着春归去，爱情亦将逝，
阳光也不再和煦可爱！”
“亲爱的，我怎能不伤怀？
你替我评评，公理何在！
春来我曾幸福地恋爱，
我作了母亲，有了后代。
准知孩子们全不把我理睬，
这难道是我原先的期待?
鸭雏围着妈妈那么亲呢。
母鸡一呼，小鸡雨点儿般扑来，
此情此景怎不使我慕煞，
我独自一个，凄凉难挨。”
“多么值得同情，我的杜鹃鸟！
如果儿女不孝，我可受不了。
世上无情的儿女确也不少。
这样说，你已孵出了雏鸟？
什么时候你造的新巢？
我怎么没有看见？
我只见你总在绿枝间飞绕。”
“良辰美景岂可辜负？
韶华不能在巢里虚度。
我哪里傻到去把巢筑！
我把卵放在别人巢里代孵。”
“这样你还想孩子爱你!”
一只斑鸠鸟插言讽刺。

作父母的要懂寓言含意，
杜鹃鸟儿的教训必须汲取。
没有天伦之爱真是罪恶，
全怪父母，却不怪子女。
你们把养育之责推脱，
孩子成长却没有父母关切。
当你们年老时他们冷漠，
这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过错。

（何世英译）

梳　子

克雷洛夫

有一个长着金色秀发的孩子，
那头发波样的曲卷，麻样的柔细。
妈妈特地给他买了一把好梳子，
孩子爱不释手，梳子细密精致。
不论他在玩耍或做功课时，
他还无限深情地梳来梳去。
那端的是一把好梳子。
梳头时下痛不滞，光滑流利。
在孩子的眼里，梳子值钱无比。
可是不知怎的，梳子一时遗失。
那孩子随着越玩越野，
头发变得和麦秸相似。
妈妈一弄他的头发，他便喊叫：
“我只要用我的那把梳子！”
以后那把梳子倒是找到了，
拿来一梳，横竖都梳不进去，
痛得那孩子眼泪往下直滴。
他叫道，“你这个可恶的坏梳子！”
梳子说：“我的朋友，我还是我，
只是你那头发变得蓬草相似，”
那孩子生气了，把梳子丢进河里。
如今，他为众女河神服务。
我已经看了整整一辈子，
人们就是这样对待真理。
当我们纯洁而又正直时，
真理自是神圣不可亵渎。
一旦我们背离了良知，
真理不过是耳边风相似。
那孩子为何不再愿梳头，
因为梳头时他很不舒服。

（何世英译）

贪得无厌者与母鸡

克雷洛夫

欲得更多反而失去一切，
这样的下场贪心之人常得。
诸如此类的事例何其多！
我实在懒得详举细说，
请君且听我的寓言一则。

我小时读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贪婪得出奇。
这人既不会狩猎，
也不会干任何工艺。
他的钱柜却越来越满，
只因他的母鸡叫人红眼。
这只母鸡生蛋不同一般，
它生的是金蛋，是钱！
若是别人也就十分喜欢，
可是此人生性贪得无厌，
他想杀了母鸡取财源！
他不念母鸡给他带来的好处，
他也不惜落个忘恩负义的名誉。
母鸡杀掉了，他得了何物？
肚里只有鸡的内脏一副。

（何世英译）

猎　人

克雷洛夫

人们在工作中总爱说“来得及”，
这样做实非聪明，乃懒惰气习。
且记：即刻之事务须即刻毕，
否则只好怨自己，莫怨意外事。
我用寓言给你们讲个比喻。

猎人拿上猎枪和弹袋，
带上了猎狗，前去打猎，
枪筒里却未装上火药。
有人原建议他事先弄好，
他却不以为然他说：
“这条路我已多次走过，
从来没有见过一只麻雀，
路上来得及百次装火药。”
可是刚刚离开出发地，
见一群野鸭在湖面游弋。
真是幸运之神在与他作戏！
如果枪支原已装得现成，
一举枪便可打得好几只，
鸭肉足够他吃一个星期。
然而此刻他急忙弄枪，
那群野鸭倒也十分警惕，
叫了几声，拍了拍鸭翅，
嘎然飞起，排成一个行儿，
在林梢后面即刻消失。
这位猎人在林间转来转去，
连麻雀再也未碰上一只。
他还不幸地碰上了大雨，
空着双手回家，淋得透湿。
他说没运气，却不怪自己。

（何世英译）

小孩与蛇

克雷洛夫

小孩捕鳗误捉了蛇。
一看，吓得他丧魂失魄，
他的面庞像衬衫一样苍白。
蛇望着他，冷冷地发落：
“ 听着，你这楞头楞脑的家伙，
莽莽撞撞，自是你的本色。
这次饶了你，下次别再犯着！
你要清楚，你在和谁打交涉。 ”

（何世英译）

水手与海

克雷洛夫

激浪把水手冲上了海岸，
水手昏昏睡去，筋懒骨散。
一觉醒后，他便骂了起来：
“海啊，你真该死，你混蛋！
你装出温顺样子把我们诱惑，
诱惑下水，便把我们吞没。”
大海呈现着女海神的容颜，
对水手开诚布公娓娓而谈
“你怪罪于我，我觉得冤，
在我水上行船本来很平安。
全怪爱奥尔的儿子们闹事。
弄得海水翻腾，怒浪滔天。
他们性情好动，使我不得安。
你若不信，不妨试试我所言：
当风在梦乡时你启锚开船，
大海我平稳得如同大山。”

我说这办法很好，也很简单，
然而无风扬帆便无法行船。

（何世英译）

驴子和农夫

克雷洛夫

农夫雇了一头驴子，
让它整个夏天看守菜园，
驱散麻雀乌鸦，防止害鸟捣乱。
驴子不愧是诚实的典范：
既不偷窃，又不贪馋，
一片菜叶也口不沾边。
说它纵容害鸟也太冤枉，
不过，农夫的菜园收益很惨。
赶鸟的驴子扬起四蹄，
在菜畦里面横跳竖窜，
园子里的蔬菜几经践踏，
变得七零八落全部调残。
见自己的劳动成果糟蹋殆尽，
巨大的损失令农夫心酸，
他抡起木棍猛抽驴的背脊，
借以发泄难言的愤懑。
“活该！”人们高声呐喊，
“这畜牲罪有应得！
一头蠢驴哪配看守菜园？”

我说话并非替驴子辩护，
驴子有过失，它已受到惩处；
然而派驴子看守菜园的农夫，
似乎也有他自己的错误。

（谷羽译）

狼与鹤

克雷洛夫

狼类是贪牲嗜血的东西，
嚼吃起来，连骨头也不愿吐弃。
一天，有只狼就碰上了倒霉事，
差点儿让鲠骨卡死。
它说不出话来，也难呼吸。
眼看着生命就要结束。
凑巧走来灰鹤一只，
狼求他解救，打着手势。
鹤把头颈伸进了狼嘴，
钳出了骨头，费尽了力气。
灰鹤向狼索取酬资，
凶狠的老狼竟破口痛斥：
“什么酬资，你太不识抬举！
你那愚蠢脑袋、细长脖颈。
竟能从我的口中安然抽出，
你还不以此为满足？！
快点滚开，当心下次，
若再碰上，我绝不饶恕。”

（何世英译）

蜜蜂和苍蝇

克雷洛夫

两只苍蝇想去异国他乡，
就招呼蜜蜂一道前往。
有只鹦鹉一次遇见苍蝇，
曾把这遥远的国度大加赞扬。
再说苍蝇一向觉得窝囊，
在自己家乡串门做客，
它们处处挨轰深感悲伤。
人类不知羞耻，怪到不可思量！
竟不准苍蝇品尝甜食，
豪华筵席还蒙上玻璃罩子，
而房檐下的蜘蛛又张着罗网。
蜜蜂告诉苍蝇说：
“祝你们一路顺风飞向远方！
我，在故乡一直心情舒畅。
从平民到官员全都爱我，
爱我的蜜汁又甜又香。
你们愿去哪里就朝哪里飞吧！
到什么地方遭遇全都一样：
朋友，不为人类谋利造福，
即使飞到天涯海角，
也休想受到尊敬和爱护，
欢迎你们的只有这里的蜘蛛！”

为祖国辛勤劳动的人，
决不会轻易离开祖国；
谁无心从事有益的工作，
才觉得异国他乡充满欢乐。
不做公民，似乎不受歧视，
游手好闲，大概无人指责。

（谷羽译）

蚂 蚁

克雷洛夫

从前有只蚂蚁力大无穷，
这样的大力士前所未闻。
据给它立传的人说。
他能一下举起两粒麦仁。
这只蚂蚁还无比勇猛，
一见虫子便扑去咬紧。
他还独自袭击过蜘蛛，
因而在蚁穴里大名鼎鼎。
颂扬赞美之词不绝于耳，
他在蚁穴里踌躇满志。
过分的颂扬本是毒饵，
怎耐这只蚂蚁热衷于此。
他决定坐上农夫的马车，
到城里去把威风显示。
大模大洋，大摇大摆，十分傲气，
等待他的却是意外的打击。
他想人们会涌上来把它围住，
恰似听到了火警那样紧急，
然而谁都没有把他睬理，
各人竟自干着各人的事。
那蚂蚁拣起片树叶故作姿势，
他跌倒爬起，又把腰挺直，可是仍然无人把他放在眼里。
他折腾得实在太累了，
找到了路边的一只小狗诉苦：
“ 城里的全是瞎子，你说是不是？
谁都把我正眼不瞅，太无道理！
我在这里白白劳累了一小时。
蚁穴里，我的大名谁人不知！”
蚂蚁羞惭地转回家去。

世上真有这样的角色，
自以为大名震世界。
事实上他的名声，
只限在他的蚁穴。

（何世英译）

农夫和蛇

克雷洛夫

蛇爬过来跟农夫谈判，
它口称“邻居”笑容满面：
“让我们从今友好相处，
今年春上我已把皮肤更换。
我已经成了一个新人，
你何必如此把我防范！”
农夫没有听信这些鬼话，
抡起了斧头，毒蛇完蛋。
他说：“你的皮肤虽是新的，
你的心肠却丝毫未变，”

如果你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你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
纵使你有乔妆打扮的本领，
你也会碰上这条蛇的命运。

（何世英译）

狐狸与葡萄

克雷洛夫

狐亲家钻进了果园，肚腹空空。
架上的串串葡萄紫里透红。
狐亲家眼睛发亮，嘴里生津，
多汁的葡萄像玛瑙般晶莹。
可惜吁！葡萄悬在空中，
左试右试无法挨紧。
眼睛瞅得着呀，
嘴巴却难靠拢。
狐狸盘桓了整一小时，
最后只能悻悻然离去，
它的议论倒挺有趣：
“算了，这没有什么！
看着倒好，其实并未成熟，
何必去弄坏我的牙齿！”

（何世英译）

羊与狗

克雷洛夫

狼患使羊群心悸。
羊群决定增加猎狗数。
结果怎样呢？
狗群大大扩充了。
羊群果然免去了狼的袭击。
但是，狗也要吃东西：
最初从羊身上取毛，
以后从羊身上剥皮，
以后，羊只剩了五六只，
最后，这五六只也尽数被吃。

（何世英译）

送　葬

克雷洛夫

为了使葬仪体面风光，
需要雇些人来在灵前哭丧，
埃及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请看有一次有家人的葬仪。
一大群女人放声嚎哭，
痛悼死者生命的短促，
人群走向墓地，拥簇着棺木。
一个过路的陌生人碰上了，
认为痛哭死者的定是亲属。
他说“如果我能使他复生，
你们大概一定非常高兴。
我是魔师，有法起死回生。
咒语一动，立即会有效应。”
回答说：“多谢师傅如此关心，
我们另有一个请求务请答应：
让他五天以后再次归阴。
他以前没有做过什么好事，
以后恐也未必会有善行。
倒是他再一次死亡，
可使我们再次拿到雇金。”

世上有许多豪门巨富，
只有当他一命呜呼，
才会给人们带来点好处。

（何世英译）

勤劳的熊

克雷洛夫

一农夫制作车轭颇能得利，
大熊知后也想以此作为生计。
殊不知此事需要时间与耐心，
将轭弯成弓状并非容易。
大熊来到林中伐木，
坎坎之声传出数里外。
棒、榆、白烨被毁无数，
车轭却未做成一只。
大熊跑来向农夫求教：
“请告诉我，我的好邻居，
制作车轭的秘密在哪里？
砍伐树木我自省得，
弓状的轭却怎么也弯不出！”
农夫说：“耐心，这就是秘密，
然而，这却是你之所无。”

（何世英译）

老鼠会议

克雷洛夫

众鼠儿意欲光耀族名，
想把厨师、管家闹个不得安宁。
尽管猫儿们十分凶狠，
鼠辈决意大闹地害与天棚。
商讨这件大事要召开会议，
长尾巴的老鼠才有资格出席。
尾长过体乃机灵聪明之征，
老鼠们对此深信不疑。
这一信念是不是正确，
我们倒是不必加以评议。
我们自己选拔人材时。
往往看的是衣服和胡须。
老鼠的制度不容破坏，
只有长尾者才能与会。
倘若不具此一条件，
会议一概不予接待。
即使在战斗中失去了尾巴，
也不得作为例外。
因为战斗中失去尾巴，
意味着防御无方欠能耐。
会议发出了通知，
一切工作筹备就绪。终于，夜色刚一降临，
老鼠洞里会议开幕。
众位老鼠各就各席，
忽见其中一个尾巴全秃。
一只小鼠推了灰鼠一把，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规定岂能不算数！
你赶快提议把他赶出，
我们鼠辈最不喜欢尾秃。
这家伙对会议有啥用处！
他既然不能保全自己的尾巴，
必然会毁掉我们大家。 ”
我们且听灰鼠的回答：
“ 这事我完全明白，你别多话，
那只老鼠原是我的亲家。 ”

（何世英译）

卵石和钻石

克雷洛夫

一颗失落的钻石躺在地上，碰巧被一个商人发现了。商人把钻石卖给国王，国王让人把它镶上金子，当做宝贝嵌在他的皇冠上面。

这个消息传到卵石那里，弄得它十分兴奋；想到自己也许能这样平步青云，头脑简单的卵石心里真是欢喜。它看见一个过路的农夫，就把他拦住了。

“喂，老乡！你上城里去的时候，可得带我一同去啊！我处在泥泞和霖雨之中，心里痛苦极了。据说我们的钻石名气已经很大。它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几个夏天它一直跟我一块儿躺在这里；它跟我一样，不过是块石子罢了，它还是我的老伙伴老朋友呢。你一定把我带去吧！他们管保会替我弄个好差使的。”

农夫把卵石放在车底上，他们就立刻出发到城里去了。卵石在车子里滚来滚去，它心里想：“就可以挨着我的朋友，挨着钻石，给镶在皇冠上了。”

然而卵石的遭遇却并不是它所指望的鸿运高照；它的确也用得其所，只不过是用来修补街道罢了。

（吴岩译）

浪荡子与燕子

克雷洛夫

有一个浪荡的年轻人
把大批的财产继承。
他却无度地挥霍起来，
转眼间财产全已耗尽。
还剩了一件皮大衣在身，
因为时在冬天，他很怕冷。
忽然他看见了一只燕子，
于是，皮大衣也换了宴饮，
他想，燕归春已临近，
何必还用皮毛裹身！
寒气已被驱回北方，
这里马上便是暖春。
年轻人的打算真聪明！
但他未把一句谚语记在心。
一只燕子还不是春。
果然寒潮再次来临。
车儿在雪地上轧轧作响，
浓烟从烟囱里滚滚上升，
玻璃窗上也冻结了花纹。
那只给他报春的燕子，
早已被冻僵，躺在雪地。
年轻人被冻得直哭，
跑上前去抖抖簌簌地诉苦：
“倒霉鬼呀，你害了自己，
也连累得我失去了皮衣。”

（何世英译）

橡树下的猪

克雷洛夫

猪整天在老橡树下狼吞虎咽地吃着橡实，吃饱了，就躺在树荫里呼呼大睡，终于睁开沉重的眼睛醒来时，又站起身来，用猪鼻子挖掘起橡树根来了。

“喂，你不明白吗？这样要损伤橡树的，”躲在树枝上的一只老鸦责备地叫唤道，“如果你把树根都暴露出来了，树就要枯死的。”

猪答道：“得了，让它枯死好了。说到我呢，对我可没有什么影响。我就看不出它能有多大用处，如果它永远没有了，我也决不会惋惜。我要的是橡实，养得我肥肥胖胖的是橡实呀。”

“忘恩负义的东西！”橡树用严肃的口吻答道，“如果你抬起你的丑脸往上瞧瞧，朋友，你就会明白，这些橡实都是从我身上长出来的呀。”

无知的人就跟猪一样盲目，他们嘲笑知识，讥笑学问，鄙夷地把学术上的成就一脚踢开，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正享受着学术上的一切成果哩。

（吴岩译）

蜘蛛与蜜蜂

克雷洛夫

如果于世无补。
才华也算不得才华。
尽管世人有时把它夸。

商人贩来了棉衣一批，
此货诚乃人人所需。
集市上顾主接踵而来，
有时甚至十分拥挤，
生意真个兴隆，商人喜。
有只蜘蛛性本妒嫉。
它十分眼红商人的盈利。
眼看棉纱布如此畅销，
它决意自己纺线上市。
它要在小窗口设店经营，
它要压倒商人的生意。
蜘蛛打定主意后连夜忙碌，
它在小窗口摆好了货物。
蜘蛛十分得意，态度矜持，
走走，坐坐，欣赏着自己的店铺。
她想：“ 只要天色一大亮，
就会吸引来所有顾主。 ”
天大亮了，蜘蛛的生意如何？小店铺连同店员被扫帚扫去。
“ 我要到全世界和商人评理，
等着瞧吧！看谁最后会胜利！
到底你的线细，还是我的细？ ”
蜘蛛说得懊恼且生气。
蜜蜂听了说：“ 你的线细。
这个尽人皆知，没有争议。
然而，既不保暖，又不敝体，
你的蛛丝究竟有何意义？ ”

（何世英译）

狐狸与驴子

克雷洛夫

狐狸碰上了驴子把言开：
“我的驴兄，你打从哪里来？”
“我刚刚离开狮子那老东西，
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力气。
以前他一吼，整个树林战栗，
吓得我逃命都差点来不及。
而今他已老朽，衰弱而又疲惫，
简直像块木头，躺在洞里。
林中大伙不再把他畏惧，
他们算帐报仇，殴打狮子
用口咬，用角抵，各有各的方式。”
“你大概还不敢接近它吧？”
狡黠的狐狸扫断驴子插话。
“我？我对它没有什么客气，
让他尝尝滋味，我蹬了一蹄。”

正当你有权有势显赫时，
心地卑贱之辈，不敢正眼瞅你。
一旦你下台，失去了权势，
首先这些人便来把你欺。

（何世英译）

苍蝇和蜜蜂

克雷洛夫

有一年春天，在花园的走道旁边，一只苍蝇摇摇摆摆地躲在一技细茎上，对着在附近花朵上吸吮蜜汁的蜜蜂，苍蝇用爱护的口吻说道：“在每一个幸福的日子里，你总是从早工作到晚，我说，你一定厌烦透了！如果我和你对换的话，哪怕一个钟头，也就要我的命了。”

“你瞧瞧我的生活！简直是赛过活神仙。除了拜拜客跳跳舞，我就没有什么事儿。城市里最好的房子，最有钱的人，最有势力的人，我统统认识！啊，你要是能看到我所吃的大餐就好了！结婚的宴会也罢，生日的宴会也罢，我高兴去得多早就去得多早，我坐在顶好的磁盆上面，痛痛快快的大吃而特吃，还从亮晶晶的玻璃杯里咕嘟咕嘟地喝着顶好的葡萄酒哩。我赶在到得最早的宾客前头，把每一样山珍海味，都挑一点儿最精彩的来吃吃。我也喜欢太大小姐们，我绕着这些美人儿嗡嗡地飞来飞去，再不然就在她们的脸上，殷红的面颊上，或是雪白的颈子上，打一个盹儿。”

“这个我知道，”蜜蜂说，“也许叫你高兴万分的就是这些。可是我听到一个丑恶的谣言，谣言说，根本没有人喜欢你，筵席上的苍蝇使得人人生气，所以，时常是这样：你刚刚钻进窗子，立刻就丢脸地给赶出来了。”“窗子吗？给赶出来吗？”苍蝇叹道，“啊，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把我从这一个窗子里赶出来，我又从另一个窗子里飞进去了。”

（吴岩译）

蛇与羊

克雷洛夫

蛇暗暗地伏在木槽下，
他对整个世界十分仇恨。
他没有其他别的感情，
仇恨，仇恨，此乃他的天性。
羊羔在近处跳跃欢叫，
他根本没有把蛇想到。
他窜出来用毒牙把他咬，
即刻天旋地转羊羔倒。
蛇的毒液在羊血管里燃烧，
羊喃喃地问：“何事我曾惹你恼？”
蛇丝丝地说：“这事谁能担保？
也许你来此处正是为了害我，
我得小心，为防意外得把你咬。”
“啊，倒霉！”小羊呼喊着死了。

世上有人有这样的心，
没有爱感，也不知友情，
他的心里只有仇恨，
作恶害人是其本能。

（何世英译）

铁锅和瓦罐

克雷洛夫

瓦罐和铁锅成了好朋友，瓦罐一往情深地爱上了铁锅；铁锅的出身的确比瓦罐高贵，可是朋友之间出身又有什么关系？铁锅不让人欺负瓦罐，瓦罐立誓不背弃铁锅。两个朋友谁也不忍分离，你可以看见它们从早到晚耽在一起，要把它们在火上分开，这就使彼此都感到悲哀。所以，在火炉架上也好，不在火炉架上也好，它们总是亲密地凑在一起。

却说铁锅要想到各处去旅行，请求它的朋友一起同行。瓦罐欣然接受这个建议。瓦罐跳上货车，坐在铁锅的旁边。这一对幸福的朋友出发了，经过高低不平的石子路，车子嘎吱嘎吱地跑着，它们扑通扑通地颠簸个不停。道路的坎坷对于铁锅，挺有趣味；对于瓦罐，却有震垮的危险。路上每一个颠簸，都叫瓦罐惊心动魄，——那没有关系，它挪一挪位置就是了；想到铁锅那么亲密，瓦罐的心里洋洋得意。

它们旅行过了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我要煞费苦心解决的疑难，只有一点：铁锅回来时身体健康，精神奕奕，瓦罐回家时可只剩下碎片，已经不成其为瓦罐了。

谁都看得出我的寓言的含义：在爱情和友谊之中，别忘了彼此要相当相称。

（吴岩译）

农夫和羊

克雷洛夫

农夫控告羊。受理的法院威严十足地摆开了阵势；当法官的是只狐狸。它们立刻开始查问原告的证据，被告的申辩；两者都要仔仔细细地陈述案情，提出一切证据，说明事情的真相。

农夫说：“五月十日，当我出去工作的时候，两只鸡找不着了，鸡毛和骨头撒在地上。那天只有这羊是在院子里的。”

羊辩护说：它整夜都在睡觉，而且请左邻右舍的人来做见证：大家一向认为羊不会有任何偷窃欺骗的行为，而且羊平生从来不吃鸟兽肉的。

狐狸的判决，逐字逐句的照录如下：

“我们认为，羊所申辩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巧妙地隐瞒罪证是罪大恶极者的惯伎。证据已经证明：五月十日那天，羊跟鸡从来就不是隔得很远的，而鸡又是最鲜美可口的，何况又是这样的大好机会；所以，凭我的良心来判断，根据上述情况，我肯定羊是决不会放过鸡的。”

羊被判处死刑。立刻执行！

羊肉由法院没收，羊皮归原告收领。

（吴岩译）

守财奴

克雷洛夫

一个妖精搞了一批贵重的金银财物，埋藏在地下。它接到了直接从魔鬼大王那里交下来的命令，要它越过大海和陆地，作一个长距离的飞行。你要知道，像这样的差使，魔鬼们是不管本人乐意不乐意的，既然是命令，就一定要执行。我们的妖精十分苦恼，拿不定主意，它走了以后，怎样确保金银财物的安全呢？谁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看管好呢？把它锁起来，雇一个人看守吧，那大费钱了。就这样随它去吧，——一定会有丢失；你时时刻刻都要担心它会出什么乱子：盗掘呀，打开金柜呀！一…金钱是逃不过人的眼睛的。

妖精伤了好久的脑筋，才想到了它应该采取的办法。凑巧它有个房东是个吝啬的守财奴。妖精带着全部金银财物，在出发之前去找守财奴，跟他说道：

“亲爱的房东，我今天刚知道我得离开家到外国去。我和你一向处得很好，作”勺朋友之间临别的赠品，我希望你下会拒绝我的小小的财货；吃啊，喝啊，随你老人家高兴；这些金元你可以随意花费，当死亡结束了你的尘世的忧患时。我就来当你的惟一的继承人；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说到这一点呢，我还希望你长命百岁哩。”

妖精交代了，妖精就出发了。十年过去了，又是十年过去了；妖精完成它的任务后，就回到十分美好的故土，回到甜蜜的家里来了。

啊，多么令人高兴的景象！全部金元原封不动，守财奴靠。着金柜饿死在那里，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钥匙哩。妖精从皱缩的饿瘪的手指中悄悄地取出了钥匙；找到了这样的一文钱也不花的看管人，妖精当然是满心高兴的。

如果守财奴不是醒着睡着死抱住金子不放，那末妖精就不会信托他保管了。

（吴岩译）

狼和小老鼠

克雷洛夫

灰狼拖来了一只羊，
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他当然不会招待客人，
剥开那可怜的东西独享。
肥美羊肉他吃得匆匆忙忙，
骨头在他嘴巴里直作响，
狼吃起东西来的确很贪，
可是他吃不下一只全羊。
剩余的他藏了起来作晚餐，
躺下来，饭后休息把神养。
它的一个邻居小老鼠，
闻到了羊肉的味儿香。
悄悄儿地爬了过来，
拿了一小块肉，急忙躲藏。
狼发现丢了些羊肉，
他大喊大叫，无止无休：
“来人啊，捉贼呀！
我的庄园被偷！”

我见过一桩稀奇事：
城里有个法官克里梅奇，
被小偷偷去小表一只。
“来人，来人！捉贼，捉贼！”
那偷儿却在大声疾呼。

（何世英译）

小猫与椋鸟

克雷洛夫

椋鸟与小猫的友情笃甚，
椋鸟不会唱歌却长于议论，
那小猫很讲礼貌、安静、温顺。
有一次小猫没有饭吃肚里空，
它的样子凄楚，可怜饥肠鸣，
轻轻摇着尾巴，叫唤个不停。
哲学家椋鸟对它教诲殷勤：
“我的朋友，你实在太傻气了，
你为什么甘心把饥饿忍？
放着笼里的金翅雀儿现成，
你呀，你的傻气的确惊人！”
猫儿说：“得讲良心，那怎么成！”
“猫啊，你多么不懂得世情！
那样的话完全荒谬绝伦。
聪明的人绝不把它当真，
对于懦弱者却是禁锢，是骗人。
世人谁强，谁就为所欲为，
有例子可循，有证可凭。”
引经据典，椋鸟的话儿哲理深，
对于饿肚皮的猫儿很中听，
它攫往了金翅雀活剥生吞。
他吃得很香，但是腹内还空。
又听了一遍椋鸟的教导，
它对椋鸟说：“感谢你，我的先生，
你使我变得大大地聪明。”
它抓破笼子，吃掉了先生。

（何世英译）

两只狗

克雷洛夫

勇猛的
贝尔姆特，
一只看家的好狗。
它像忠诚的卫士，
时时刻刻
守卫在屋前。
突然，它看见了
昔日的朋友：
乔乔——
一只卷毛的哈巴狗，
垫着柔软的枕头，
正静静地
躺在窗下休息。
贝尔姆特呵，
惊奇得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惊喜地
三步并作二步，
欢乐地
跳跃着过去。
用那毛茸茸的尾巴，
轻轻地
抚摸着
昔日的朋友。
“呵，亲爱的乔乔，
时间过得多快呀！
还记得么，
我们一起在院子里
站岗放哨的日子？
那时，
你还没有被送进屋里。
你过得好吗，
在这分别后的日子里？”
“那还用说么！”
乔乔好神气，
“主人爱我像心肝，
生在福中好惬意。
脚踩柔软的地毯，
尽情地同主人嘻戏。
呵，玩累啦，
我就躺到

长长的沙发上，
好好休息。
那你呢，
过得怎么样？”
“——啊，你问我？”
贝尔姆特吃一惊。
这只忠实的狗啊，
耷拉下了脑袋：
“我可一如既往，
还是那么苦命。
受冻，
挨饿，
渴难忍；
风吹，
雨淋，
站岗放哨。
一旦难忍嘶叫，
就要挨皮鞭。
呵，
请告诉我，
亲爱的乔乔：
你究竟用什么本事，
博得主人如此青睐，
你长得如此弱小，
却享尽荣华富贵；
可我，
历尽千辛万苦，
干得精疲力竭，
却是一无所获。”
“用什么本事，
你想知道底细？”
乔乔感到惊奇，
“我无非能够
讨人喜欢地
撑着后腿。
摇摇摆摆。”

多少人
飞黄腾达，
尽交好运。
原来，
只是会
乖乖地
撑着后腿，

摇头摆尾。

（袁 丁译）

杂色羊[大]

克雷洛夫

狮王非常厌恶杂色羊。干脆把它们消灭掉并不难，可是这样做，众兽会觉得太不公道，狮王的王冠在森林中，就会失掉威信，大家会说它摧残迫害臣民。可是它一看到杂色羊，简直是忍无可忍！怎样才能除掉它们，而又能保持自己的光荣和尊严呢？

于是狮王召集熊和狐狸来开会商量，把自己心里的秘密告诉它们，说它每次看到杂色羊，整天眼睛就下舒服，这样下去眼睛一定会瞎掉的，怎样帮它解除这个不幸，它自己也没有主意。

“万能的狮王！”熊皱着眉头说，“这有什么多讲的？用不着多噜苏什么，干脆把杂色羊统统掐死……谁也不会来怜借它们的。”

这时候狐狸看到狮王皱起眉头，就谦和他说：“啊，大王，我们善良的大王！对了，你是决不会准许伤害这些可怜的畜生的，你是决不会去杀害这些无辜的生灵的。现在我大胆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你可以下令划出一片草地，给母羊丰富的草料，让小羊羔在那里蹦蹦跳跳，跑着玩儿，因为我们这儿的牧人不足，就命令狼来看管羊群，不知道我的主意对不对？保证杂色羊会自行消灭。现在暂且让它们去逍遥自在，到时候不管它们怎样，反正你大王可以袖手不管。”

狐狸提的办法，在会上获得了热烈的支持。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结果不仅杂色羊全部消灭掉，连素色的白羊，也所剩无几了。

众兽们对这个会怎样解释呢？“狮王是好的，一切残暴的事都是狼它们干的。”

（梦 海译）

[大] 会，意即：农村公社大会。

狮子、羚羊和狐狸

克雷洛夫

狮子穿过丛莽追逐着羚羊，快要追上了；它的贪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羚羊，眼瞧着一顿配胃口的大餐就要到手了。

羚羊似乎没有逃生的机会，因为就在它们的脚下，一个峡谷张大着嘴巴横在那里，但是脚步轻捷的羚羊拼命地一跳一好比弓弦上发出的利箭，它窜过了峡谷，它从对面的悬崖上回头凝视着它的敌人。

狮子不再追赶了。正好有一个朋友在附近溜达；那个朋友就是狐狸。“怎么！以你的力气，你的敏捷和你的轻而易举，竟让脆弱的羚羊把你嘲笑！”狐狸说道，“只要你高兴，你什么时候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可不是吗？峡谷虽然是宽阔，如果你真要过去，你就能大踏步地跨过去了。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说的是实话，把你的生命孤注一掷，我是决不肯做的，除非我知道你是多么的强壮，你的脚是多么的轻捷。”

这些冷嘲热讽和阿谀拍马的说话，大大的刺激了狮子的脑筋；它使出全部力量，它跳过去——糟糕，张开嘴巴的峡谷不是它能跳得过的，它猛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了。

狮子的可靠的朋友干些什么呢？狐狸十分小心谨慎地走下山坡。狐狸看出来：对于狮子大王的命令和反复无常，是无需再敬畏有加的了。没有人碍事，也没有人注意，狐狸当场就把狮子送终了。一个月还没有满，狐狸已经把它的伙伴吃得精光

（吴 岩译）

宝剑

克雷洛夫

一把有刃而无柄的宝剑，
原被扔在废铁堆里赋闲，
后又被拿上市当废物卖钱。
农夫看中了他，便买到了手，
价钱便宜得简直等于白捡。
农夫的计算倒也很简单，
给这废剑安上一个把子，
便可用他来把粗活干。
家里，用他来把细木条砍，
林间，用来剥取韧皮编鞋穿，
也还修枝削节做藩篱木杆。
这样的生涯转眼过了一年，
剑刃上豁齿处处，绿锈斑斑。
孩子们还骑着他当竹马玩。
一天，长凳下刺猬与剑交谈：
“人们歌颂宝剑，多少壮丽诗篇！
难道你好意思劈柴削木杆？
难道你被当做玩具不红脸？”
“我没有自由啊！”宝剑喟然长叹，
“在武士手里我足使敌人胆寒，
在这里我只能把些粗活干。
害臊的不该是我，而是别人，地不懂得我的价值与才干。”

（何世英译）

农夫与狐狸

克雷洛夫

狐狸向农夫提出一个问题，
“ 你和马经常相处在一起，
我见你们一块上路，一道下地，
他凭什么赢得了你的友谊？
须知在所有的动物之中，
马几乎是最蠢的东西！ ”
“ 哦，朋友，这里并无深奥道理。
我的图谋自是明确无疑：
马替我拉车，马供我乘骑，
我还要他听从我的鞭子的驱使。 ”

（何世英译）

狗与马

克雷洛夫

狗和马同给一个主人出力。
有一天，他们发生了争执。
狗说，”喂，我说我的马老爷，
主人真应该把你驱逐。
拉拉车，耕耕地，啥了不起！
你还有什么值得称许？
我含辛茹苦，日夜相继，
哪一样你能和我相比？
白日里监护羊群在牧地，
黑夜里守卫房舍门户。”
老马回答得慢条斯理：
“你说得倒也合乎实际，
不过，不是我劳作耕田，
哪有东西归你守护？”

（何世英译）

猫头鹰和驴子

克雷洛夫

瞎驴出门远行，
天色已晚，他闯入密林。
迷路了！他陷入困境，
前进不得，后退又不能。
纵使驴子双目明亮，
也奈何不得夜黑林深。
幸好碰到了一只猫头鹰，
他情愿替驴子把路引。
沟壑、土丘、山岗，全看得清，
猫头鹰确有夜行的好本领。
终于登上了坦途天色大明，
驴子怎忍离开引路人？
他央求猫头鹰不要离分。
猫头鹰竟然心血来潮。
想骑着驴儿游遍世上路程。
他坐上驴背俨然主人，
指令驴儿前行。
他们顺利吗？遗憾万分！
太阳刚刚出来，
描头鹰的双眼立即失明。
然而它又刚愎自用，
命令着驴儿向西向东。
它吆喝着：“注意，右面有坑！”
其实，左边的坑比右边的更深。
“再往左靠，再往左靠！”
砰！驴子连同猫头鹰坠入谷中。

（何世英译）

松　鼠

克雷洛夫

节日里，村中一家宫户的窗下，
聚拢来了闲人一群。
窗口上有只松鼠蹬着车轮，
观众看得口呆目惊。
松鼠的小爪儿飞快跳跃闪动，
它的尾毛飘拂蓬松。
近处枝头有只鸹鸟久看发问：
“喂，老乡，你这在做甚？”
“我给我的贤主人急驰报信，
忙得我饮食喘气无空。”
说完他又使劲蹬轮，轮儿滚滚。
鸹鸟飞去。他把话儿留给松鼠听：
“我全明白了，虽然你跑个不停，
跑啊，跑啊，但离不开窗口车轮。”
你看，有那么一种人，
整天奔波，忙碌惊人。
他似乎竭力向前迈进，
却脚踏原地像松鼠蹬轮。

（何世英译）

两只老鼠

克雷洛夫

船舱里两只老鼠在交谈。
“妹子，祸事了，船漏了！
水已快把我的嘴巴淹！”
其实水只湿了它的爪儿一点。
“这事本来不算稀罕。
我们的船长整日醉眠，
水手们又一个比一个懒，
船上的事儿全无人管！
船身已往海底下沉，
我已向众人大声呐喊，
但是他们却全然不管，
似乎倒是我在造谣言。
你看看底舱全就明白，
支持一个小时都很困难。
老姐啊，我们怎么办？
难道跟他们一齐殉难？
跳海吧！陆地想是不远。”
两只老鼠跳进了大洋，
它们一命呜呼——完蛋！
你看看我们的航船，
舵手操作熟练，安全抵岸。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谈：
船长？水手？还有，可曾漏船？
漏船之事确有一丁点，
其实很快就修好了，
其余的都是无耻谰言。

（河世英怪）

狐　狸

克雷洛夫

冬天，清晨，村旁河上有个冰窟窿。
一只狐狸跑来取水饮用。
不知是它欠缺小心，还是命运作弄，
狐狸弄湿了尾巴，尾巴在冰上结冻。
本来只要忍痛一扯，便可躲过灾星，
当然要掉些毛，但不过二三十根。
这样，在人们来到之前，
她完全来得及摆脱困境。
可是狐狸爱惜尾巴，拔一毛也不肯。
那尾巴毛茸茸，蓬松松，闪亮如金。
她想：人们还在沉睡，气温要回升。
也许冰会融化，可保尾巴一毛不损。
谁知等了许久，天色已经大明，
人们开始走动，人声依稀可闻，
尾巴和河冰却粘得越来越紧。
可怜我们的狐狸左右折腾，
怎么也无法离开那冰窟窿。
算她走运！忽然跑来了狼兄，
狐狸喊出了哀告之声：
“亲爱的朋友，亲家，我的爸爸！
我要死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狼停下了脚步前来救援，
他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狼咬断了狐狸的尾巴，
狐狸保住了性命，秃着尾巴回家。
这首寓言的意思十分明了：
如果狐狸当初舍得一些毫毛，
就会把她的尾巴确保。

（何世英译）

公鸡和杜鹃

克雷洛夫

“亲爱的公鸡，你唱得多么宏亮，而且多么庄严堂皇！”

“可是你呢，我的亲爱的杜鹃，你的歌才唱得好呢，那末齐整，那末甜蜜，那末悠长！在我们全森林里，再也找不出像你这样的歌手了。”

“你那美妙绝伦的歌声，真叫我回肠荡气啊！”

“然而你啊，美丽的姑娘，我可以发誓说，你闭口不唱的时候。我还在等呀等的等你再唱。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歌曲，那末纯粹，那末柔和，那未嘹亮。虽然你天生是这个样子——一只身材不大的小鸟，可是，如果论到音乐，夜营怎么能和你相比呢？”

“我谢谢你的夸奖，朋友；你一忽儿低唱、一忽儿高歌，可比极乐鸟还要美啊。随便问什么人吧，谁都不会否认的。”

一只飞翔而过的麻雀，对它们嚷道：

“我喜欢你们那种讨人喜欢的态度，然而。你们尽管互相恭维吧，哪怕把嗓子都说哑了，——你们的音乐可仍旧是恶劣不堪的。”

为什么公鸡恬不知耻地恭维杜鹃呢？当然是因为杜鹃也在恭维公鸡呀。

（吴岩译）

国王和猎鹰

列夫·托尔斯泰[①]

有一位国王出去打猎，他把他宠爱的猎鹰撒出去抓一只野兔，自己随后纵马赶来。

猎鹰抓住了野兔。国王接过来，然后开始找水解渴。他在一座山丘的边上发现了泉水，不过水是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他从鞍囊里取出一只杯子，放在水滴下面。水一滴一滴地流着，等到杯子满了，国王拿起举到嘴边，就要喝下。

突然，他腕上的猎鹰跳起来，拍动翅膀，把杯里的水碰翻了。国王重新把怀子放到水滴下面。他等了很长时间，杯子才又接满。当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猎鹰又一次拍动翅膀，弄翻了水。

国王第三次接满水，正要举到唇边，猎鹰又把水碰翻了。国王恼怒了，拿起一块石头，用力击打猎鹰，杀死了它。

这时国王的臣仆们骑马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跑上山丘，到了泉源那里，那儿的水多，杯子很快就会盛满。可是这个臣仆却拿着空杯子回来说：“那水不能喝：泉源里有一条蛇，正向水里吐毒汁。如果你喝了，就会丧命。”

“我多么狠地报答了猎膺，”国王说，“他救了我的命，可我却杀了它。”

（吴冀风译）

---

① 《杂色羊》在克雷洛夫生前未能发表，因为这是揭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镇压彼得堡大学进步学生的事件的。

蚊子和狮子

列夫·托尔斯泰

一只蚊子飞到狮子的跟前说，“你认为你比我强，是不是？得啦，你完全错啦！你有什么力气啊？你甲爪子抓，用牙齿咬，那是农妇和丈夫打架的本领。我比你强。来吧，让我们打一架！”

蚊子吹响了喇叭，开始叮咬狮子裸露的鼻子和脸颊。狮子伸出爪子，在自己的脸上又撕又抓，以致流出血来。他筋疲力尽了。

蚊子快活地又吹着喇叭飞走了。可是没一会儿，他就缠在一只蜘蛛网里了，蜘蛛开始吸他的血。

蚊子想，我打败了群兽之中最强的狮子，可是如今我却毁灭在一只丑陋的蜘蛛手里！

（吴冀风泽）

天　鹅

列夫·托尔斯泰

天鹅正成群结队从寒带往温暖地区飞去。它们飞越海洋。它们日日夜夜地飞，甚至第二天，也还是日以继夜地、不停地在海洋上空飞翔。天空挂着一轮明月，天鹅朝下望去，远方是一片蓝色的海水。天鹅都已感到飞得很累了，但仍扇动着翅膀，继续不停地朝前飞去。一些年龄较大、身强体壮的天鹅飞在前面，那些年龄较小、体力较弱的天鹅飞在后面。

有只年幼的天鹅，飞得最慢，落在所有天鹅的后面。它的体力有点支侍不住了。虽然拼命鼓起翅膀，但却难以继续向前飞了，于是它只得张开翅膀开始下降。现在，它已下降到离水面越来越近了，而它的伙伴们却离它越来越远，在皎洁的月色下闪着白光。

这只小天鹅落到了水面上后，就收拢翅膀，在海水上面摇摇摆摆地飘荡着，那一群天鹅，则像一条白线似的，在明朗的天空中若隐若现。

海上万籁俱寂，但仍能微徽听得见那群天鹅翅膀扇动的响声。直到那群天鹅已完全消失不见了，这只大鹅才把脖子一歪，闭起了眼睛。它停在海面上一动也不动，只是随着大海的波涛起伏着。

黎明之前，海面上吹来了一阵阵温柔的微风，海水在天鹅白色的胸脯下面哗啦哗啦地冲击着。待这只天鹅睁开眼睛时，东方已出现了朝霞，月亮和星斗渐渐隐没下去了。天鹅伸了伸脖子，吁了一口气，然后用翅膀触了触水面，又鼓着翅膀腾空起

飞了。当它离水面越来越高时，它就独个儿从这神秘的水面上，朝着温暖地区的那个方向，朝着它的伙伴们飞往的地方，展翅飞去。

（吴冀风译）

住在谷仓底下的老鼠

列夫·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老鼠，住在谷仓底下。谷仓的地板上有一个小洞，谷子就从那儿漏下来。

老鼠过着美美的日子。他想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一番，就把小洞咬得很大，然后去邀请其他老鼠来作客。“到我家里来吧，”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每一个来作客。大家都有得吃。”

客人们来了，他把他们领到洞边，却发现那个洞已经没有了。

原来，较大的侗引起农民的注意，他就把它堵死了。

（吴冀风译）

乌鸦和鸦雏

列夫·托尔斯泰

乌鸦在岛上筑巢，等到雏鸟孵出，他就开始把他们从岛上带到陆地。他用爪子抓起第一只雏鸟，带着他飞过海洋。

他飞到海洋中间，觉得累了，翅膀越拍越慢。他想，如今我还强壮，而他还弱小，我得带着他横渡海洋。然而等到他长大强壮了，我就年老体衰了，他还会记得我的辛劳，带我从这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吗？于是老乌鸦便问小乌鸦，“等我老了，而你大了，你带不带我？对我说实话！”

小乌鸦害怕老乌鸦会把他扔进海洋，便说：“我带你！”

然而老乌鸦不相信这个儿子，松开爪子，让他掉了下去，小乌鸦缩成一团，落进了海洋，便淹死了。老乌鸦飞回岛上。

然后他用爪子抓起第二个儿子，带他飞过海洋。他又一次飞累了，便再一次问儿子，等他老了，他是不是带他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小乌鸦害怕掉进海洋，便说：“我带你！”

父亲也不相信他这个儿子，便让他掉进了海洋。

老乌鸦飞回巢里，巢里只剩下最小的一只鸦雏了。他抓起他最后的一个儿子，带着他飞过海洋。等他飞过海洋中间累了的时候，便问：“在我的老年，你会不会喂我，而且带着我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不，我不带，”小乌鸦回答。

“为什么？”父亲问。

“等你老了，我长大了，我要筑我自己的巢，喂养照料我自己的鸦雏。”

他说的是实话，老乌鸦想，我要尽力把他带过海洋去。

老乌鸦没有让这只小乌鸦落下海去，而是用尽余力拍动翅膀，把他带上陆地，让他能够筑自己的巢，抚养自己的雏鸦。

（吴冀风译）

狼和老妇

列夫·托尔斯泰

一只饿狼从林中出来寻找食物。村边的一座茅屋里，有个小孩儿在哭泣，狼听见一个老妇在对他说：“你如果再哭，我就把你喂狼！”

狼听了便不再往前走了。

他坐下来等着老妇拿小孩儿来喂他。

黑夜来临，他仍在外面等着。突然他听见老妇又说：

“别哭啦，孩子，我们把你喂狼了。让那老狼来吧，我们一块儿杀死它！”

狼心想，这很显然，有的人嘴上说的一回事，实际干的是另一回事。于是他站起身来，离开了村庄。

（吴冀风译）

猎鹰和公鸡

列夫·托尔斯泰

猎鹰熟悉了主人，听到召唤就飞过去，落在他的手腕上。可公鸡呢，主人一旦走近，就啼叫着跑开了。

“你们公鸡不知道感恩，”猎鹰说，“显然你们是被饲养的家禽，除非饿了，才向主人走去。不像我们野生的鸟类，我们力量强大，飞得比谁都快，可是我们见到人类并不逃避——我们 听到召唤就自觉自愿地向他们飞去。我们不会忘记是他们喂养着我们。”

“你们并不逃避人类，”公鸡答道，“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烤鹰；而我们，却随时都会看到烤鸡。”

（吴冀风译）

鸭子和月亮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一次，一只鸭子在河里游泳找鱼吃。一整天过去了，她连一条鱼也没有找到。

夜幕降临后，她看见月亮在水面上的反光，以为是一条鱼，就潜下水去捉。别的鸭子看见了，都拿她取笑。

从那天以后，鸭子变得羞愧、胆小，甚至看见水里有一条鱼也不敢去捉；没过多久，她就饿死了。

（吴冀风译）

狮子和小狗

列夫·托尔斯泰

在伦敦，有许许多多的野兽展览，要想参观这些野兽，都得花钱，或者是送小狗或小猫去给这些野兽当饲料吃。

有个人，很想去参观一下野兽，于是他就在街上捉了条小狗带到动物园去。动物园里的人让他进去参观后，把狗收下了，并把这条狗丢在宠子里的狮子面前，准备让狮子吃掉。

小狗卷起尾巴，跑到了笼子的角落里。狮子走过去嗅了嗅小狗。

小狗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开始摆动着尾巴。

狮子用爪子扒了扒小狗，把它翻了个身。

小狗跳了起来，站在狮子面前献媚。

狮子望着小狗，头摆来摆去，没有触犯小狗。

当主人把一块肉丢给狮子吃的时候，狮子撕下了一块，留给小狗吃。

晚上，狮子睡觉时，小狗就睡在狮子旁边，头靠在狮子的脚掌上。

从那时起，小狗就和狮子同住在一个笼子里。狮子并没有去触犯小狗，只吃饲料，和小狗睡在一起，有时还跟它一道玩。

有一回，有位老爷来到动物园，认出了这条小狗，说这是他的狗，要求动物园的老板还给他。老板想交还，可是他们刚开口叫了一声，打算把小狗从笼子里牵出来时，狮子竖起毛，咆哮起来了。

就这样，狮子和小狗同在一个笼子里呆了整整一年。

一年后，小狗得病死了。狮子不吃东西，而是整天舐着小狗，在小狗身上嗅来嗅去，还用脚爪去扒它。

当狮子发觉小狗死了的时候，突然暴跳如雷，用尾巴甩打着自己的两侧。它在笼子里撞来撞去，并开始啃笼子的门闩和地板。

狮子成天在笼子里乱跳乱窜，嚎陶大哭，后来又躺在这条小狗的身旁默不作声。主人想把这条死狗拖走，可是狮子却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小狗。

主人以为，要是给狮子另外换上一条小狗，它也许就会忘掉悲痛，于是就放了一条活狗进笼子里去，谁知狮子立刻就把这条活狗撕得粉碎。然后，狮子抱着原先那条死狗，在一起躺了五天。

到第六天，狮子也死了

（卢明生译）

撒谎的人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个男孩子，人家叫他去看守绵羊，他却像看见了狼一样，大声叫道：

“救命呀，狼来啦，狼来啦！”

农民们跑来一看，发现这个孩子原来是在撒谎。他干这种撒谎的事，已经干过两三次啦。有一次，狼真的来了。

于是，这孩子赶忙叫道：

“快来呀，快来呀，狼来啦！”

农民们以为这孩子又像往常一样在撒谎，就没有去理他。狼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害怕了。结果，牧场上所有的牲畜，都被伤害了。

（卢明生译）

豺狗和大象

列夫·托尔斯泰

豺狗们吃光了树林里所有的腐肉，现在没有东西可吃了。一条老豺狗想出了一个弄到食物的主意。他来到大象那里，说：“从前我们有个王，但是他被惯坏了，命令我们去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们决定另选一个王。我们的人派我来请你当我们的王。你距我们在一起会过好日子的；你的命令我们会照办的，我们会时时处处尊重你的。到我们的王国来吧。”

大象同意跟豺狗去。豺狗把他带进沼泽，大象陷进了烂泥里。豺狗对他说，“命令我吧，你的任何命令我都将照办。”

“我命令你把我从这里拉出来，”大象说。

豺狗笑了。“用你的鼻子拉住我的尾巴，”他说，“我立刻把你拉出来。”

“你以为你的尾巴能把我拉出来吗？”大象问。

“如果不可能，你为什么这样命令我？”豺狗说，“我们之所以不要从前那个王，就是因为他总给我们下办不到的命令。”

大象死在了沼泽里，豺狗们过来把他吃光了。

（吴冀风译）

老人种苹果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个老大爷种了许多苹果树。人家问他：“你种这么多苹果树干什么呀？要等好久好久，这些树才会结出苹果来呢，恐怕你吃不着它们的苹果啦。”老大爷说：“我虽然吃不着，可是别人吃得着呀，那时候他们会感谢我的。”

（吴懋之译）

松鼠和狼

列夫·托尔斯泰

松鼠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不小心摔了下来，掉到一条睡着的狼身上。狼猛地跳起来，抓住松鼠，就要吃它。松鼠央求狼说：

“请你放了我吧！”

狼说：

“好吧，我可以放你，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松鼠怎么会这样快活的。我老是觉得很烦恼，可是瞧你们，总是在树上玩呀跳的。”

松鼠说：

“请你先放我回到树上去，我就从树上告诉你，要不然我怕你呀。”

狠把松鼠放了，松鼠到了树上，就对狼说：

“你觉得烦恼，是因为你太凶狠，心肠太坏啦。我们快乐，是因为我们心地好，不欺侮别人呀。”

（吴懋之译）

小偷和狗

列夫·托尔斯泰

有个小偷，夜里走进一个院子。狗看见他，吠起来了。小偷拿块面包扔给它。狗不但不吃面包，反而扑过去咬他的腿。小偷说：“我给了你面包，你为什么还咬我？”狗说：“你没有给我面包之前，我还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想收买我，我就肯定你是个坏人，所以就咬你。

（吴懋之译）

蝙　蝠

列夫·托尔斯泰

很久很久以前，走兽和飞禽有过一场猛烈的战斗。蝙蝠两方面都不参加，老待着看哪边取得胜利。起先，飞禽战胜了走兽，蝙蝠就加入飞禽一边，跟它们一起飞，表示自己是飞禽；后来，走兽开始占优势的时候，蝙蝠就投到走兽那边去了。它把自己的牙齿、爪子和奶头给它们看，证明自己是走兽，同时保证自己热爱同类。最后，飞禽终于得胜了，蝙蝠又投到飞禽那边，可是这回飞禽把它撵走了。

蝙蝠想再加入走兽这边来，已经不可能了。从此它两方面都不能够参加，只好待在地窖里，或者待在窟窿里，黄昏的时候才敢出来到处飞。

（吴懋之译）

不过是只麻雀

伊凡·屠格涅夫

我打猎回来，走上花园的小径。我的狗跑在我的前头。

突然他慢了下来，开始缓步走着，好像嗅到了什么东西。我向小径上青去，看见了一只黄嘴边的小麻雀，低垂着小小的脑袋，它是从巢里掉下来的——一阵强风正在摇晃着小径两边的白桦衬——躺在那儿，无能为力地张着它那几乎还看不见的翅膀。

我的狗小心翼翼地走近这只小鸟。突然，黑胸脯的老麻雀从附近的树上直冲下来，像块石子一样落到他的鼻子前面。她怒火冲天地发出拼命的尖叫声，向那张长满尖牙的张着的嘴巴冲来，尽管她全身发着抖，声嘶力竭地叫着，可她却扑到了小鸟的身上。她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它，救它的命。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只得献出自己的生命。对她来说，这条狗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怪物，然而她却不愿呆在安全的高树上。一种比她自己的意志更强的力量，迫使她冲到这个地方来。

我的狗站住了，向后退着。显然他也感到了这种力量，变得很不安。我很快把他叫开，离开了这个地方，心里充满了敬意。别笑我！我心里充满了对这只勇敢的小鸟的尊敬——因为她的爱压倒了一切力量。

爱，我心里想，要比死以及对死的恐惧更强大。只有爱，维护着推动着我们的生命。

（吴冀风译），

小麻雀

高尔基

麻雀跟人一模一样：老麻雀不管公的母的都挺没趣，说起话来句句像书上写的；小麻雀却自作聪明，不听大人的话。

话说从前有只黄嘴小麻雀，叫普季克，住在澡堂窗上花框后面那个温暖的窝里，这窝是用柔软的麻屑、苔藓什么做的。小麻雀还没飞过，可已经拍着翅膀，一个劲儿往麻雀窝外面东张西望，想快点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合不合它的心意。

“怎么怎么？”麻雀妈妈问它。

小麻雀拍着翅膀，望着下面的泥地说：

“极极极黑，极极极黑！”

麻雀爸爸飞回家，给小麻雀叼来好些小虫子，夸口说：

“极极极多吧？”

麻雀妈妈称赞说：

“极极极多！”

小麻雀大口大口吞下了小虫子，心里说：

“啥了不起起起，给我几只有脚的小虫子，就希希希奇了！”

它一个劲儿把身子探到麻雀窝外面，拼命地东张西望。

“孩子，孩子，”麻雀妈妈不放心，“小心点，会摔下去的！”

“摔什么摔什么？”小麻雀问。

“可不是摔什么，你一摔下去，猫就——叽！——把你给吃了！”麻雀爸爸给它解释，说着飞去找食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可翅膀长得不急不忙的。

有一回刮风，小麻雀又问：

“怎么怎么？”

“风把你一刮——叽叽！——就刮到地上，让猫给吃了！”麻雀妈妈给它解释。

小麻雀不爱听这个，它说：

“树干吗摇来晃去？树不摇，风就没了……”

妈妈说不是这么回事，可小麻雀不相信——样样它都爱由着自己的意思解释。

一个庄稼汉在澡堂前面走过，两条胳膊摆来摆去。

“他翅膀上的毛都让猫给咬掉了，”小麻雀说，“光剩两根骨头！”

“这是人，人都没翅膀！”麻雀妈妈说。

“为啥？”

“人是高一等的，人就是不用翅膀。他们净用脚跳，瞧见没有？”

“为什么？”

“他们有了翅膀就来抓我们，像我和你爸爸抓虫子似的。”

“瞎讲！”小麻雀说。“瞎讲，胡说八道！什么东西都该有翅膀。在地上准没在空中好！……我长大了要让什么东西都能飞。”

小麻雀不相信妈妈的话，它还不知道，不相信妈妈的话没有好结果。

它蹲在麻雀窝的边边上，拉开嗓子，唱它自己编的歌：

哈哈，

人不长翅膀。

只长两条腿。

尽管高又大，

只把虫子喂！

别看我很小

虫子吃进嘴。

它唱啊，唱啊，掉到窝下面去了，麻雀妈妈紧跟着它飞下来。可一只猫，一只眼睛绿莹莹的大红猫，正好等在那里。

小麻雀慌作一团，拼命鼓翅膀，用两条小灰腿站着，浑身直摇晃，嘴里叽叽叫：

“我极极极其高兴……”

麻雀妈妈把它推到一边，浑身的毛竖起来，又凶猛，又勇敢，张大了嘴，直瞪着那只猫。

“去，去！飞吧，孩子，飞到窗子上去，飞吧……”

小麻雀一害怕，竟从地上飞起来了。它就那么向上一跳，翅膀一下，两下——已经蹲到窗子上面去了！

麻雀妈妈也马上飞起来，可尾巴没有了。不过它欢天喜地，蹲在小麻雀身边，啄啄它的后脑勺说：

“怎样，怎样？”

“嗯，没什么！”小麻雀说。“总得一样一样学起来嘛！”

大红猫蹲在地上，舔掉爪子上麻雀妈妈的毛，绿莹莹的眼睛盯住它们看，懊恼地喵喵叫：

“妙极了的一只肥嫩小麻雀，像耗子一样妙……喵喵，没没没啦……”

一切圆满结束，要是咱们不说这一点：麻雀妈妈的尾巴没有了……

（任溶溶译）

狐狸和兔子

阿·托尔斯泰[1]

从前，有一只狐狸和一只兔子。狐狸造了一间用冰块搭的屋子，兔子造了一间用树皮盖的屋子。

春天来了，风和日丽。狐狸那间屋融化了，而兔子那间屋却完好无损，依然如故。

于是，狐狸请求兔子让她进屋过夜，接着，把兔子从他屋里赶了出来。

可怜的小兔子，一路上边走边哭。一条狗迎面走来：

“汪，汪，汪！小兔子，你为什么哭啊？”

“叫我怎能不哭呢？我用树皮盖了一间屋子，狐狸用冰块搭了一间屋子。她先是请求我留她过夜，后来索性把我从屋里赶了出来。”

“小兔子，别哭啦！我这就给你把屋子弄回来，好让你快乐。”

他们走到屋子跟前。狗吠叫起来：

“汪，汪，汪！狐狸，滚出来吧！”

狐狸却从炉顶上对他们说：

“我这一跳，准会天崩地裂！”

狗吓得魂不附体，撒腿就跑。

可怜的小兔子又上了路，边走边哭。一只熊迎面走来：

“小兔子，你为什么哭啊？”

“叫我怎能不哭呢？我用树皮盖了一间屋子，狐狸用冰块搭了一间屋子。她先是请求我让她过夜，后来索性把我从屋里赶了出来。”

“别哭啦.我这就给你把屋子弄回来，好让你快乐。”

“不，你帮不了这个忙。狗去撵过她，没能把她撵走，你也未必能把她撵走。”

“不，我一定要将她撵走！”

他们走到屋子跟前，熊突然吼叫起来。

“狐狸，滚出来！”

狐狸却从炉顶上对他们说。

“我这一跳，准会天崩地裂！”

熊吓得魂不附体，撒腿就跑。

可怜的小兔子再次上路。一头公牛迎面走来。

“小兔子，你为什么哭啊？”

“叫我怎能不哭呢？我用树皮盖了一间屋子，狐狸用冰块搭了一间屋子。她先是请求我让她过夜，后来索性把我从屋里赶了出来。”

“咱们走，我这就给你把屋子弄回来，好让你快乐。”

“不，公牛，你帮不了这个忙。狗去撵过她，没能把她撵走；熊也去撵过她，也没能把她撵走；你也未必能把她撵走。”

“不，我一定要将她撵走！”

他们走到屋子跟前，公牛猛的哞叫起来：

“狐狸，滚出来吧！”

狐狸却从炉顶上对他们说：

---

[1]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大文豪。他曾为孩子们写过多首寓言。

“我这一跳，准会天崩地裂！”

公牛吓得魂不附体，撒腿就跑。

可怜的小兔子重新上了路，走着，哭得比以前更厉害了。一只雄鸡，肩上背着一把大镰刀，迎面走来：

“喔，喔，喔！小兔子，你为什么哭啊？”

“叫我怎能不哭呢？我用树皮盖了一间屋子，狐狸用冰块搭了一间屋子。她先是请求我让她过夜，后来索性把我从屋里赶了出来。”

“咱们走，我这就给你把屋子弄回来，好让你快乐。”

“不，雄鸡，你帮不了这个忙。狗去撵过她，没能把她撵走；熊也去撵过她，也没能把她撵走；公牛也去撵过她，也没能把她撵走；你也未必能把她撵走。”

“不，我一定要将她撵走。”

他们走到屋子跟前，雄鸡跺着爪子，鼓动翅膀，唱道：

喔，喔，喔！我走路呀威风显，
一把镰刀肩上背，
我就要把狐狸宰，
狐狸狐狸快下来。
狐狸狐狸滚出来！

狐狸听了，害怕极了，说：

“我在穿鞋……”

雄鸡又唱道：

喔，喔，喔！我走路呀威风显，
一把镰刀肩上背，
我就要把狐狸宰，
狐狸狐狸快下来。
狐狸狐狸滚出来！

狐狸又说：

“我在穿鞋……”

雄鸡第三遍唱道。

喔，喔，喔！我走路呀威风显，
一把镰刀肩上背，
我就要把狐狸宰，
狐狸狐狸快下来。
狐狸狐狸滚出来！

狐狸丧魂落魄地逃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雄鸡挥起大镰刀，把她砍死了。

从此以后，雄鸡和兔子一道，在那间用树皮盖的屋子里，和谐地生活着。

（罗茂生译）

狐狸和狼

阿·托尔斯泰

从前，住着老夫妻俩，相依为命。一天，老头对老大婆说：

“老太婆，你去烤点大馅饼，我去套雪橇，打鱼去。”

老头捕到了满满一车鱼。在赶车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只狐狸蜷缩成一块白面包，躺在路上。

老头下了车，走到狐狸跟前，可是，狐狸一动也不动地躺着，装死。

“真是好运气，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下子可以给老太婆的皮袄褡个领子了。”

他把狐狸抱到车上，然后，自己走在前面。

这时，狐狸抓住这个空儿，不慌不忙地把所有的鱼，一条一条地，抛出车外。

待到所有的鱼都被抛出车外之后，狐狸就悄悄地溜走了。

老头到了家，马上喊他的老婆：

“老太婆，你瞧，给你带回了一条多好的皮袄领子呀！”

老太婆走到车前一看，车上既没有领子，也没有鱼。她忍不住骂起老头来了。

“咳，你这个老家伙，真没出息，还想来哄我！”

老头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狐狸不是死的，他气恼极了，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就在这时候，狐狸却把路上所有的鱼一条一条收拾拢来聚集成堆，准备坐下来美餐一顿。

狼跑来说：

“你好，狐狸大嫂，你准备请客吧……”

“我自己吃，你给我站得远远的。”

“给点鱼吧。”

“自己捕鱼自己吃。”

“可是，我不会捕鱼。”

“你瞧，我可捕到这么多鱼。老弟，你到河面上去，把你的尾巴伸进冰窟窿里，一边坐着，一边说：‘鱼儿鱼儿，不论大小，上钩都要。鱼儿鱼儿，不论大小，上钩都要！’就这样，鱼准会自己咬住你的尾巴。你坐得愈久，就钩得愈多。”

狼来到河面上，把他的尾巴伸进冰窟窿里，一边坐着，一边说：

“鱼儿鱼儿，不论大小，上钩都要。
鱼儿鱼儿，不论大小，上钩都要！”

狐狸在狼身旁边走边嘟囔着：

“天上星星多么明亮，
狼的尾巴快快冻僵！”

狼向狐狸问道：

“狐狸大嫂，你老是在嘟嚷些什么呢？”

“我在帮你的忙，我尽在把鱼儿往你尾巴上赶。”说罢，她又嘟嚷着：

“天上星星多么明亮，狼的尾巴快快冻僵！”

狼整夜坐在冰窟窿边上。他的尾巴终于冻结在冰窟窿里了。

天将拂晓，狼想把尾巴举起来，可是怎么也不行。于是，他想：“嗨，多少鱼咬住了，怪不得拉不上来。”

正在这当儿，老太婆挑着水桶来打水。她一瞧见狼就嚷起来：

“狼，狼！快打狼！”

狼使尽力气，也没法把他的尾巴从冰窟窿里拉出来。老太婆放下水桶，用扁担打狼。她打个不停，狼挣扎不绝，直到把他的尾巴挣断，才总算逃跑了。

“瞧这狐狸，亏她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我倒要好好地酬谢她一番！”

然而狐狸却已经溜进老太婆住的屋子，把酵面桶里的发面吃了个饱，还用发面给自己抹了一头，然后从屋子里出来，跑到路上，倒下，躺着，哼哼地呻吟起来。

狼向她走过来说：

“狐狸大嫂，看你是怎样教我捕鱼来着！瞧，我被弄成这个样子，遍体鳞伤……”

狐狸对他说：

“唉，老弟，你丢了条尾巴，但是，你的脑袋仍然完好无伤，而我却被打破了脑袋。你瞧，脑浆都迸出来了，我是在勉勉强强地支撑走着。”

“话倒说得也在理，”狼对她说，“这么着，狐狸大嫂，你去哪儿？坐到我身上吧，我来驮你去。”

狐狸坐到狼的背上。于是，狼驮着狐狸走去。

瞧，狐狸坐在狼背上，而且，还在轻轻地唱着哩：

“挨人揍的驮，没挨揍的坐；
挨人揍的驮，没挨揍的坐！”

“狐狸大嫂，你老是在嘟囔些什么呢？”

“老弟，我在讲你所受的痛苦呢。”

说罢，狐狸又轻轻地唱着：

“挨人揍的驮，没挨揍的坐；
挨人揍的驮，没挨揍的坐！”

（罗茂生译）

狐狸和鸹

阿·托尔斯泰

鸹在一棵树上筑巢孵卵，而且孵出了雏鸟。狐狸得知这件事之后跑来了，用尾巴把树敲得嗒嗒响。

鸹探身巢外，狐狸对他说：

“鸹，我要用尾巴把树砍倒，我要把你吃掉，还要把你的孩子吃掉！”

鸹听了非常害怕，向狐狸央求道：

“狐狸大婶，你别砍树，也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我供你大馅饼和蜜吃。”

“行，你供我大馅饼和蜜吃，我就不砍树！”

“那么，我们走大路吧。”

于是，狐狸和鸹上了大路，鸹在前面飞着，狐狸跟在后面跑着。

突然，鸹看见一个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提着一篮大馅饼和一罐蜜走来了。

狐狸隐蔽起来，而鸹飞落到路上，跳跃着，好像他再也不能飞了：他刚一飞开地面，又很快飞落了下来，他反复地做着这个动作。

小孙子对老奶奶说：

“我们去捉这只鸟吧！”

“我们哪能捉得住呢！”

“好歹我们要把鸟捉住。瞧，他的一个翅膀受伤啦。多美丽的鸟啊！”

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把篮子和蜜罐在地上一放，追鸹去了。

鸹把一老一少从放大馅饼和蜜的地方引开之后，狐狸就乘这个机会，把大馅饼和蜜吃得饱饱的，还把吃剩的部分储藏起来。

鸹盘旋上升，飞回巢内。

狐狸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她用尾巴把树敲得嗒嗒响：

“鸹，我要用尾巴把树砍倒，我要把你吃掉，还要把你的孩子吃掉！”

鸹探身巢外，向狐狸央求道：

“狐狸大婶，你别砍树，也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我给你啤酒喝。”

“行，我们快走吧！脂肪和甜食，我吃够了，现在很想喝点啤酒！”

鸹又向大路飞去，狐狸跟在后面跑着。

鸹看见一个农夫驾着一辆车过来，车上有一桶啤酒。鸹朝农夫那边飞去，一会儿飞落在马身上，一会儿飞落在木桶上，直弄得农夫火冒三丈，想把鸟打死才罢休。鸹飞落到啤酒桶栓上面，农夫突然用斧头一击，把木桶的桶栓打落了。农夫本人追鸹去了。

这时，啤酒不断地从木桶里流到路面上。狐狸尽情畅饮，喝得心满意足，唱着歌走了。

鸹飞回巢内，狐狸不早不晚，又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她用尾巴把树敲得嗒嗒响。

“鸹啊鸹，你供我吃吗？”

“我供你吃！”

“你给我喝吗？”

“我给你喝！”

“现在你要逗我快乐，不然我要用尾巴把树砍倒，我要把你吃掉，还要把你的孩子吃掉！”

鸹把狐狸领到一个村庄。他看见一个老太婆在挤牛奶，在她的身旁，一个老头儿在编打草鞋。

鸹飞落到老太婆的肩上。老头儿见了就说：

“老太婆，你别动，我来把鸹打死！”说罢，他朝老太婆的肩上猛击一掌，可惜没有打着鸹。

老太婆受此一击，倒在地上，把盛有牛奶的挤奶桶打翻了，老太婆跳了起来，指着老头儿的鼻子骂不注口。

狐狸好一阵子为老头儿的愚蠢行为捧腹大笑不止。

鸹飞回巢内。他还来不及给孩子喂食，狐狸又在用尾巴敲树了：嗒、嗒、嗒！

“鸹啊鸹，你供我吃吗？”

“我供你吃！”

“你给我喝吗？”

“我给你喝！”

“你逗我快乐吗？”

“我逗你快乐！”

“现在你要使我感到害怕！”

鸹听了非常生气，说：

“闭上你的眼睛，跟我跑吧！”

鸹飞起来，他飞着，时而引空鸣叫几声。狐狸闭着眼睛，跟在他的后面紧跑着。

鸹把狐狸一直领到猎人那里去。

“喏，狐狸，这一回你该害怕了吧！”

狐狸刚把眼睛张开，就看见她前面有几条狗，吓得转身就逃。狗，在她后面紧追。她差一点没有逃进自己的巢穴。

她钻进洞里，喘了一口气，开始问道：

“眼睛，眼睛，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看着，不让狗吃掉狐狸。”

“耳朵，耳朵，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听着，不让狗吃掉狐狸。”

“四条腿，四条腿，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跑着，不让狗捉住狐狸。”

“那么，你这条大尾巴在干什么？”

“我这条大尾巴老是要挂住树桩子、灌木丛和捕兽器，还妨碍着狐狸逃跑。”

狐狸听了，对尾巴大为恼火，于是，她把尾巴伸出洞去。

“狗，你们把我的尾巴咬掉吧！”

狗一下揪住狐狸的尾巴，把狐狸从洞里拖了出来。

（罗茂生译）

狐狸和公鸡

阿·托尔斯泰

一则好的故事，一篇好的小说，不是从灰黄色马，从栗色马，从忠实的淡栗色马，从男人的口哨，从女子的呻吟中开始。这不是故事，而是一段开场白，故事还在后边呢。

一只狐狸跑到一家贵族的院子里，想吃牛棚里的牛犊、鸡窝里的小鸡、母羊身边的羊羔、母猪身边的猪崽。

一只公鸡看到狐狸，他鼓动双翼，啼鸣起来，整个院子一下子闹得乱哄哄的。

人们都跑拢来，老太婆，有的提着铁锹，有的拿着炉叉；老头儿，有的提着斧头，有的拿着扁担；小孩子，有的提着铁勺子，有的拿着擀面杖；大家都想把狐狸打死。

狐狸好不容易逃窜出来，逃到树林子里，倒在赤杨树丛下面，在那里整整躺了三天。

一天，公鸡来到野外空地，飞到一棵高大的树上，飞落下来，栖息着。

狐狸已经休息恢复过来了，又在野外空地上溜达。她溜到那棵树附近，看到公鸡正好在那里栖息。

“公鸡，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这儿来监视我们野兽的？”

“唉，狐狸大妈！我是路过此地，谁也不监视。”

“公鸡，你不忏悔，你会死在这棵大树上的。你就下树忏悔吧，你的心灵上不是有许多罪过吗？”

公鸡听了，很受感动，他从树上开始往下跳：一节节树干，一条条小枝，一根根残枝。最后他终于跳到地上，停落在狐狸的面前。

狐狸突然扑到公鸡身上，用爪子死命地抓住公鸡，把公鸡的翅膀展开来，她边撕扯边说：

“公鸡，你说！当着我生活极度潦倒、肚皮饿得发慌的时候，我去有钱的贵族家里，弄些吃的，这难道会对他带来多大的损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是第一个开腔大声嚷嚷的！”

公鸡回答说。

“唉，狐狸大妈，公爵夫人！人们都认识你，商人、贵族都尊敬你，用你的皮毛缝皮袄，逢年过节把它穿在身上，甭说多神气多漂亮啦。这件事可不能怪罪我，我不过是忠心报主，不事两君罢了。”

“公鸡！别胡扯！”

她这回更厉害地撕扯起公鸡来了。

公鸡又说：

“唉，狐狸大妈，公爵夫人！从现在起，我要忠心耿耿地为你效劳！你要烤制圣饼，我就去卖圣讲，还要唱赞美歌。让洪福降落到你我头上吧……”

狐狸听得动了心，不觉稍稍松开了爪子。公鸡乘机挣脱开。飞到一棵稍高的树上：

“唉，狐狸大妈，亲爱的公爵夫人，你的圣饼甜吗？榛子还要不要呢？别把你的牙齿咬坏罗！”

狐狸失手把到口的肥肉放走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罗茂生译）

狐狸和鹤

阿·托尔斯泰

狐狸跟鹤交上了好朋友。

有一次，狐狸突然想要请鹤吃饭，她跑去请鹤到自己家里作客：

“鹤，亲爱的，来吧，一定得来！真的，我要请你吃顿饭！”

鹤去赴宴。狐狸已经煮好碎麦米饭，把饭平抹在盘子上。她端上盘子，请鹤吃：

“吃吧，亲爱的鹤！”

鹤用嘴笃笃地敲着盘子，敲啊敲，什么也没有吃着。

而狐狸舐舐自己身子，又舐舐饭粒，就这样她把饭全都吃掉了。

她把饭吃光以后，说：

“鹤，请别见怪！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招待啦。”

鹤回答说：

“狐狸，为此我该谢谢你啦！请到我家里作客吧。”

第二天，狐狸来到鹤的家里，鹤已经把冷杂拌汤做好，他把汤倒入瓶颈细长的罐里，然后把罐放到桌上说：

“狐狸，请吃吧！说实话，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请你。”

狐狸开始围着罐打圈圈。她一会儿绕着罐走，一会儿舐舐罐，一会儿又闻闻罐，总之，任凭她怎样做，她也没法使她的脑袋钻到罐里去。

而鹤啄啄自己身子，又啄汤喝，直到把汤全部喝光为止。

“狐狸，请别见怪！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招待啦。”

狐狸懊丧极了。她原先想，吃上它整整一个星期，然后跑回家里，可现在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从那时起，狐狸和鹤的友谊就告吹了。

（罗茂生译）

猫和狐狸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淘气得不得了！他讨厌死了。于是，农夫左思右想，最后把猫捉进口袋，带到森林里去。他走进森林，把猫一扔了事——任他去了。

猫走呀，走呀，终于看到一间小屋子。他爬进顶楼，住了下来。每当他想吃些什么，就跑到森林里去，捕鼠捉鸟，借以充饥，待吃饱了，再回到顶楼上，什么不顺心的事都没有。

一天，猫出去溜达，遇见狐狸。狐狸见了猫，十分诧异：“我住在森林里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野兽！”

狐狸向猫行了个礼，问道：

“请问年轻人，你是何方人氏？从哪里来？怎样称呼你的尊姓大名呢？”

猫抖了抖他身上的毛，回答说：

“我叫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我以总督的身分从西伯利亚森林派到你们这里来的。”

“哎哟，科托菲·伊万诺维奇，失敬了！”狐狸说，“关于你，我一点不知道，从来也没见过。喏，请到我家来作客吧。”

猫到狐狸那里去。狐狸把他领到自己的巢穴，用各种野味款待他，还不时向他发问：

“科托菲·伊万诺维奇，你是单身汉，还是已经有了妻室？”“我是单身汉。”

“这太好了，我狐狸是个姑娘。娶我为妻吧！”

猫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摆起酒宴，欢乐一番。

第二天，狐狸出去寻食，猫留在家里。

狐狸到处寻觅着，最后抓到一只鸭子。

她把鸭子叼回来，半路上，遇见一只狼。

“站住，狐狸！把鸭子给我！”

“不，下给！”

“哼，不给鸭子，我就抢。”

“我要告诉科托菲·伊万诺维奇，他会处你死刑的！”

“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是什么人？”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是以总督的身分从西伯利亚森林派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从前是姑娘，现在可是总督的夫人了。”

“不，我没有听说过，丽查维塔·伊万诺夫娜。我可以见一见他吗？”

“嗨！我那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是很厉害的，谁要是不顺他的心，立刻吃掉！你去好好准备一只公羊，并且带着它前来晋谒：你把公羊放在显眼的地方，而你本人要回避，别让科托菲·伊万诺维奇看见你，不然的话，你会招来杀身大祸的！”

狼跑去找羊了，狐狸赶路回家。

狐狸走着，遇见一头熊。

“站住，狐狸，你把鸭子给谁啊？把鸭子给我吧！”

“熊，你趁早走开吧，不然的话，我要告诉科托菲·伊万诺维奇，他会

处你死刑的！”

“那末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是什么人？”

“他是以总督身分从西伯利亚森林派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从前是姑娘，可现在是我们的总督、科托菲·伊万诺维奇的夫人了。”

“我可不可以见见他，丽查维塔·伊万诺夫娜？”

“嗨！我那科托菲·伊万诺维奇是很厉害的，谁要是被他看不上眼，立刻吃掉。你去好好准备一头公牛，并且带着它前来晋谒。你可要注意，把公牛放在显眼的地方，而你本人要回避，别让科托菲·伊万诺维奇看见你，不然的话，你会招来杀身大祸的！”

熊跑去找牛了，狐狸赶路回家。

现在狼把公羊拖来了，还剥了皮，他正踌躇不决，望见熊也拖着公牛来了。

“你好，米哈依勒·伊万诺维奇！”

“你好，列沃！你有没有看见狐狸和她的丈夫？”

“没有，米哈依勒·伊万诺维奇，我也在恭候他们。”

“那末你去把他们请来吧。”熊对狼说。

“不，我不去，米哈依勒·伊万诺维奇。我笨头笨脑，还是你去吧。”

“不，我不去，列沃兄弟。我全身毛茸茸的，又是脚趾内向，我去不得！”

突然，不知从哪里蹦来了一只兔子。狼和熊立即朝着他叫喊起来：

“兔子，到这里来！”

兔子马上蹲了下来，竖起了耳朵。

“兔子，你头脑机灵，腿脚利索，你到狐狸那边跑一趟吧，告诉她，就说米哈依勒·伊万诺维奇熊和列沃·伊万诺维奇狼兄弟早把一切准备好，恭候她和她的丈夫科托菲·伊万诺维奇，并且带来公羊和公牛前来晋谒。”

兔子飞快地向狐狸那里跑去。熊和狼就开始琢磨找个藏身之地。

熊说：

“我爬到松树上去。”

可是，狼对他说：

“那我藏在哪儿好呢？我本来就不会爬树，你把我藏起来吧。”

熊把狼隐藏在灌木丛里，上面盖满枯叶，他自己爬上松树，爬到树梢上，不时张望着，看看科托菲·伊万诺维奇和狐狸来了没有。

这时候，兔子已经跑到狐狸的巢穴那里。

“米哈依勒·伊万诺维奇熊和列沃·伊万诺维奇狼派我来说，他们早在恭候你和你的丈夫，还带来公羊和公牛前来晋谒你们。”

“兔子，你先去吧，我们随后就到。”

猫和狐狸终于跑来了。熊看见他们，便对狼说：

“科托菲·伊万诺维奇的个子是何等的小啊！”

猫立刻向公牛扑去，他抖了抖身上的毛，开始用牙齿、用爪子撕肉，并且嘴里老是在嘀咕些什么，好像很生气似的：

“喵呜，喵呜！……”

熊又对狼说：

“个子虽不大，倒是顶能吃！我们四个吃不掉的，他一个还嫌不够。现在他靠近我们了。”

狼非常想看一看科托菲·伊万诺维奇，可是从枯叶缝里望出去，看不清，

于是，狼悄悄地扒开枯叶。猫听到枯叶发出窸窸的声响，还以为是老鼠呐，他猛的扑了过去，他的爪子正好抓在狼的脸面上。

狼吓坏了，顿时跳了出来，拔腿就逃。

猫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他急忙向蹲着熊的那棵大树上爬去。“不好了，”熊想，“他看见我了！”

可是，时间不容许熊下树了，只见他从树梢上啪的一声摔到地面上，差一点把五脏六腑都震坏了，突然他一跃而起，没命地逃跑了。

狐狸在后面喊着：

“逃吧，快逃吧，要不他会把你们咬死的！”

从那时候起，所有的野兽害怕起猫来了。猫和狐狸给自己储备好肉准备过冬，他们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美好。现在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罗茂生译）

母羊、狐狸和狼

阿·托尔斯泰

一只母羊从一个农夫家里逃了出来。

路上，她遇见一只狐狸。

“母羊，你上哪里去？你的目的地是哪儿？”

“咳，狐狸妹妹，我本来待在一个农大家里，那里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啦：那只公羊尽干些调皮捣蛋的事，到头来，罪责总是落到我母羊的头上。所以我这回打定主意逃奔出来，现在还没有找到个落脚点呐。”

“我也是这样！”狐狸说，“不管是鹞鹞还是鹞抓走了小鸡，罪责总是落到我狐狸的头上。我们一块儿走吧！”

他们遇见一只饿狼。

“母羊和狐狸，你们的路程很远吗？”

狐狸对狼说。

“还没有找到个落脚点呐！”

“我们仨一块儿走吧！”

他们三个一块儿走着。突然，狼对母羊说：

“母羊，怎么样，你那身羊皮可是我的！”

狐狸听了，就接上碴说：

“兄弟，的的确确是你的吗？”

“说得对，是我的羊皮。”

“你敢起誓吗？”

“我敢起誓，”狼说。

“到时候你就起誓吧！”

狐狸发现农夫在小路上设下了弹簧夹。她把狼领到弹簧夹前，说：

“你就在这里起誓吧！”

狼冒失地把脑袋伸到弹簧夹里面，只听得咔嚓一声响，狼被弹簧夹夹住了。

狐狸和母羊一道乘机急急地赶路去了。

（罗茂生译）

熊和狐狸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熊和一只狐狸。

熊在他那间屋子的顶楼上储存着一桶蜜。

狐狸探得这个消息，她想怎样才能弄到蜜吃呢？

狐狸跑到熊那里，坐在小窗下：

“熊，你不晓得我的苦楚！”

“狐狸，你有什么样的苦楚啊？”

“我的屋子太蹩脚，墙角都倒塌了，到现在我连火炉都没有生。让我到你这儿来宿夜吧。”

“狐狸，你就请进吧。”

于是，他们躺在炉顶[1]上面睡觉。狐狸躺着，不住地摇着尾巴。她想怎样才能弄到蜜吃呢？熊刚入睡，狐狸却用尾巴敲得嗒嗒的响。

“狐狸，那边谁在敲门？”

“那是有人来找我接生去。”

“狐狸，你就走一趟吧。”

于是，狐狸离开了熊。她潜到顶楼上，打开桶，吃起蜜来。狐狸吃饱以后，回到炉顶上，仍旧躺下睡觉。

“狐狸啊狐狸，”熊问，“起了个什么名字？”

“开个头。”

“这个名字，怪好听的。”

第二夜，他们躺下睡觉，狐狸又用尾巴敲得嗒嗒的响。

“熊啊熊，又有人来找我接生去。”

“狐狸，你就走一趟吧。”

狐狸潜到顶楼上，把蜜吃掉一半，然后又回到炉顶上睡觉。

“狐狸啊狐狸，起了个什么名字？”

“对半开。”

“这个名字，怪好听的。”

第三夜，狐狸又用尾巴敲得嗒嗒的响：

“又有人来找我接生去。”

“狐狸啊狐狸，”熊说，“你去去就来，我就要煎春饼了。”

“好的，我去去就来。”

狐狸又潜到顶楼上，这回把桶内的蜜全部吃光，舐个干净。地回到炉顶上，这时候，熊已经起身了。

“狐狸啊狐狸，起了个什么名字？”

“一扫光。”

“这个名字比前两个都好。好吧，我们现在煎春饼吧。”

待熊煎好了春饼，狐狸开口问道：

“熊，你那蜜放在什么地方呀？”

“在顶楼上。”

熊爬到顶楼上，桶里的蜜早已不知去向，空空如也。

---

[1] 阿托尔斯泰（1883—1945）前苏联文学巨匠。收录在本卷的寓言故事是他专为少年儿童写的。

“谁把它吃掉了？”熊问，“除了你，狐狸，还会是谁！”

“不，熊，这从哪儿说起呢，我压根儿没有见到过蜜。是你自己把它吃了，反过来说什么是我吃的，往我身上推！”

熊苦苦地思索着……

“好吧，”熊说，“我们都来考验考验吧，看是谁吃的。让我们都把肚皮对着太阳晒。看谁的肚皮上沁出蜜来，那就是谁吃掉了蜜。”

他们躺到太阳底下。熊不一会儿就呼呼睡去，狐狸却睁大着眼睛，睡不着。她把自己的肚皮看了又看，突然她看到蜜从她的肚皮上沁了出来。这时，她极其利索地把蜜抹在熊的肚皮上。

“熊啊熊！这是什么东西？是谁吃掉了蜜！”

熊无话可说，只得默认了。

（罗念生译）

狐狸沉油罐

阿·托尔斯泰

狐狸来到一个村庄，闯进一所屋子，那里面刚好一个人也没有。狐狸在屋子里看见一只油罐。这只油罐，罐口很深，“怎能弄到油喝呢？”狐狸走到油罐跟前，就将脑袋死命往油罐里钻。她把脑袋一塞进油罐，就美滋滋地喝起油来了。

主人突然回来了，狐狸真想把她的脑袋从油罐里拔出来，可是办不到，她只得脑袋套着油罐仓皇逃命。她逃啊逃，一直逃到河边才开腔：

“油罐老兄，你玩笑开够啦，放开我吧！……”

可是，油罐依然套在头上。狐狸又说：

“我这就把油罐放进冰窟窿里冻结起来，然后把你砸个粉碎。”

她走到冰窟窿前，把脑袋连同油罐一起钻了进去。

油罐又大又重，很快地沉到河底；就这样，狐狸套着油罐淹死了。

（罗念生译）

狐狸哭灵

阿·托尔斯泰

从前，住着老夫妻俩。

老太婆死了。老头十分惋惜。他出门去找个哭灵的人来哭灵。半道上，迎面来了只狗熊。

“老头，您上哪儿去？”

“找个哭灵的人哭灵，老太婆死了。”

“就雇我吧！”

“你会哭灵吗？”老头问。

狗熊吼叫起来：

“唉，我那苦命的老太婆，你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呵！”

“狗熊，你不会哭灵，我不能用你，你的嗓门真难听啊！”老头说。

老头继续往前走，走啊走，终于遇到了一只灰狼。

“老头，您上哪儿去？”

“找个哭灵的人哭哭老太婆。”

“就雇我吧！”

“那末你会哭灵吗？”

“会，老头有个老太婆，他不爱她。”

“不，你压根儿不会哭灵，我不要你！”

老头又继续往前走，走啊走，迎面跑来一只狐狸。

“老爹，您上哪儿去？”

“找个哭灵的人哭灵，老太婆死了。”

“老爹，就雇我吧！”

“你会哭灵吗？”

狐狸吐着词儿数落着，哭起灵来：

“老爹有个老嫂，
为了多纺点纱，
　　她清晨起得早。
她烧饭又做汤，
　　给老爹吃个饱。”

“好极了！”老头说，“哭灵，你真在行。”

于是，老头把狐狸领到家里，请她坐到老太婆的脚旁，让她哭灵，而他本人却去做棺材去了。

当老头去了回来时，屋里老太婆和狐狸都不见了。狐狸早已溜之大吉，只留下了老太婆的一堆骨头。老头见此情景，悲从中来，痛哭不已。从此，他就终生鳏居了。

（罗念生译）

雪姑娘和狐狸

阿·托尔斯泰

从前，住着老夫妻俩。他们有个孙女名字叫雪姑娘。

有一年夏天，雪姑娘随女友们一起去采野果。她们在树林子里边走边采。茫茫林海，大树一棵连着一棵，灌木一丛接着一丛。后来，雪姑娘和女友们走散了，失去联系。

女友们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可是，雪姑娘没有听到。

天色暗下来了。女友们各自跑回家去了。

当雪姑娘意识到此刻只剩下她独个儿的时候，她就爬到树上，一边抽泣，一边低声唱着：

啊呜！啊呜！亲爱的，
啊呜！啊呜！雪姑娘！
爷爷奶奶他们俩，
有个孙女雪姑娘；
女友诱她进林子，
末了弃她在此厢。

狗熊跑来问道：

“雪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狗熊，叫我怎能不哭呢？我是爷爷奶奶惟一的孙女。女友诱我进林子，末了弃我在此厢。”

“下树吧，我驮你回家。”

“不，我见了你害怕，你会吃掉我的！”

狗熊离开她，走掉了。她又抽泣起来，低声唱着：

啊呜！啊呜！亲爱的，
啊呜！啊呜！雪姑娘！

灰狼跑来问道：

“雪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灰狼，叫我怎能不哭呢？女友诱我进林子，末了弃我在此厢。”

“下树吧，我驮你回家。”

“不，你会吃掉我的！”

灰狼走掉了，雪姑娘又抽泣起来，低声唱着：

啊呜！啊呜！亲爱的，
啊呜！啊呜！雪姑娘！

狐狸跑来问道：

“雪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狐狸，叫我怎能不哭呢？女友诱我进林子，末了弃我在此厢。”

“下树吧，我驮你回家。”

雪姑娘从树上溜了下来，坐到狐狸背上，于是，狐狸驮着她飞跑着。一口气跑到屋前，狐狸用尾巴敲门。

“是谁在敲门？”

狐狸回答说：

“我把你们的孙女雪姑娘送回家来啦！”

“唷，是你呀，亲爱的狐狸，快屋里坐吧，我们该怎样谢谢你才好？”

人们端来了牛奶、鸡蛋和乳渣，款待狐狸，表示对她的谢意。末了，人们送别狐狸时，还给了她一只小鸡。

（罗念生译）

小圆面包

阿·托尔斯泰

从前，住着老夫妻俩。

有一天，老头儿对他的老伴说：

“试试吧，老太婆，刷刷篮子，清清木箱，能拼凑些面粉做个小圆面包不？”

老太婆拿了把笤帚，刷刷篮子，清清木箱，拼凑了两把面粉。她用酸奶搅和面粉，做好小圆面包，涂上黄油烘烤，然后，放到窗台上弄凉。

小圆面包躺着、躺着，突然打定主意，滚动起来：从窗台滚到木炕上，从木炕滚到地板上，顺着地板滚到房门前，跃过门槛，来到穿堂，通过穿堂，下了台阶，到达院子，从院子里出了大门，一直向前滚动而去。

小圆面包顺着小路滚动着，与兔相遇：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我要吃掉你！”

“别吃我，小兔子，我唱个歌给你听：

刷一刷篮子，
清一清木箱，
拼凑成我这个小圆面包；
用酸奶搅和，
上黄油烘烤，
放在窗台凉凉味道更好。
我从老爹那里逃跑，

我从阿婆那里逃跑，
小兔子，我自然也要从你身旁逃跑！”

唱罢，顺着小路飞滚而去，小兔子眼睁睁地看着小圆面包跑掉了。

小圆面包滚啊滚，与狼相遇：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我要吃掉你！”

“别吃我，灰狼，我唱个歌给你听：

刷一刷篮子，
清一清木箱，
拼凑成我这个小圆面包；
用酸奶搅和，
上黄油烘烤。
放在窗台凉凉味道更好。
我从老爹那里逃跑。
我从阿婆那里逃跑，
我从小兔那里逃跑，
灰狼，我自然也要从你身旁逃跑！”

唱罢，顺着小路飞滚而去，灰狼眼睁睁地看着小圆面包跑掉了。小圆面

包滚啊滚，与熊相遇：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我要吃掉你！”

“你这个脚趾内向的，要在哪里把我吃掉！

刷一刷篮子，
清一清木箱，
拼凑成我这个小圆面包；
用酸奶搅和，
上黄油烘烤，
放在窗台凉凉味道更好。
我从老爹那里逃跑，
我从阿婆那里逃跑，
我从小兔那里逃跑，
我从灰狼那里逃跑，
狗熊，我自然也要从你身旁逃跑！”

唱罢，又飞滚向前，狗熊眼睁睁地看着小圆面包跑掉了！

小圆面包滚啊滚，与狐狸相遇：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你滚到哪里去？”

“我顺着小路滚行。”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唱个歌给我听吧！”

小圆面包听罢就唱起来：

刷一刷篮子，
清一清木箱，
拼凑成我这个小圆面包；
用酸奶搅和，
上黄油烘烤，
放在窗台凉凉味道更好。
我从老爹那里逃跑，
我从阿婆那里逃跑，
我从小兔那里逃跑，
我从灰狼那里逃跑，
我从狗熊那里逃跑，
狐狸，我自然也要从你身旁逃跑！”

狐狸接口说：

“唉，你歌唱得怪好听，可是我听不清楚。小圆面包、小圆面包，坐到我鼻尖上来，再唱一遍给我听吧，大声些！”

小圆面包跳到狐狸的鼻尖上，大声地唱着那支歌。

狐狸又对他说：

“小圆面包，小圆面包，坐到我舌尖上来，唱完最后一遍吧！”小圆面包一跃跳到狐狸的舌尖上，狐狸将口一合，就把它吃掉了。

（罗念生译）

金鸡冠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猫、一只鸹和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他们住在树林子里的一间小屋里。有一次，猫和鸹进森林砍柴。把公鸡单独留在家里。

他们临走时，严肃地对公鸡嘱咐道：

“我们出门去，你留下看家。别嚷嚷，要是那狐狸闯来，你别把脑袋伸出窗去。”

狐狸听说猫和鸹不在家，就跑到小屋跟前，坐到窗台下面，

唱起来：

“小公鸡呀真可爱，
小脑袋上金冠戴，
面颊油亮红光闪，
胡须一绺真叫帅，
请把脑袋伸出来，
豌豆味道实在美。”

公鸡听罢，把脑袋伸出窗去。狐狸伸出爪子，一把抓住，转身向着自己的巢穴飞跑而去。

公鸡大声呼叫：

“抢我者狐狸，
跑出密林，
越过急流，
奔向高山……
猫啊鸹啊，快来救救我！……”

猫和鸹听到公鸡的呼救声，跟踪追寻，终于从狐狸那里夺回了公鸡。

猫和鸹又要进森林砍柴，对公鸡嘱咐道：

“公鸡，这回你可别把脑袋伸出窗去，我们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可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说罢，他们就走了，狐狸又跑到小屋跟前，唱起来：

“小公鸡呀真可爱，
小脑袋上金冠戴，
面颊油亮红光闪，
胡须一绺真叫帅，
请把脑袋伸出来，
豌豆味道实在美。”

公鸡坐着，一声不吭。狐狸又唱起来：

“孩子跑啊跑，

麦子撒落了，
母鸡啄啊啄，
不让公鸡啄……”

公鸡听罢，把脑袋伸出窗去：
“喔喔喔！干吗不让啄？！”
狐狸伸出爪子，一把抓住，转身向着自己的巢穴飞跑而去。
公鸡大声呼叫：

“抢我者狐狸，
跑出密林，
越过急流，
奔向高山……
猫啊鹁啊，快来救救我！……

猫和鹁听到公鸡的呼救声，跟踪追寻。猫跑着，鹁飞着……追上狐狸；猫咬着，鹁啄着，终于夺回了公鸡。

时光飞逝，过了一个时期之后，猫和鹁又准备好进森林砍柴。临走时，他们对公鸡严加叮咛：

“你别听狐狸的鬼话，你千万别再把脑袋伸出窗去，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说罢，猫和鹁进森林砍柴去了。他们一走，狐狸就来了，坐到窗台下面，唱起来：

“小公鸡呀真可爱。
小脑袋上金冠戴。
面颊油亮红光闷，
胡须一绺真叫帅，
请把脑袋伸出来，
豌豆味道实在美。”

公鸡坐着，一声不吭。狐狸又唱起来：

“孩子跑啊跑，
麦子撒落了，
母鸡啄啊啄，
不让公鸡啄……”

公鸡沉住气，还是一声不吭。狐狸再次唱起来：

“人们跑啊跑，
核桃撒落了，
母鸡啄啊啄，
不让公鸡啄……”

公鸡听罢，把脑袋伸出窗去：

“喔喔喔！干吗不让啄？！”

狐狸伸出爪子，一把紧紧抓住，转身向着自己的巢穴飞跑，跑出密林，越过急流，奔向高山……

无论公鸡怎样大声呼救，猫和鸹还是听不到他的声音。直到猫和鸹回转家里，才发现公鸡被狐狸抓走了。

猫和鸹顺着狐狸的足迹跟踪追寻。猫跑着，鸹飞着……一直来到狐狸的洞口，猫调好古丝里[①]的弦，轻轻地弹起来：

“弹起古丝里，
金色的琴弦……
问一声狐狸，
可在暖窝里？”

狐狸听着，听着，自个儿想：

“我去瞧瞧，是谁把古丝里弹得这样好，把歌唱得这样甜。”狐狸抓着公鸡，爬出洞来。猫和鸹一把将她揪住，雨点般打下来。他们打个不停，直到狐狸逃脱为止。

他们抱起公鸡，把他放到篮子里，带回家中。

从那时候起，他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直到现在。

（罗念生译）

---

① 这里的火炉是那种里面可以烤东西或烧饭的高大的炉子，并且砌得人能睡 在炉顶上面，像中国的炕，但比炕高得多。

坑中群兽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有一次，天降冰雹。母鸡吓坏了，大叫起来：

“公鸡，公鸡！大难临头！贵族老爷来了，他们枪炮齐鸣，四方射击，要打死我们！逃命去吧！”

于是，他们就跑起来了。他们跑啊跑，一只兔子迎面走来：

“公鸡，你跑到哪里去？”

“唉，别问我，你问母鸡！”“母鸡，你跑到哪里去？”

“贵族老爷来了，他们枪炮齐鸣，四方射击，要打死我们！”

“带我走吧！”

于是，他们三个一道跑起来了。一只狐狸迎面走来：

“小兔子，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公鸡！”

“公鸡，你跑到哪里去？”

“唉，别问我，你问母鸡！”

“母鸡，你跑到哪里去？”

“贵族老爷来了，他们枪炮齐鸣，四方射击，要打死我们！”

“带我走吧！”

于是，他们四个一道跑起来了。一只狼迎面走来：

“狐狸，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小兔子！”

“小兔子，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公鸡！”

“公鸡，你跑到哪里去？”

“唉，别问我，你问母鸡！”

“母鸡，你跑到哪里去？”

“贵族老爷来了，他们枪炮齐鸣，四方射击，要打死我们！”

“带我走吧！”

于是，他们五个一道跑起来了。一只熊迎面走来：

“狼，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狐狸！”

“狐狸，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小兔子！”

“小兔子，你跑到哪里去？”

“别问我，你问公鸡！”

“公鸡，你跑到哪里去？”

“唉，别问我，你问母鸡！”

“母鸡，你跑到哪里去？”

“贵族老爷来了，他们枪炮齐鸣，四方射击，要打死我们！”

“带我走吧！”

于是，他们六个一道跑起来了。他们没命地跑，突然一齐坠进了深坑。他们长时间地在坑里坐着，肚子饿得想吃，可是又不能爬出坑来。

狐狸开了腔：

“我们报名字吧！看谁的名字不好，大家就吃掉谁。”

说罢，狐狸唱起来：

“大熊”好名字。

“狐狸”好名字。

“灰狼”好名字。

“小兔”好名字。

“公鸡”好名字。

“母鸡”坏名字！

于是，把母鸡吃掉了。

过了不一会儿，大家又想吃了。狐狸唱起来：

“大熊”好名字。

“狐狸”好名字。

“灰狼”好名字。

“小兔”好名字。

“公鸡”坏名字！

于是，把公鸡吃掉了。

大家坐了一会，又想吃了。狐狸唱起来：

“大熊”好名字。

“狐狸”好名字。

“灰浪”好名字。

“小兔”坏名字！

于是，把小兔子吃掉了。不久，大家又想吃了。狐狸唱起来：

“大熊”好名字。

“狐狸”好名字。

“灰狼”坏名字！

熊把狼咬死了。他和狐狸一道吃起来。狐狸吃了一部分狼肉，把另一部分藏了起来。他们坐着，坐着，又觉得饿了。狐狸悄悄地吃起她藏起来的狠肉，熊问道：

“狐狸，什么东西你吃得那样津津有味？”

“我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吃。”

“那未你是怎样把肠子掏出来的？”

“我把肚皮撕开，就这样掏出来了。”

熊听信了狐狸的话，就把他自己的肚皮撕开了。

坑里只剩下了狐狸独个儿。过了不一会儿，从坑旁飞过一只山雀。狐狸大声向她呼唤：

“山雀，请把我从不幸中解救出来吧！”

“可是我怎么能够把你救出来呢？”

“往坑里搬些树枝来！”

山雀向坑里送了些树枝，狐狸从坑内爬上来，到了坑的外边。

（罗念生译）

公鸡和磨盘

阿·托尔斯泰

从前，住着老夫妻俩，一贫如洗。

老两口没有吃的。于是，他们赶车进森林，采了橡实，运回家中，吃起来。

老太婆不经意掉下一颗橡实，那橡实在地板上滚着，陷入隙缝，最后钻进地里去了……

不久，那橡实发芽了，又过了不长时间，一个劲地穿过地板往上长。

老太婆发觉了这件事，便说：

“老头子，应该这块地板上开个洞，让橡树长高。一旦树长成林，我们就不必赶车进森林去，可以在自已的屋子里采橡实吃老头儿把地板开了个洞。橡树长啊长，长到天花板。

老太婆又说：

“老头子，应该把天花板揭掉，让橡树长高。”

于是，老头儿把天花板揭掉，接着又揭去屋顶。橡树长啊长，长到天边。

现在，老两口没有橡实可吃了。

老头儿拿了口袋，爬上树去。他爬着，爬着，爬到天上。定睛一瞧，有一间小屋子，他走了进去。小屋里有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还放着一张磨盘。

老头儿思忖片刻，把磨盘放进口袋，抱了公鸡，从树上爬下来。他下了树说：

“老太婆，公鸡和磨盘就交给你了。”

老太婆把公鸡放到炉台上，取了磨盘，磨将起来。一推磨，薄饼和馅饼就从盘口里流出来。磨盘一转动，薄饼和馅饼就源源而来。

老太婆磨出许多薄讲和馅饼，先给老头几吃个饱，然后自己吃。

老两口生活过得很快乐，那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和他们一道生活。

一位老爷听人说起这张神磨。

他跑到老两口家里来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可吃的？”

老太婆对他说。

“老爷，你要吃点啥东西呢？是不是要薄饼和馅饼吃？”

说罢，老太婆取出磨盘，磨出薄饼和馅饼。那位老爷吃了说：

“老太婆，你把磨盘卖给我吧。”

“老爷，你说啥，磨盘绝对不卖！”

现在老两口睡着了，那位老爷乘机悄悄地把磨盘偷走了。老两口一觉醒来，发现磨盘被窃，非常伤心。

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对老两口说：

“老爷爷，别伤心，老婆婆，别难过，我一定给你们把磨盘找回来。”

公鸡从炉台上飞下来，去寻找磨盘。他一路上飞跑着，迎面走来一只狐狸：

“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你上哪里去？”

“问老爷要磨盘去。”

“带着我吧！”

“那好吧，你就爬进我的嗉囊里来吧。”

狐狸爬进公鸡的嗉囊。他们往前走，与狼相遇：

“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你上哪里去？”

“问老爷要磨盘去。”

“带着我吧！”

“那好吧，你就爬进我的嗉囊里来吧。”

狼爬进公鸡的嗉囊。他们往前走，与熊相遇：

“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你上哪里去？”

“问老爷要磨盘去。”

“带着我吧！”

“那好吧，你就爬进我的嗉囊里来吧。”

公鸡把熊藏进嗉囊里。然后，他一直跑到老爷住的院子前，跳到大门口，喊叫起来：

“喔喔喔，老爷！还我磨盘！”

老爷听到了，隔窗望见公鸡，就吩咐下人道：

“把他抓起来，关进鹅栏，鹅准会将他咬死的。”

人们抓住公鸡，把他投进鹅栏。公鸡就说：

“狐狸，快从嗉囊里爬出来，把鹅掐死。”

狐狸从嗉囊里跳了出来，把鹅吃个够，跑掉了。

公鸡又跳到大门口：“喔喔喔，老爷！还我磨盘！”

老爷听到了，大发雷霆：

“来人，把他抓起来，投进牛棚，牛准会将他顶死的。”

人们抓住公鸡，把他投进牛棚。公鸡就说：

“灰狼，快从嗉囊里爬出来，把牛咬死。”

狼从嗉嚷里爬了出来，把牛全部咬死，肚子吃得炮饱的，跑掉了。

公鸡再次跳到大门口：“喔喔喔，老爷！还我磨盘！”

老爷气得要命：

“来人，把他抓起来，投进马厩，马准会将他踩死的。”

人们把公鸡投进马厩，公鸡就说：

“大熊，快从嗉囊里爬出来，把马扯死。”

熊从嗉囊里爬了出来，把马统统扯死，跑到槲树林里去了。

公鸡又跳到大门口：“喔喔喔，老爷！还我磨盘！”

老爷怒气冲天，把拳头擂得咚咚响：

“公鸡这孬种！……你使我倾家荡产，毁了我全部牲畜。来人，把他宰了！”

话音刚落，人们抓住公鸡，割下鸡头。老爷亲自拔下鸡毛，把鸡烤熟，吃个精光，吃罢就想睡觉。

可是，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突然在老爷的肚里喊叫起来：“喔喔喔，老爷！还我磨盘！”

老爷害怕极了，抄起把刀，对着自己的肚皮插去，一下就开了膛。

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从那里面飞了出来，抓起磨盘，一溜烟跑掉了。

公鸡把磨盘归还给老俩口。老两口非常高兴，磨出一些薄饼和馅饼，从此，他们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公鸡又和老两口一道生活了。

（罗念生译）

蜜蜂和苍蝇

康·乌申斯基

深秋时分，正碰上一个跟春天一样少有的晴朗天气：云散风停，阳光明媚，那是多么可爱的天气啊，仿佛万物都要复苏似的。毛茸茸的蜜蜂，被这明媚、暖和的天气所吸引，从蜂房里飞了出来，高兴得在草丛里飞来飞去，嗡嗡直叫。蜜蜂并不是为了采蜜而飞出来的（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采蜜啦），而是为了快乐快乐、练一练翅膀才飞出来的。

“你们这样高兴是多么愚蠢啊！”停在草上的苍蝇闷闷不乐、垂头丧气地对蜜蜂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太阳很快就过去，也许今天就要刮风、下雨、开始寒冷起来，我们大家全都要完蛋吗？”

“嗡，嗡，嗡！干吗我们要完蛋呀？”快活的蜜蜂回答说，“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快乐快乐，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躲进温暖的蜂房里去。早在夏天，我们就已在蜂房里贮存好了许许多多的蜂蜜哪。”

（卢明生译）

森林和小溪

康·乌申斯基

小溪一面沿着林间潮湿、阴暗的地方，在沼泽和苔藓中间轻轻地流过，一面抱怨森林遮住了它，遮住了明朗的天空和遥远的四方，使它既见不到灿烂的阳光，也吹不到轻拂的微风。

“要是有人来把这些讨厌的森林砍掉该多好啊！”小溪嘟囔说。

“我的孩子！”森林温和地回答道，“你还小哪，你还不懂得，正是我的阴影，才使你不致因为太阳和风的影响而干涸，要是没有我的保护，你那小得可怜的一股水流，很快就干啦。别着急，你首先应该在我的树荫下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奔向开阔的平原，到那时候，你就不再是一股微弱的细流，而是一条强大的河流了。那时候，你才能够在自己的水流中映照出灿烂的阳光和明媚的天空，才能安安稳稳地跟强大的风暴一道翻腾而不致受到损害。”

（卢明生译）

耕牛和牛虻

孔德拉特·克拉比瓦

正是夏季，
有一天，耕牛带着犁杖回到家里。
它累得不行，几乎不能稳稳站立。
大群牛虻嗡嗡地叫唤，
在它的身体上面飞舞不息……
谁都能理解，
可怜的耕牛是什么心绪。
它吃力地挪动几步，
挥着尾巴，转着犄角，
还用蹄子去碰自己的肚皮。
一只牛虻叮上了耕牛的背脊，
说话问候，多情多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多么爱你！
你在我眼中永远是可爱无比！
我向你发誓，
决不将你抛弃。
咱们到处形影相随，
水里火里我也陪伴着你。
现在我要和你前往丰茂的草地，
亲爱的，
你为什么脸色这般阴郁？”
“去你的吧，可恶的吸血鬼！
我知道你的性格何等卑鄙。
你在喝饱我的鲜血以前，
会赌咒发誓地说爱我爱得痴迷。
别纠缠我了，
我恨透了你！”

说完，耕牛用尾巴
抽一下自己的背脊。
这只牛虻当场呜呼哀哉咽了气。

（王志冲译）

两张犁

乌欣斯基

两张犁，用同一块铁铸成，由同一个工场锻造。其中一张犁到了农人的手里，马上耕作起来；而另外一张犁，却无用地闲搁在商人的铺子里。

经过一段时间，两张犁偶然又碰在一起了。那张曾经是农人手里的犁，好像银子似的锃光闪亮，甚至比刚拿出工场时更加光亮；而那张无所作为地闲搁在铺子里的犁呢，却变得黯然无光，上面布满了铁锈。

“请问，你为什么会那样光亮？那张生满锈的犁问它的老相

“这是由于劳动的关系，我亲爱的，”那张光亮的犁回答它说，“要是你生上了锈，变得反而不如以前的话，那是因为你老侧身躺在那儿，什么活儿也不干。”

（梦海译）

两只山羊

乌欣斯基

有一次，在一很横在小溪上的狭窄独木上，两只顽固的山羊正好碰到，两只羊同时走是走不过去的，总得有一只回转去等着，好让出路来给别人先走。

一只羊说：

“你得给我让路。”

“怎么啦，去你的，好大的老爷架子！”另一只羊回答说。“你往后退！我是先上桥的。”

“不行，老弟！我年纪比你大上好几岁哩，要我让你这个还要妈妈喂奶的孩子，没有的事！”

它们连想都没有想清楚，就把额骨对着额骨，角对着角，细细的蹄抵在独木上，打起架来了。

可是独木是湿的，两只顽固的山羊一滑，就一起掉到水里去

（鲍倏萍译）

两只青蛙

班台莱耶夫

从前有两只青蛙，她们是女友，住在一个水沟里。不过，她们中间有一只是纯种的森林青蛙——胆量大，有力气，欢欢乐乐；而另一只可怎么说呢：是个胆小鬼，懒婆娘，爱打瞌睡。说起她来，似乎没有到过森林，而是哪个城市花园里出生的。

可她们还是能过到一块儿去。

有那么一回，她们晚上出去散步。

她们只顾在林间小道上走着，猛不丁看见——有一幢房子，房子跟前有个地窖。地窖里散发出一股逗胃口的气味儿：洋溢着发霉的气息、潮湿的味道、苔衣的气息、磨菇的味道。而这，恰恰是青蛙最喜爱的。

她们想快点儿钻进地窖去，就又跑又跳。跳啊，跳啊，不料掉进了装酸奶油的瓦罐里，一下子沉了下去。

不过，等着呛死，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

这时候，她们就手抓脚挠地游起泳来。可这个陶瓦罐的侧壁又高又滑，显然青蛙怎么也没法从里面挣脱出来。

那个懒婆娘青蛙游不了多大一会，就想：

“驴年马月我才能从这儿爬出去。手抓脚挠也是白搭功夫。神经病才这么没代价地穷折腾。”

她这么想着，中断了手抓脚挠——不一会就呛死了。

可第二只青蛙——不是这样。她恩：“不，想死，总来得及；只要出不来就别想活。我最好还是手抓脚挠，还是游泳。天晓得，也许我会出去。”

可惜没招儿，简直没法儿游啊——无法远远地游开去。瓦罐儿窄窄的，罐壁滑滑的——青蛙爬不出这酸奶油罐的。

然而，即使如此，她也不认输，不泄气。

“没关系，”她想，“劲头还有，还要拼。我还活着呀，这就意味着还要活下去，那就得拼。”

看看，我们这只勇敢的青蛙，在用最后的力气跟蛙的死神搏斗着，瞧她，觉出了自个儿在下沉；瞧她落到了罐底。然而，她还没有服，还是支配着四条腿儿动作。

忽然间怎么了？忽然间，我们这只青蛙觉着脚底下的酸奶油没了，却成了固体的、坚硬的、安全可靠的、仿佛大地似的东西。青蛙震惊了，瞅瞅看看：瓦罐壁不见了，她站在一块黄油上。

“怎么回事儿？”青蛙想，“哪儿来的黄油？”

她惊讶，而后揣摩着：这就是她用自己的脚掌在液体酸奶油里搅拌提凝出来的固体黄油嘛。

“看看吧！”青蛙想，“这就是说，我下了气力干了一场，才没死。”

她这么想着想着，跳出了瓦罐儿，歇了一歇，跑回家去——回到森林里去。

而另一只青蛙，就留在那瓦罐里躺着了。她再也不能蹦蹦跳跳，再也不能咕咕欢叫了。

活该如此，全怨她自己。青蛙，你不对。你别一下子就沉下去呀！离死还早的时候可别想死……

（朱春雨译）

国王的苍蝇

巴乌姆沃莉

“这是些什么叫化子苍蝇在我宫廷周围飞来飞去，”国王大声叫道，“难道不应当豁出钱去把这些苍蝇打扮得豪华漂亮，让人们都眼红我国王的金苍蝇吗？！”

宫廷侍从们于是忙坏了手脚，四处捕捉苍蝇，给它们涂上金黄的颜色。但这些涂了金的苍蝇尽管并不好看，却无可奈何地一齐死掉了。

这时有一位农夫来见国王并对他说。

“陛下，于吗一定要给苍蝇涂上一层金呢？只要陛下吩咐赏赐给我一些金子，我就可以到邻国去替陛下买来国王的、真正的金苍蝇。”

国工一听大喜，给了农夫一袋黄金。农夫带上金子，回到村里。他在粪堆上捉来了许多红头大苍蝇，然后带去献给了国王。

“这苍蝇真好看，一眼看去，便知道是我国王的。”国王喜出望外地说。

（陈贤义译）

半狼半羊

巴乌姆沃莉

从前，有一头半狼半羊的动物，它攫取猎物吃的时候，很像狼，可是叫起来的时候又“咩咩”的像羊。

它有时钻进灌木丛里，把羊屁股露出来，等待羊群到来。

羊来了，聚在一起，它把那一副狼的嘴脸藏在叶丛里面，在埋怨自己的命苦，总是说：

“咳，倒楣呵，我大倒楣啦！那些可恶的狼呵，简直是一些吸血鬼呀！我恨透啦，它们总是在咬我的屁股！”

羊瞧着它那被咬伤的屁股，十分同情，都在凝神地静静听着。这时候，突然跑来了很多狼，一齐扑向羊群，半狼半羊也就跟着狼一起，马上吞噬了一只肥羊。只是它又钻进灌木丛里诉起苦来了：

“狼总是这样的坏呵，我十分厌恶它们……”

羊儿都相信了它。

要晓得，从狼嘴里逃生的羊，都没有看见它那一套的花招；而见着的呢，却已死了。

于是，羊儿又都静静凝神地听着半狼半羊的埋怨声调。

（陈玮君　牟正秋译）

无头兽

巴乌姆沃莉

在森林里面，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怪兽：有腿，有尾巴，可是没有头。

不管怎样讲，一头野兽的头总应该有的。就拿蚂蚁那个针尖一样小的头来讲吧，毕竟也还是个头呀！

可是这种野兽却没有头。

森林里的动物们就是这样看待长颈鹿的，它把头儿昂得那么高，以至于另外的一些动物都见不着它的头啦！

（陈玮君　牟正秋译）

莫蹉跎

巴乌姆沃莉

一次，有人问雄鸡道：

“你为什么总要在黎明的时候长啼不已，而不在傍晚的时候啼叫呢？”

雄鸡回答道：

“因为黑暗人人都已经看到了，只有曙光是容易白白耽误过去的呵！”

（陈玮君 牟正秋译）

橙子和苹果

巴乌姆沃莉

小女孩剥开了橙子的皮，看见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小瓣瓣儿，就问道：

“ 橙子呀，你为什么是一瓣一瓣的呀？ ”

“ 为了让你能够分给大家呵！ ” 橙子回答道。

“ 可是你，苹果呀，却为什么不分瓣呢？是叫我一个人吃的么？ ”

“ 不，” 苹果回答道，“ 是为了使你能够把我整个送给人家的呵！ ”

（陈玮君 牟正秋译）

红辣椒和西瓜

巴乌姆沃莉

“红辣椒对西瓜说：

“我是红的，你也是红的，可是我总弄不明白，你为什么红得发甜，而我却红得很辣呢？”

“这因为，”西瓜答道，“我红在里面，而你却红在外表。”

（陈玮君　牟正秋译）

拾到的东西

巴乌姆沃莉

一个行路人从地上拾到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头。他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了一番，正打算扔掉，这时，一位骑马的人赶了过来。

“喂，把你这块小石头给我吧，”骑者说道，“我用一只打火机和你交换。”“不，”这人回答说，于是把拾来的东西捏得很紧。“万一这石头不止值这些呢？”他想了想。“干么着急呢……”

“喏，那就收下这个吧！”骑者说，便将一只金手表递给他。

“那不成，”小石头的主人回答说，于是干脆把拾到的石头装进了兜里。他暗自思忖着：“奠非这玩艺儿果真是块宝石。”

可是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却一个劲地缠着他，不肯罢休。

“那就用你的石头换我这匹马，你看怎么样？好好想想吧。”

“我没有什么可想的！”这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就是给一幢房子，我也不干！”

这时骑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这石头分文不值，明白吗？还是把它扔掉吧！”说完，把缰绳一提，便扬长而去。

“起初我就是打算把它扔了，”这人手里握着拾来的石头，冲着骑者在背后委屈地叫道，“是你有意捉弄我！”然后扔掉石头，继续赶自己的路。

“喂，骑马的人，站住！”片刻之后他突然叫了起来。

骑者勒住马，停了下来。

“要是我刚才答应用石头换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

这时骑者又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个人不会辨认宝石和石头，而我却会识别人。”

（陈贤义译）

皱　纹

巴乌姆沃莉

皱纹走到一个人的跟前，对他说。

“如果你笑，我就留在你的嘴边；如果你哭，我就躺在你的眼边。”

这人灵机一动，决计智胜皱纹。

“我既不笑，也不哭，”他对皱纹说，“我什么都不做，看你怎么办？”

然而他不能不思考。

结果他在思考的时候，皱纹便爬上了他的额头。接着出现在他的两眼旁和嘴边。因为在思考的时候，他既有哭，也有笑。

（陈贤义译）

做什么好

维·洛辛

马走到牛跟前，要求道：

“请你帮助我搬开路上的石头，我自己搬不动。”

“我就来。”牛回答说，并开始做准备。

马走了。驴走到门坎跟前。它向牛说：“好朋友，到我那儿去吃午饭吧。”

“谢谢你的好意，”牛回答说：“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驴劝了又劝，但牛还是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呀！”驴生气了，理也不理它就走开了。

小牛听到了这一切，就问爸爸：

“为什么驴好多次请你，你都不去，而一下子就答应了马呢？”

牛回答说：“宁愿和聪明人一道搬石头，也不愿与笨蛋一起吃饭。”

（伍岐峰 傅芷山译）

回　声

佚名

“这回声真是再无聊没有了！”大山周围的一切都这么说，“它完全没有一点儿独立见解，只会重复别人说的话。”

“说的倒也是，”大山赞同地说，“不过这也有好处，它从来不需要承担责任。”

（陈茂材译）

人间的真理

佚名

很久很久以前，某个村子里有个贫困的农人，他聪明绝顶，还是个劳动的能手，可是没人肯听他的后：不论他对村里那些聪明人说些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讲：“他懂什么？他知道什么？他扯谎，谁相信他？……”

可是上帝让这个农人发财，他变成大财主啦，于是这时候他也被选为村里的头啦。有一次他召开会议，人们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了半天，最后头儿说：

“善良的人们，你们知道不，我遇到一件荒唐事……”

“什么事啊？”大家问。

“有一天我骑马进城去，准备买一个新犁铧。虽然我家里的那个还能用，不过我觉得这个很便宜，我想——以备万一吧，所以就买了下来，带回家去放在仓库里。我想，先放着吧，需要的时候再拿也不迟。在仓库里放了一个礼拜，嗯，也许有两个礼拜。我看也没去看，随它去吧。昨天我顺便走进仓库，一瞧哇，我的犁铧上满是洞洞眼眼的。我走过去仔细一瞧……喝，多少老鼠哟……犁铧被咬得全是洞，现在一点用处也没啦，只有一丢了事，多倒霉！……”

“是啊，”有一个人说，“有这种事，有这种事，是有这么一种老鼠，别看它小，可是它的牙齿真厉害，不论你放什么东西，它们都能咬穿。”

其他的人也说：

“一点不假，一点不假！”

头儿听了许久许久，后来终于说：

“唉，这就是人间的真理：我从前是个一贫如洗的农夫，哪怕我对你们说的全是真理，可是你们也说我在扯谎。现在我是百万富翁啦，明明我在扯谎，可是你们还说我讲的是真话。你们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老鼠能啃穿犁铧呢？能有这种怪事吗？犁铧是铁的呀……”

（王金陵 译）

象画家

米哈尔科夫

象画家画了一幅风景画，
展览之前先后朋友们看一下。
要是这样他就拿到外面展览，
万一不好那时可怎么办？
客人答应赏脸，画家十分高兴！
就是不知将要听到什么批评。
不知他们提的意见可凶？
画给称赞，还是否定？

鉴赏家们来了，象把画布拿掉。
有的近看，有的远瞧。
鳄鱼先说：“我看画得很不错！
就是可惜我没看见尼罗河！……”
海豹说：“尼罗河没有还行，
可是哪儿是雪，哪儿是冰？”
田鼠觉得奇怪，说道：
“还有东西比冰重要！
菜园，画家怎么忘掉？”
接着猪说：“呼溜呼溜，
画不错啊，各位朋友。
但从猪的观点来说，
上面应该画些橡果。”
所有意见象都接受，
拿起画板重新动手，
要用他的一支画笔，
使得朋友个个满意。
他画上了冰天雪地，
橡树、尼罗河、菜园子，
外加画上蜜！
（狗熊万一高兴的话，
难保不来看看这画……）
最后象把这画改成功，
请朋友们再到他家中。
客人把画瞧上一瞧，
轻轻地说：“乱七八糟！”

千万别学这象，朋友！
意见要听，但要研究！
单为迎合朋友心意，
结果只会害了自己。
（任溶溶 译）

兔子和乌龟

米哈尔科夫

一只兔子得了疟疾，
躺在一丛矮林子底下，
大家知道生病是个什么滋味，
一会发冷，一会热得挺可怕。
他昏沉沉净说胡话，吓得要叫谁……
这时恰巧走过一只小乌龟。
兔子叫她：“姑娘……给点水喝……
我的脑袋发晕……连站起来都不行，
再说不远就是小河！”
你说乌龟听了怎能不答应？……
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再过一个钟头天就黑，
兔子等得真不好受，
再等还不见来，他就大骂那乌龟：
“你这混帐东西！你这硬壳姑娘！
一定有鬼也在叫你帮忙！
你在哪里呜呼哀哉了？
为喝口水害我等了一天……”
“瞧你怎么骂街？”只见青草摆了摆腰。
病人叹了口气：“唉呀，总算回来了。”
“不不，小兔，我这就上河边……”
这种乌龟我在这里常常看见。
有紧急事想要找谁，
如果万一碰到乌龟，
那就倒霉！

（任溶溶 译）

两个倒霉歌唱家

米哈尔科夫

有一回请狮子长官听小鸟唱歌。
（他地位高，权力大得了不得。
　　大家见他连气都不敢透，
　　走道也用后腿来走。）
狮子长官一到音乐会里来，
大家就请白头翁、夜莺登台。
　白头翁他猛一看见这位大好老，
　又紧张又胆怯，歌词差点都忘掉，
可是最后
鼓起勇气大展歌喉，
　于是他一下子充满了一股灵感，
　连歌唱评论家个个都惊叹。
的确是名家！
忽而吹起口哨，忽而嘁嘁喳喳，
忽而学黄鸟唱，忽而学金丝鸟叫，
忽而学母鸡咯咯啼，忽而学人笑，
他逗乐的花样没完没了，
可是大家伙儿猛一下子看到：
　狮子笑口一回也不开，
　反而身子扭了过来！
轮到夜莺唱。咦，狮子又在皱眉！
怎么回事？什么不对？……
　他尽动来动去坐不稳，
　老想起身！
　给他太太留住这才没走成……
那夜莺呢？……唱得多甜多妙！
调门简直高入云霄！
　可是狮子终于起来，一甩鬃毛，
　也不管那夜莺只唱到半腰，
拖住他的太太撒腿就跑……
狐狸马上就嚷：“ 哈哈，歌唱的不好！
　谁说他们俩是‘ 林中歌王 ’！
　发言不清，一对破嗓！
我一直对狮子长官看，
他一直是听得不耐烦！
　可耻！见鬼！ ”
　来了命令：“ 两个歌手调合唱队！
让他们俩再从头学起！ ”
这事到底怎么个道理？
　狮子喜欢歌咏，
　名家演唱他也爱听。

（连他自己也爱哼两下，
听大家说，他哼起来还是挺不差。）
　那他干吧皱眉……只因吃得太多，
　他的肚子今天刚巧不好过！……
两名倒霉歌手要不是碰到老鹰，
说不定会在合唱队里唱到如今！

这写这个寓言，把它当作个教训
　奉送那些绕着上级打转转的人：
上级随便打个喷嚏：阿——嚏！
他们马上当做指示。

（任溶溶 译）

疯　狗

米哈尔科夫

有一回大热天，一只狗发了疯，
满嘴毒唾四面八方乱喷，
　猛一下子挣脱锁链，冲到墙外头，
　扑去咬牲口！
它先扑上去咬小牛，像一只狼，
然后咬死一只无辜小羊，
　它咬死一只只，撕开一双双，
　牧人也都受了致命伤。
总之这狗闯下滔天大祸，
自古从未见过！
　要是不把这只疯狗围起来捉住，
　不知还有多少人要吃它苦。
最后人们终于捉住这只疯狗，
于是……审理工作开始着手！
　转眼过了不止一两个礼拜，
　一审审了半年。案件天天多起来。
证人问了不计其数。
强盗却在牢里享福，
　狠吞虎咽大吃公家的食粮，
　吃得肥又壮，
　浑身的毛从头到尾锃锃亮。
整天它是吃饭睡觉。
朋友很多。侍候地道：
　颈圈经常有人来调换，
　亲戚经常向它来问安，
两只豺狼觉得很荣幸，
能为被告当个辩护人，
　　嚷个不停，
　为了减轻这只狗的罪过，
　要求庭上重新分析它的唾沫……
“多咱吊死疯狗？法官还在等啥？”
到处听到这样的话。
　“这种坏蛋不把它处死怎么能成？……”

我们大家知道，的确有这种法庭。

（任溶溶 译）

吹牛的公鸡

米哈尔科夫

有只老鹰尽在村子上空飞翔，
一心一意想要下来抓小鸡。
猎人看见对准一枪，
空中强盗给打中了顿时掉在地。
　可是鹰毛在地面上飘了很久……
　这时公鸡从矮林里正往外走，
　一看，他最怕的家伙一动都不动！
　利嘴失去了劲，两只凶眼没神。
　公鸡一时变得威武万分！
　他的那顶鸡冠简直跟血一样红。
“喂，鸟儿们，都来瞧一瞧吧！”
发出胜利呼声，喊破了喉咙。
鸟儿飞来，咦，老鹰在公鸡脚下。
“好，大公鸡！好，智谋家！
他的力气竟这么大？！”
那位吹牛大王越叫越威风。
　他用战胜者的姿态向四面瞅，
　偏有一位朋友
　过去把那老鹰翻个脸朝天，
　从毛里面一啄啄出颗子弹，
　接着又是一颗。于是……真情泄漏。
有一种人你去仔细看一看，
完全像这公鸡，只会喔喔叫一番！

（任溶溶译）

小心谨慎的鸟医生

米哈尔科夫

狗熊的脖子上长个疖子真苦恼，
没法透气，没法睡觉，既不能坐，
　　也不能卧。
狗熊于是吩咐赶快请来啄木鸟，
请他马上把这疖子啄破。
　　于是去请医生……这位医生一进门，
　　这边看看，那边瞧瞧，
　　把个疖子四面看了一遭。
　　可是要他啄嘛怎么也不肯，
　　最后他对狗熊这样说道：
“这鬼东西要是晚上自己还不破，
到那时候只好我们来啄破它。
可是得找医生会诊过，
说到嘴尖，那猫头鹰算顶呱呱！”
　　后来只得去请公鸡、猫头鹰……
　　病人眼睛一夜没闭。
　　到第二天清早，来了这几位医生，
　　一飞来就坐下，看病怎么样医。
最后得到一致的意见：
“疖子暂时不动为妙！
要是到了晚上它还不破也不穿，
再把大家叫来，外加一只仙鹤，
　谁都知道仙鹤眼睛最明亮，
　而且嘴也长！”
可怜狗熊这时在墙角里尽打滚，
冷不提防，压了一只蜜蜂。
这勇敢的蜜蜂就像平时一样狠，
在他毛里嗡嗡嗡地猛扎一针。
这下好了，蜜蜂救了狗熊的命！
　医生们叹口气，心里也一阵轻松：
　倒不是因为蜜蜂刺得准，
　而是因为那只小蜜蜂
　一身担起他们负的责任！……

怕负责任的人，讲这寓言给你听，
不是要教你们去等那只小蜜蜂！

（任溶溶 译）

两个朋友

米哈尔科夫

鼠甲到鼠乙家，
看了实在眼热：
“我的好姐妹呀，你的日子真不错！
吃的喝的再加
坐的卧的，
一眼看去样样都是外国货！”
　鼠乙叹了口气回答道：
　“好姐妹呀你叫不知道，
　我在外面整天奔波！
　东奔西走就为把外国货找，
　本国货呢，哼，我连瞧都不要瞧，
　只有外国货才高兴往洞里拖。
这是土耳其沙发上的毛，
这一小片来自一张波斯的地毯，
这片柔软的毛昨天我才弄到，
塘鹅毛呐，真正非洲的出产！”
　鼠甲又问：“那你吃的是啥？
　我们吃的东西当然不配你胃口！”
　“我的好姐妹呀！”鼠乙回答。
　“这里哪样叫我不讨厌它！
　我就吃点面包，还吃点脂油！……”我们知道还有些人家，
　本国货样样看不起，
　只要一见外国商标哇，
　什么东西部说顶呱呱……
　而脂油呢……吃本国的！

（任溶溶 译）

被剪去半身毛的母山羊

阿法纳西耶夫

有一只被剪去半身毛的母山羊，难看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听下去就知道了。

从前，有一个庄稼人住在小木屋里，他还养着一只兔子。有一回，庄稼人到地里去，他看见地里躺着一只母山羊，母山羊的半身毛被剪得精光，另一半身子还是老样子。庄稼人见它怪可怜的，就带它回家去，让它住在板棚底下。庄稼人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后，就到菜园干活去了，兔子也跟他去了。这时候，母山羊从板棚下偷偷地溜进了主人的小本屋，并用门钩把门给挂上了。

兔子想吃东西，就跑回小木屋，一推门——门钩挂住了。

“屋里是谁？”兔子问。

母山羊回答说：“是我——坏脾气的母山羊，半边身子的毛被剪光！我要是出来呀，打你个皮开肉绽！”

兔子悲伤地离开家门，来到路边哭了起来。

一只狼碰见了兔子。

“你为啥哭呀？”狼问。

“母山羊赖在我们的小木屋里不肯走。”兔子含着眼泪说。

“跟我走，我去赶走它！”

狼和兔子来到小木屋门口。

“谁在里面？”狼问。

母山羊把脚跺得噔噔响，说：“是我——坏脾气的母山羊，半边身子的毛被剪光！我要是出来呀，打你个皮开肉绽！”

狼和兔子吓得连忙逃走。狼逃进了树林子，兔子又哭着来到路边。

一只公鸡碰见了兔子。

“你为啥哭呀？”公鸡问。

兔子把事情的经过对公鸡说了一遍。

公鸡立刻说：“跟我走，我去赶走它！”

公鸡和兔子快要走到小木屋门口时，为了吓唬吓唬母山羊，兔子大声喊道：“公鸡走路雄赳赳，一把大刀肩上扛，专砍山羊脑瓜子！”

一走到门口，公鸡就问：“里面是谁？”

母山羊还是这样回答：“是我——坏脾气的母山羊，半边身子的毛被剪光！我要是出来呀，打你个皮开肉绽！”

公鸡和兔子吓得连忙逃走。兔子还是哭着来到路边。

这时，一只蜜蜂飞过来，嗡嗡嗡地问兔子：“谁欺负你啦？你为啥哭呀？”

兔子把事情的经过对蜜蜂说了一遍。

蜜蜂飞到小木屋门口，问：“里面是谁？”

母山羊还是那样回答。蜜蜂气极了，嗡嗡嗡地绕着小木屋飞。蜜蜂看见小木屋的墙上有个窟窿眼儿，就飞了进去，照准母山羊没毛的一侧就蜇。母山羊嗖地窜出小木屋，转眼逃得无影无踪。

兔子马上跑进小木屋，又是吃又是喝，吃喝完了倒头就睡。等到兔子睡醒时，新的故事又开始了。

（沈志宏 方子汉译）

野兽过冬

阿法纳西耶夫

一头公牛在树林里走，迎面碰见一只绵羊。

“到哪儿去呀，绵羊？”公牛问道。

“过了冬天找夏天去，”绵羊说。

“那跟我走吧！”

于是它们一起走，迎面碰见一头母猪。

“到哪儿去呀，母猪？”公牛问道。

“过了冬天找夏天去，”母猪回答说。

“那跟我们走吧！”

它们三个一起往前走，迎面碰见一只鹅。

“到哪儿去呀，鹅？”公牛问道。

“过了冬天找夏天去，”鹅回答说。

“那跟我们走吧！”

于是鹅就跟它们一起走。它们走啊走，迎面又碰见一只公鸡。

“到哪儿去呀，公鸡？”公牛问道。

“过了冬天找夏天去，”公鸡回答说。

“那跟我们走吧！”

它们一路走着，一路议论着：寒冷的冬天眼看快到了，到哪里去找温暖呢？该怎么办呢？

公牛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动手盖幢小木房，不然的话，冬天一到，我们非冻死不可。”

绵羊说：“我的皮袍子挺暖和的，瞧，这毛多厚实呀！我这就足以过冬了。”

母猪说：“我嘛，不管冬天怎么冷，我才不怕哩！我可以拱到土里去，没有房子照样能过冬。”

鹅说：“我坐到云杉树底下去，一只翅膀垫在下面，另一只翅膀盖在身上——一丝寒气都透不进。我这样过冬没问题。”

公鸡说：“我和鹅一样，过冬没问题。”

公牛无可奈何，只得自个儿动手盖房子。

公牛盖了一间小木房子，自个儿住了进去。

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冷得砭人肌骨。

绵羊冻得走投无路，于是跑到公牛这儿来，说：“公牛大哥，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不行，绵羊，你的皮袍子不是挺暖和吗？你就这样过冬吧。我不放你进来！”

“要是不让我进屋，我就冲过来，撞断你的屋柱子，你也要挨冻的。”

公牛左思右想：“还是放绵羊进屋吧，不然的话，我也要挨冻的。”

公牛放绵羊进了屋。

母猪冻得也受不了了，就来找公牛：“公牛大哥，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不行，我不放你进来！你不是可以拱进土里去吗？你就这样过冬吧！”

“要是你不让我进屋，我就用鼻子拱倒你的屋柱子，拱塌你的木房子！”

公牛没法子，只得放母猪进屋子。

母猪刚进门，鹅和公鸡又来找公牛：“公牛大哥，让我们进屋暖和暖和吧。”

“不行，我不放你们进来！你们不是都长着两只翅膀吗？一只翅膀垫着，一只翅膀盖着，你们就这样过冬吧！”

“要是你不让我们进屋，”鹅说，“我就把你房墙上的青苔拔个精光，你也要挨冻的。”

“你真的不放我们进屋？”公鸡说，“那我就飞身上屋顶，把你房顶上抹的泥全扒光，你也要挨冻的。”

公牛有什么法子呢？只好放鹅和公鸡进来。

就这样，它们五个住在小木房子里一起过日子。公鸡的身子暖和过来后，就扬起脖子唱起歌来。公鸡的歌声被狐狸听见了。狐狸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鸡肉，但有什么法子才能逮到公鸡呢？狐狸一转念，想出个坏主意。

狐狸跑去找熊和狼，对它们说：“喂，亲爱的熊大哥，亲爱的狼大哥，我替两位找到了唾手可得的猎物：熊大哥，替你找到一头牛；狼大哥，替你找到一只羊；我自己嘛，找到一只鸡。”

“太好了，狐狸老弟，”熊和狼说，“对于你的关照，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们走吧，把它们一个个都咬死，都吃光！”

狐狸领着熊和狼来到小木房子跟前。

“熊大哥，”狐狸对熊说，“你把门撞开，我先进去吃公鸡。”

熊撞开了小木房的门，狐狸窜进了小木房。公牛看见狐狸闯进屋，马上用犄角把狐狸顶到墙边。绵羊冲过来，照准狐狸的两肋狠命地撞。只一会儿，狐狸就一命呜呼了。

“这么久了，狐狸怎么还没有吃完？”狼说，“你再把门撞开，熊大哥，我进去看看！”

“好吧。”

熊撞开了门，狼又审进小木房。公牛又用犄角把狼也顶到墙边，绵羊还是狠命地撞它的两肋。狼也断了气。

熊在门外等了老半天，不见狼出来。它想：“狼怎么吃到现在还没有吃完绵羊？让我进去看看！”

熊闯进了小木房，公牛和绵羊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它。后来熊总算挣脱了身子，它头也不回拔腿就逃了。

（沈志宏方子汉译）

公鸡之死

阿法纳西耶夫

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在打谷场上觅食。公鸡吃小豆，小豆噎在公鸡的喉咙里。母鸡急得咯咯叫，赶紧跑到小河那里去讨点水。

小河说：“你到椴树那里去，给我讨片树叶子来，到时我会给你水的！”

母鸡赶紧跑到椴树那里，对椴树说：“椴树呀椴树，给我一片树叶子吧！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

椴树悦：“你到小姑娘那里去，给我讨根细线来，到时我会给你树叶子的！”

母鸡赶紧跑到小姑娘那里，对小姑娘说：“小姑娘呀小姑娘，给我一根细线吧！我把细线拿去给椴树，椴树才肯给我树叶子；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公鸡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

小姑娘说：“你到奶牛那里去，给我讨点牛奶来，到时我会给你细线的！”

母鸡赶紧跑到奶牛那里，对奶牛说：“奶牛呀奶牛，给我一点牛奶吧！我把牛奶拿去给小姑娘，小姑娘才肯给我细线；我把细线拿去给椴树，椴树才肯给我树叶子；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

奶牛说：“母鸡，你到割草人那里去，给我讨捆干草来，到时我会给你牛奶的！”

母鸡赶紧跑到割草人那里，对割草人说：“割草人呀割草人，给我一捆干草吧！我把干草拿去给奶牛，奶牛才肯给我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给小姑娘，小姑娘才肯给我细线；我把细线拿去给椴树，椴树才肯给我树叶子；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

割草人说：“母鸡，你到铁匠那里去，让他给我们锻打一把大镰刀吧，到时我们会给你干草的！”

母鸡赶紧跑到铁匠那里，对铁匠说：“铁匠呀铁匠，给我锻打一把镰刀吧！我把镰刀拿去给割草人，割草人才肯给我干草；我把干草拿去给奶牛，奶牛才肯给我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给小姑娘，小姑娘才肯给我细线；我把细线拿去给椴树，椴树才肯给我树叶子；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

铁匠说：“母鸡，你到采煤人那里去，给我们讨点煤炭，到时我们会给你锻打镰刀的！”

母鸡赶紧跑到采煤人那里，对采煤人说，“采媒人呀采煤人，给我点煤吧！我把煤拿去给铁匠，铁匠才肯给我锻打镰刀；我把镰刀拿去给割草人，割草人才肯给我干草；我把干草拿去给奶牛，奶牛才肯给我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给小姑娘，小姑娘才肯给我细线；我把细线拿去给椴树，椴树才肯给我树叶子；我把树叶子拿去给小河，小河才肯给我水。我要拿水给公鸡喝，好把小豆冲下去——公鸡叫小豆给噎住啦，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躺在那里像死

了一样！”

采煤人把煤给了母鸡；母鸡把煤给铁匠，铁匠给它锻打了一把镰刀；母鸡把镰刀给割草人，割草人给了它一捆干草；母鸡把干草给奶牛，奶牛给了它牛奶；母鸡把牛奶给小姑娘，小姑娘给了它细线；母鸡把细线给椴树，椴树给了它一片树叶子；母鸡把树叶子给小河，小河给了它水。

母鸡拿着水赶紧跑去给公鸡喝，——公鸡躺在打谷场上，早已断气了！公鸡叫小豆给噎死了。

（沈志宏方子汉译）

苍蝇的房子

阿法纳西耶夫

有个庄稼人装了一车子瓦罐走过，一只大瓦罐掉在路上。一只苍蝇飞过来，钻进瓦罐，从此苍蝇就住在瓦罐里。它在瓦罐里住了一天又一天。

一只蚊子飞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是我，嗡嗡嗡的苍蝇。你是谁呀？”

“我嘛，是嘤嘤嘤的蚊子。”

“进来跟我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俩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耗子走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你是谁呀？”

“我嘛，是吱吱吱的耗子。”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三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青蛙跳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你是谁呀？”

“我嘛，是呱呱呱的青蛙。”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四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兔子跑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呱呱呱的青蛙。你是谁呀？”

“我嘛，是拐腿跳的兔子。”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五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狐狸走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呱呱呱的青蛙，拐腿跳的兔子。你是谁呀？”

“我嘛，是说大话的狐狸。”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六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狗走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呱呱呱的青蛙、拐腿跳的兔子、说大话的狐狸。你是谁呀？”

“我嘛，是汪汪汪的小狗。”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狗钻进了瓦罐，于是它们七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狼又跑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呱呱呱的青蛙、拐腿跳的兔子、说大话的狐狸、汪汪汪的小狗。你是谁呀？”

“我嘛，是啊呜叫的灰狼。”

“进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吧。”

于是它们八个就住在一块儿了。

一只熊看见了这间房子，它也走过来，敲着瓦罐问：“这是谁的房子啊？房子里住的是谁呀？”

“是我们，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嘤嘤嘤的蚊子、吱吱吱的耗子、呱呱呱的青蛙、拐腿跳的兔子、说大话的狐狸、汪汪汪的小狗、啊呜叫的灰狼。你是谁呀？”

“我嘛，是林中的黑塔！”

大黑熊一屁股坐在瓦罐上，瓦罐碎了，它们全都被压死了。

（沈志宏方子汉译）

蜘　蛛

阿法纳西耶夫

在很久很久以前，每到美丽的春天、炎热的夏天，世界上总有一件令人头痛的讨厌事：大大小小的蚊子成群结队地叮人吸血。

后来出现了一只蜘蛛。这蜘蛛真是个勇取的好汉。它那几条腿一摇一晃地编织出许多蜘蛛网，张挂在大小蚊子经常飞过的大道小路上。

一只肮里肮脏的苍蝇飞过，一不留神就落进了蜘蛛网。蜘蛛就动手打它，揍它，扼它的喉管。

苍蝇苦苦地哀求蜘蛛：“蜘蛛老爷，你别打我，你别揍我：我那一大帮孩子会无依无靠的，到时它们只能满院子瞎碰乱撞，逗着小狗玩。”

蜘蛛于是放了苍蝇。苍蝇嗡嗡嗡地飞走了，把这个消息传给所有大大小小的蚊子：“哎唷，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蚊子啊！快躲到山杨树的树皮底下去吧。现在出了一只蜘蛛，它那几条腿一摇一晃地编织出许多蜘蛛网，张挂在你们经常飞过的大道小路上。你们会被一网打尽的！”

大大小小的蚊子都飞走了，躲到山杨树的树皮底下去，躺在那里像死去了一样。

蜘蛛走过来，找到了一只蟋蟀、一只蟑螂和一只硬壳甲虫。

蜘蛛对它们说：“你呀蟋蟀，坐到土墩子上去抽旱烟；你呀蟑螂，去敲敲；你硬壳甲虫呢，钻到山杨树的树皮底下去，替我这个蜘蛛勇士编出一首赞歌来，就说我蜘蛛勇士已被放逐到喀山，在喀山的断头台上被砍了脑袋，连断头台都被砍裂了。”

于是，蟋蟀坐到土墩子上去抽旱烟了，蟑螂敲了一阵鼓；硬壳甲虫则钻到了山杨树的树皮底下去，并在那里唱开了：“你们干吗都躲在这里，像死了一样躺着不动吁？蜘蛛勇士早已不在人世啦！它被放逐到喀山，在喀山的断头台上被砍了脑袋，连断头台都被砍裂了。”

大大小小的蚊子真是高兴极了，马上成群结队地朝四面八方飞去，一不留神，一个个都落进了蜘蛛网。

蜘蛛悦：“你们这帮小东西！早就该上我这儿来。”

（沈志宏　方子汉译）

寓言的寓言

陀罗雪维友

有一次，真理决意要去朝见宫廷。

就是赫龙·阿尔·洛希特[1]的宫廷。

神是伟大的！神造了妇女又造了空想。

真理对自己说：

“可不是吗？在那先知的乐园中委实有着不少的仙女啦，在那地上的乐园中，在那皇帝的宫禁中，委实有着不少的丽人啦。在先知的园中，我许不是仙女中间的最末的一个，在皇帝的所有的妃嫔中间，我却确实是第一个了，在所有的宫女中间我却是第一个美丽的宫女了。还有比我的朱唇更鲜艳的珊瑚吗？从这朱唇中间吐出的呼吸，又是多么柔和！我的脚儿又是多么白嫩啊。我的乳蜂真像是两片百合花，在百合花的尖顶缀着朱红的斑点。要是能把头靠在我的酥胸的，那真是幸福人啊！他一定会做着奇异的梦了。我的脸真像满月一样的秀丽，我的眼真像黑金刚石一样的光亮，假如有人靠近了瞧着我的眼珠，不论他是怎样伟大的人物，他不免要笑着看出自己是太渺小了。神在欢乐的时候创造了我，我的本身便只是赞颂我们的创造者的歌。”

真理忽然立意来到了皇宫前面。

她只带了她的美丽，赤裸裸的不挂一丝。

走到了皇宫的大门口，一个老人带着恐怖喝住了她。

“妇人，你连面幕都没戴上，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想去朝见尊荣高贵的苏丹赫龙·阿尔·洛希特，就是派提雪荷[1]和喀立甫[1]，我们的大皇帝。在世间除了神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一切事情全是神的意志！你叫什么名儿？你是不是叫无耻啊！”

“我的名儿叫真理。兵士先生，听了你的话我并不见怪，人们总是把真理认作无耻，把虚伪认作羞耻呢，请到宫里去，给我通报一下吧。”

在喀立甫的宫廷里面，听得真理来了大家都非常激动。

“她来了，许多别的不免都要走散了。”

总理大臣祁亚发尔沉思着说。

许多的大臣们也都觉得阮陧不安了。

“她究竟是一个女人啊！”祁亚发尔说。“照着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件事情都由着那些不懂得这事情的人去干。在我们这里，关于女人的事是由太监去管的。”

于是他就到了太监总管那里。

他到了保管派提雪荷的平和、尊荣与幸福的人那里，便说道：

“最尊贵的太监啊！那边来了一个自信以为美丽的女子，把她撵走了罢。你该知道在皇宫里边这如何使得。请你撵走了她，免得违犯了宫廷的规矩。一切的事情都美丽地庄重地办去罢。”

太监总管忙到了宫门口，用了他的死沉沉的眼向那赤裸的女子瞧了一眼。

---

[1] 古丝里是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类似我国古筝。

[1] Harum-al-Rasid 报达之回教教皇（766——890）。

[1] Padishho 即大皇帝。

“你想朝见皇上吗？那可不行，像你这模样，他不能见你。”

“为什么？”

“人到了别的世界来时是带着这模样的，离开了别的世界去时也是带着这模佯的。可是在这世界里像这模样就不应该，”

“真理只有当她是赤裸裸的真理时才是好的啊。”

“你的话和法律一样的公平。但是派提雪荷的权力比法律还高。像这模样，皇上断不能见你！”

“神创造了我，便是这副模样！太监先生，请你当心，别说出谤毁神明、轻蔑神明的话来。谤毁便是不智，轻蔑便是傲慢。”

“对于神所造的一切我不敢谤毁，也不敢轻蔑。但是神造了番薯是生硬的；人吃番薯以前，先把它煮了。神造羊肉是带血的，人吃羊肉之前，先把它炙熟了。神造谷米是和骨头一般的硬的；

人把它蒸过，撒上了些番红花粉才去吃。要是人吃着生的番薯，啖着生的羊肉，咀嚼着不曾蒸过的谷米，一面却说‘神创造了这些东西本是如此的’，这话说得通吗？对于女子的情形正是一样。在被脱去衣服以前，她先得把衣服着上了！”

“这是说番薯、羊肉、谷米！”真理带着怒容说。但是苹果、梨头、香瓜，人们难道也煮熟了吃吗？倒要请教太监先生。”

太监微笑着，是只有太监和蛙才能够这样的微笑着。他说：

“瓜儿必须切去了皮。苹果梨头也是同样的吃法。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也切去了你的皮？……”

真理赶快就跑走了。

“今天早晨，你在宫殿门口，发着粗暴的声音，是和谁争吵呢？’赫龙·阿尔·洛希特向他的平和尊荣与幸福的看护者问着。“全座宫殿里闹得大惊小怪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有一个女人，一个不识羞耻的女人，很无礼的，竟敢照着神创造她的那种本来的模样，来朝见皇上。”太监总管回答说。

“痛苦生恐惧，恐惧生羞耻！”喀立甫说。“要是那女人不识羞耻，就依着法律办吧！”

“在皇上口中没有说出以前，我们已遵照着皇上的意志做了！”总理大臣祁亚发尔这样的说着，伏在皇上的脚下和地上接吻。“他们已把那女子赶出去了！”

皇帝喜悦地瞧着他说：

“神是伟大的！”

神是伟大的！神造了妇女又造了拘谨。

真理忽然立意要去朝见宫廷。

就是赫龙·阿尔·希洛特的宫廷。

真理着粗硬的毛布衣服，扎着一根草绳，握着一根旅行的杖，重新来到了皇宫前。

“我是讲道！”她凶狠地和门口的卫兵说。“奉了神的命，我要求朝见喀立甫！”

卫兵慌了慌张，（卫兵是不免要慌张起来的，当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宫前的时候。）带了十二分的慌张，赶快去通知总理大臣。

“那个女人又来了！”他说。“这回她是着毛布的衣服，自己你作讲道。

但是从她的眼睛里，我们猜着她就是，就是真理。”

大臣们都激动起来了。

“不依了我们的意志，到这里来，是多么违逆了皇上啊！”

于是祁亚发尔说：“对了。她是讲道。这应得由慕甫替[2]管他就召了慕甫替，向他致了敬意。

“请用了你的智慧替我们救出这个危局罢。请你好好的办，一切都要依了宫廷的法度。”

那慕甫替来到女人那里，深深地打了一个躬，直把身子俯到了地上。他说：

“那么你是讲道了，你在地上践踏的每一步路都被祝福吧。当牧师从寺院的尖塔上，用了向神颂祷的尊荣的言词，召请了许多真理的信徒，那些信徒都聚集在大教堂里祷告的时候，——在那时候请你到来吧。那边的用珍珠嵌镶的亲王坐的那把大交椅，那时我就恭恭敬敬地让你坐着。那时候再请你向那些真理的信徒们讲道吧！你的地位应该是在寺院里。”

“我想要朝见喀立甫！”

“我的孩子啊！你应该知道国家仿佛就是一棵大树，树根深深地穿入在泥上里面。人民好比叶儿，包围着树身，派提雪荷是花儿，开在大树的顶上。根啊，树啊，叶啊，——一切都只为了开放繁郁的花儿，有了花儿，树才有芳香，才有美貌。神的创造是如此！神的志愿是如此！你的言词，讲道的言词，好比是新鲜的水。这水的每一滴都应被祝福吧！可是孩子，几曾听见过有人拿水去浇在花儿上面？水是应该浇在树根里的。树根湿润了，花儿便盛开了。我的孩子啊，浇灌着树根吧！好好地离开这里吧。你的地位是在寺院里，在那些贫贱的信徒中间。往那边去讲道罢！”

真理的眼中带着泪珠，离开那和蔼的慕甫替顾自走去了。

那天赫龙·阿尔·洛希特向慕甫替问道：

“今天早晨，在我的宫殿旁边，你和一个什么人，低声下气地说着活，但是在宫中许多人都大惊小怪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幕甫替伏在派提雪荷的脚下向地上接吻，回答说：

“大家都慌张了，我才平心和气地出去说话，原来是来了一

个疯子。她穿着毛布做的粗衣服，口里说着要皇上也着同样的衣服。单是想想也够可羞啊！难道报达与大买司寇，俾鲁德与贝尔别克的统治的大君主，值得着那毛布的衣服吗？这就是忘了神的恩意。只有疯子才能有这样的怪想。”

“你说得不错，”喀立甫说。“要是这女子是发了疯的，就应该好好的看待她，可怜她；可是同时应该设法，使旁的人不至受她的祸害才好啊。”

“派提雪荷啊，你的话是褒奖了我们，褒奖了你的臣属。我们早就照着你所说的打发了那女人了！”祁亚发尔说。

赫龙·阿尔·洛希特带着谢意，仰首望着赐给了他这一群聪明的臣属的上天，他说：

“神是伟大的！”

神是伟大的！神造了妇女，又造了狡诡。

---

[2] Kalif 回教教皇之尊称。

真理忽然立意要去朝见宫廷。

就是赫龙·阿尔·洛希特的宫廷。

真理吩咐，从印度运了五色衣，从勃鲁萨运了透光绸，从斯密那运了金丝布。

从海洋里她取了黄色的琥珀。用了小鸟的羽毛当作装饰，那小鸟小得和苍蝇一般，蜘蛛见了要生畏。

她戴上了金刚钻，和大的泪珠一般大；佩上了红玉石，和血滴一般红；缀上了珍珠，映在肌肤上的色泽恰像接吻后的余痕；带上了青玉，和天空的青色一样的青。

一边讲谈着身上种种珍奇饰物的故事，又漂亮，又欢乐，媚眼四处地丢着，四周围绕一大群的闲人，屏着呼吸听她讲谈——真理是如此走到了宫廷前面。

“我是寓言。我是高言。我是和波斯毯，和春草，和印度绸一样的五色迷离的。听吧，我的手上足上的环镯怎样地叮当地响着啊。那是和中国皇帝的瓷塔上的黄金小钟一样的声音。还有那中国皇帝的故事，我到后来再和你说吧。再瞧这金刚钻吧，这和美丽的公主同她的走到天涯地角去为她寻找宝物的人分别时候洒下的泪珠一般。我后来还要和你讲那美丽的公主的故事哩。那公主的颈上留下了她的情人接过吻的余痕，和这颗玫瑰色的珍珠是一个模样。她的眼在那时为了忧伤过度变成又乌又大，又是夜一般的黑，不更是和我这一粒黑珠一样吗？我还要再讲他们互相偎抱着的事哩。他们相互偎抱着，正当那天色蔚蓝如同这块青玉的时候，正当那星儿闪烁如同这金刚钻的时候。我愿意朝见派提雪荷，愿神赐给他若干岁的寿命，十倍于他的名字的字母数，愿神再加倍赐他吧，再加一倍吧，因为神的恩惠是无穷尽的。我愿意朝见派提雪荷，向他讲些故事：和金蝇一般的小鸟飞着的葛藤缠绕着的棕榈林；阿比西尼亚国王的狮子；那波罗王的像；泰奚马哈宫的美丽，尼泊尔国君的珍珠。我是寓言，我是五色迷离的寓言。”

宫廷的卫兵听了她的话不觉沉醉了，忘了去通报宫内的大臣们。

但是廷臣们已经从宫墙的窗口望见了寓言。

“看哪，那边来了寓言，五色迷离的寓言！”

总理大臣祁亚发尔捻着须儿，微笑地说：

“那女人是不是要朝见派提雪荷？带她进来吧！我们不应当害怕新奇的东西。造刀的是不怕刀的。”

于是赫龙·阿尔·洛希特听了外边的欢笑，问道：

“是什么事，在宫内宫外，他们欢噪些什么？为什么这样闹哄哄的？”

“寓言来了。着了离奇的衣服的寓言。现在全报达的人，男女老少，都赶出来听她讲故事了。听的没一个肯走。寓言是来朝见你的，啊，命令者！”

“只有神是惟一的命令者！我愿听听百姓们所听的话。快把寓言带进来吧！”

于是所有的宫门，用象牙嵌成，用珠玉琢成的门都为寓言而开了。

在两旁行礼的廷臣与匍匐地上的奴才们中间，寓言大踏步走到喀立甫赫龙·阿尔·洛希特的面前。

他带了微笑欢迎这位美人。

真理蒙着寓言的假面，在喀立甫面前出现了。

他微笑着温和地说：

“说吧，我的孩子，我正在听着呢！”
“神是伟大的！你造了真理！
“真理立意要朝见宫廷。
“赫龙·阿尔·洛希特的宫廷！
“真理总是达到目的的！
“克斯未德。”[①]

（胡愈之译）

[①] Mnfutio **土耳其之高级僧侣。**